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一

納諫

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稽于衆舍已從人是知容納直言樂聞已失講求至當之理詢擇悠久之謀聞善若驚改過弗吝雖嬰鱗而無忤惟虛懷而兼容斯乃明主不惡直以博觀臣下寧正言而無

諱者已其或事有過舉令未順時刑罰不中賞任非
允而或予違汝弼官箴王闕過則必正失者斯革始
或違忤終焉聽從忘其誹謗之咎諒其忠直之志故
能刑無頗類政無滅裂昭德塞違令聞長世蓋所謂
拂於心而求諸道逆於耳而利於行者不可以不察
也已

漢高祖為沛公既至咸陽降子嬰觀宮室帷帳狗馬
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張
良曰夫秦為無道故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暴宜

縞素為資

資質也縞白也欲令沛公
及秦奢秦服儉素以為質

今始入秦即安

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

口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公乃還霸上其後相國蕭

何以罪繫獄數日王衛尉侍

衛尉王氏無名
字史氏失之也

前問曰

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高祖曰吾聞李斯相秦

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

吾死以自媚於民

媚愛也求
愛於民

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

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柰何乃

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

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

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

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釋是日使使持節救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死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文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嘗同坐同坐謂所

坐之處高下齊高無差等也及坐郎署袁盎引卻慎夫人坐郎署上林

中直衛之署也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也卻謂退而卑之也慎

夫人怒不肯坐帝亦怒盎起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迺妾妾主豈

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

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戚夫也帝乃說說讀日悅

人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賈誼為梁王太傅上疏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

陛陛九級則堂高七級則堂卑夫梁王嘗在貴寵之

位矣天子改容而禮貌之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今

有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司

寇小史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是時

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

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帝帝深納其言

臣下有節是後大臣罪皆自殺不受刑

至武帝復入獄自甯成始

張釋之為謁者僕射從登虎圈文帝問上林尉禽獸

簿十餘問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傍代對甚悉帝詔

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嗇夫口辯

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

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察也帝曰善迺止不拜

嗇夫

武帝為寶太后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

董偃東也

方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

乎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

帝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入

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

宣帝時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秘之方

苑秘者言秘術

之苑令尚方著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

疏諫曰願明主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

平庶幾可興也後尚方待詔皆罷

元帝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

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

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令士卒暴露從官勞倦

願陛下亟反宮

亟急也

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帝

卽日還

後漢光武嘗輕與期門近出

帝將出必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日期門

衛尉姚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回輿而還

朱浮爲執金吾時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浮上疏曰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自是牧守易代頗備蔡茂爲廣漢太守雒陽令董宣舉糾雒陽公主光武始怒收宣旣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今者外戚驕逸賓客放濫宜勅有司按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帝納之

明帝數幸廣成苑尚書僕射鍾離意以爲從禽廢政嘗當車陳諫盤樂遊田之事天子卽時還宮

章帝初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尚書陳寵以帝新卽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諫帝敬納寵言

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蘭臺較書楊終以爲廣陵楚淮南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

冊用元凱納諫 卷之一百一
疏盡諫帝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帝從之聽
還徙者悉罷邊屯

和帝時唐羌爲臨武長縣接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
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阻死者繼路羌乃上書諫帝下
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
本其勅大官勿復受獻繇是遂省焉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
採籌以神定選尚書僕射胡廣與尚書郭慶史敞上
疏諫曰恃神任筮未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宜
參良家簡求有德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

皇后

永建三年大旱尚書僕射黃瓊上疏曰昔魯僖遇旱
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
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願省政
事有所損闕務存節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
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務示以好惡數見公
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尚積多致
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徙善擇用
嘉謀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陽德殿使中嘗侍以
瓊奏書屬王者施行

桓帝欲廣開鴻池侍中趙典諫曰鴻池汎漑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靈帝時市賈小民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悉除爲郎中太子舍人議郎蔡邕上封事曰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書奏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

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踈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旣乖典訓之文有謬經營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已下皆得解釋

魏文帝時侍中蘇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投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堯舜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群吏愚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

王朗爲司空文帝頻出遊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諫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辛毗爲侍中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羣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今徒旣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遂爲之希出

明帝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辛毗諫帝乃止王肅爲散騎常侍太和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諫於是遂罷

高柔爲廷尉明帝時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天繼嗣未育柔上疏諫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蔣濟爲護軍將軍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儉濟上疏諫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

楊阜爲將作大匠帝旣新作許宮又營雒陽宮殿觀閣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疏諫詔報曰聞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欵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規窳備至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

徐宣爲左僕射時上方令坐猥見考竟宣上疏諫成刑太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

晉元帝性簡儉冲素容納直言虛已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周嵩爲御史中丞帝以王敦勢盛漸疎忌王導等嵩上疏曰王導王廙忠素竭誠義以奉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爲安以疎易新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疏奏帝咸悟故導等獲全

穆帝將脩後池起閣道吏部郎長兼侍中江迺上疏諫帝嘉其言而止

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範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奠以免咎使太嘗集博士草其制太嘗江迺上疏諫又陳古義帝乃止

後魏獻文時詔諸監臨之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坐論糾告得尚書已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雍州刺史張白澤上疏諫曰臣恐姦人窺望忠臣懈節而欲使事靜民安治

清務簡至於委任責成不一難辨帝納之

陸馥爲選部尚書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太尉源賀竝皆固讓馥抗言曰皇太子四海屬望不可橫議臣請勿頸殿庭有死無二久之帝意乃解詔曰馥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馥爲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孝文

孝文時崔挺爲光州刺史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門充役挺上書以爲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帝納之

高道悅孝文時爲諫議大夫兼御史中尉留守雒京時宮極初基廟庫未構孝文車駕將從水路幸鄴已詔都水迴營構之材以造舟楫道悅表諫於是帝遂從陸路

太和十七年九月帝南伐詔六軍發軫丁丑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請停南伐帝乃止仍定遷都之計初甄琛爲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帝所知賞

後周閔帝元年五月帝欲觀魚於昆明池博士姜須

諫乃止武帝時李禮成爲遷州刺史朝廷有所徵發禮成度蠻夷不可擾擾必爲亂上表固諫帝從之又樂運爲露門學士前犯顏屢諫多被嘉納

隋文帝開皇中蘇威與高穎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鈞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帝帝爲之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毀

長孫平開皇中爲工部尚書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憤憤者帝怒將斬之平進諫曰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於是赦紹因勅羣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

唐高祖武德元年孫伏伽詣闕以三事上諫帝大悅時軍國多事賦歛繁重伏伽屢奏請改革舊政帝並納之因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唯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念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禪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唯李綱善盡忠欵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褚亮爲秦王文學帝以寇亂漸平每冬畋狩亮抗表諫疏奏帝納之

太宗卽位初務止姦慝風聞諸曹按典多有受賂乃遣左右試以財遺之有司門令史受餽絹一匹太宗怒將殺之尚書裴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宜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卽行極法謂陷其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也帝納之因詔文武五品以下謂曰朕欲殺之非是有偏憎惡直欲懲肅望不更犯耳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帝嘗欲行幸屬收穫未畢檇陽縣丞劉仁軌上表切諫深被嘉納超授新安令

貞觀三年二月帝謂孫伏伽曰卿累上封事言朕得失皆中朕之病而卿有忠言必聞朕復聞過而能改何慮社稷之不安也伏伽辭謝焉

四年六月帝發卒脩雒陽宮以備巡狩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曰每承音旨未卽巡幸此則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勞役過度怨讟將起此其不可也帝覽之大悅謂房玄齡曰雒陽中土朝貢道均朕故欲脩營意在便於百姓今玄素上表實亦可依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卽停之

五年十月帝將逐兔於內苑左領軍將軍執失思力

諫曰天授陛下爲華夷父母何過自輕儻使萬一有顛蹶將若之何帝顧而異之又將逐鹿思力乃脫巾帶跪而固請帝爲之止焉

十年褚遂良爲諫議大夫時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刺史遂良上疏諫曰臣愚見陛下兒孫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爲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帝深納之遂良前後諫奏及陳便宜書數十上多見采納

十一年七月魏徵上疏言爲國之基必資德禮君之所保唯在誠信又云貞觀之始乃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帝手詔答曰省頻抗表誠極忠欵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非公體國情深匪躬義重豈能示以良圖救其不及朕在衡門尚惟童幼未漸師保之訓罕聞先達之言朕值隋祚分離萬邦塗炭慘慘黔黎庇身無所朕自二九之年有懷拯溺發憤投袂便事干戈蒙犯霜露東西征伐日不暇給居無寧歲降蒼昊之靈稟廟堂之畧義旗所指觸向平夷弱水流沙竝通輶軒之使被髮左

化爲冠蓋之域正朔所班無遠弗屆恭承寶曆實奉
帝圖垂拱無爲氛埃靜息於茲十有一載矣蓋股肱
罄帷幄之謀爪牙竭熊羆之力協德同心以致於此
豈其寡薄獨享斯休每以大寶神器憂責至重嘗懼
萬機多曠四聰不達何嘗不戰戰兢兢坐以待旦詢
於公卿以至芻草推以赤心庶幾刑措但頃年以來
禍釁旣極又缺嘉偶荼毒未幾悲傷繼及凡在生靈
孰勝哀痛歲序屢遷觸目摧感自爾以來心慮恍然
當食忘味中宵廢寢是以三思萬慮或失毫釐刑賞
之乖寔繇於此昔者徇齊獻知資風牧以致隆平
善欽明賴稷契以康至道然後文德武功載勅於鍾
石淳風至德永傳於竹素克播鴻名永爲稱首朕以
虛薄名慙漢代若不伏任舟楫豈能濟彼巨川非籍
鹽梅安得調夫鼎味朕聞晉武帝自平吳以後務在
驕奢不復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謂其子劭曰吾每見
主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嘗語此非貽厥子孫
者也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及孫綏
果爲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爲明於先見朕意不然
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爲人臣當進思竭誠退思
補過將順其美規救其惡所以爲治也曾位極台司

名器隆重當直詞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遂無廷諫以爲明智不亦謬乎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公之所諫朕聞過矣當置之凡案事等絃韋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亦康哉良哉獨慙於往日若魚若水遂爽於當今遲復嘉謀犯而無隱朕將虛衿靖志敬佇德音

八月甲子帝謂長孫無忌曰比來上封事人皆謂朕遊獵過多朕謂海內旣安邊表無事不能不出入苑苑時復射獵一事不干百姓計亦何苦特進魏徵奏曰古者立誹謗之木欲聞已過今之封事誹木之流也陛下旣遣上封思聞得失凡所有事只得恣其陳道若所言忠則有益於陛下若不忠亦無損於國家帝曰此言是也竝勞而遣之

十八年劉洎遷侍中帝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其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已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等咸云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劉洎對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人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恐非獎進言者之路帝曰卿言是也嘗爲卿改之時太宗每與公卿言及古今必詰難往復

洎上書諫御筆爲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繇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高宗永徽二年八月左武侯引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庫物帝以引駕職在糾繩身行盜竊命有司誅之諫議大夫蕭鈞進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然於嘗法罪不至死今致之極刑將恐天下聞之咸謂陛下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帝納之謂鈞曰卿職在司諫遂能盡規特爲卿免其死罪因顧侍臣曰此乃真諫議也

五年八月庚申太嘗樂工宋四通并給使王遊道長吉等入監內教因爲宮人通傳消息帝特令處死仍遣附律諫議大夫蕭鈞奏曰四通等所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帝曰朕聞防禍未萌先賢所重宮闈之禁其可漸歟昔如姬竊符朕用爲永監不謂今茲自彰其過但朕翹心紫禁思覲引裾側目朱欄異旌折檻今喜得蕭鈞之言特免四通等死配流遠處咸亨初令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宮西臺舍人徐齊聘上疏切諫帝皆納其言

永隆二年正月王公已下及朝集使以太子初立

食勅於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太嘗博士袁利貞上
疏曰臣以爲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處象闕路門
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別處帝從之改向
麟德殿陳設

蘇良嗣爲荊州都督府長史帝嘗令宦官緣江採異
竹將於苑中植之使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荆
州良嗣囚之因上疏切諫帝謂天后曰吾約束不嚴
果爲良嗣所怪遽下手詔慰諭良嗣且令棄竹於江
中

玄宗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陀請夜開門然百千
燈太上皇御延熹門觀樂凡經四日文追作先天元
年大酺太上皇御安福門樓觀百司酺宴以夜繼晝
經月餘日右拾遺嚴挺之上疏諫陳五不可帝納其
言而止

開元二年十二月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爲嶺南市
舶使與波斯僧廣造奇巧將以進內監選使殿中侍
御史柳澤上書諫帝嘉納之

肅宗乾元中蘇源明爲考功郎中知制誥時將幸東
京又以殿中監李輔國爲行營兵馬使以御史大夫
賀蘭進明爲中京留守時公卿皆獻書進諫帝以制

命已行不納源明及給舍等上言諫帝省表遂不東幸

代宗大曆中姚南仲爲右補闕時將葬貞懿皇后帝恩寵所屬全繕陵寢邇章敬寺復當遊幸近地左右莫敢言者南仲上疏諫帝覽表歎息立從其議

德宗建中初將厚奉山陵事中書舍人令狐恒上疏極諫詔答曰朕頃議山陵心方迷謬忘遵先旨遂有優厚之文卿聞見該通識達弘遠深知不可切以爲言引古援今依經據禮非特中朕之病兼以成朕之身今所以令朕免不子之名不遺君親於患者皆卿之力也敢不聞義而徙收之桑榆奉以始終期無失墜嗟乎古之遺直何以加卿

貞元元年正月量移吉州長史盧杞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執詔書不下又廷諍之乃止太子少保韋倫太府卿張獻恭於紫宸殿前奏高所奏至當臣恐煩聖聽不敢縷陳其事獻恭奏曰袁高是陛下—良臣望特加優異帝謂宰臣李勉等曰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勉曰陛下授大州亦可其如兆庶失望何帝曰衆人奏杞姦邪朕何不知之勉曰盧杞姦邪天下之人皆知之唯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帝

默然良久左嘗侍李泌復對見帝曰盧杞之事朕已
可哀高奏何如泌奏曰累日外人竊議以陛下同漢
之桓靈臣今覩承聖旨迺知堯舜之不逮也帝悅慰
勉之

憲宗元和五年翰林學士司勳郎中知制誥李絳而
論吐突承璀用兵無功合加顯責又承璀於軍中立
聖政碑非舊制不可許帝初甚怒色變絳前語不已
辭旨懇切因泣下上徐察其意直色稍和卒大開
遂以絳爲中書舍人學士如前亟命軍中曳去所立
碑曰微絳言不知此爲損我翼日又面賜絳紫衣金

魚親爲絳擇良笏勉之曰爾他時在南面無易此心
絳爲相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
妓人京師囂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
論諫或曰此嗜欲間事從諫官上疏絳曰居嘗相公
嘗病諫官不論事此難事卽推與諫官可乎遂極
論奏翼日延英帝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所論採擇
事非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此是教
坊罪過不論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已下四人院
中都無侍者朕令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
錢帛只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至如

此朕今已科罰其所取人竝放歸若非卿言朕寧知過失

六年永昌公主薨欲起祠堂宰臣李吉甫奏請置墓戶翼日帝謂吉甫曰卿昨所奏罷祠堂深愜朕心朕初疑其冗費緣未知故實是以量減及覽所奏方知無據然朕不欲破二三十戶百姓當擇官戶謹信者委之吉甫等拜賀帝曰此豈是難事有關朕身不便於時者苟聞之則改此豈足多邪卿但切思規正無謂朕不能行也

九年十二月釋下邳縣令裴寰之罪仍放本縣視事初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宣徽院供奉官爲其使令徒衆數百或有恃恩恣橫郡邑懼擾皆厚禮迎犒之恣其所便止舍私邸百姓畏之如寇盜每留旬月方更其所是年冬行次下邳寰嫉其暴但據文供饋使處公館杜其侵擾使者歸或譖寰有慢言帝大怒將以不敬論宰臣武元衡等於延英懇救理之帝怒不解及出逢御史中丞裴度將入元衡等謂曰裴寰事帝意不問恐不可論度唯唯而入抗陳其事謂寰無罪帝愈怒曰卿言裴寰無罪則當決五坊小使小使無罪則當決裴寰度曰誠如聖旨但

以裴寰爲令長愛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罪之帝怒稍解初令書罰翼日釋之

十四年四月命中官五人爲京西和糴使諫議大夫鄭覃右補闕高鉞等同以疏論帝覽之卽日罷其使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二月丁亥監察御史楊虞卿以帝頻出盤遊上疏切諫疏奏帝令中使宣付宰臣云虞卿所上疏切直可獎後宰臣令狐楚蕭俛段文昌延英奏事因以納諫爲賀

十月羣臣入閣旣退諫議大夫鄭覃崔偁補闕辛丘度拾遺韋瑋温會等廷論得失覃進言曰陛下卽位

以來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蕃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備諫列不勝憂迫伏願稍減遊樂留心政道又竊聞陛下晨夜暝狎倡優近習之徒賞賜過厚凡金銀貨幣皆出於蒼生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沾賜與縱內藏有餘亦乞陛下恭守節儉勿容易而散如四方有事得以支用免令有司重斂百姓實天下之幸帝初訝之顧宰臣蕭俛曰此輩何人俛進曰諫議大夫鄭覃等帝意稍解謂俛等曰朕有過失臣下能犯顏直諫豈非忠也又謂覃等曰允卿所奏宰臣皆蹈舞稱賀旣退宰臣復詣延英奏事

帝令宣示覃等曰閣中奏事殊不從容今日已後有事須面論者可於延英請對當與卿等從容講論時久無論諫於內閣者覃等既諍帝欣然納之中外相賀

十一月行幸溫湯李絳崔元畧等切諫辛酉命宰臣召李絳崔元畧等至中書宣旨曰朕緣皇太后違和欲幸溫湯前者所以督行親自簡較卿等遂能極諫深所愧懷於是各以表謝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卽位五月勅度支所進脩造殿宇木石一物以上竝付山陵使收管仍令般送陵所便充造作帝富有春秋畋獵之暇好治宮室皆命爲別殿以新宴遊及庀藏事功用至廣宰相李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率資儉德以化天下况諒陰之內豈宜興作願陛下悉以見在瓦木及工役之費廻奉陵寢因有是詔程兼請置侍講學士帝皆嘉納

十二月以翰林學士戶部郎中高鉞爲中書舍人充職謝恩於思政殿因諫帝以求理莫若躬親用示憂勤之旨也帝深納其言

寶曆元年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宸箴帝雖不能盡用德裕之言而特命翰林學士韋處厚殷勤

草詔還答亦可謂獎善納忠至矣又嘗欲東幸宰相及諸大臣等無不切諫而帝意益堅嘗正色謂宰臣曰朕去意已定其從官宮人等悉令內備糗糧必不擾百姓宰臣李逢吉等頓首答言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一家何往不可况東都千里而近宮闈具存巡狩遊幸固有嘗典但陛下法駕一動事須備儀千乘萬騎不可減省縱不令費用絕廣亦須使豐儉合宜豈得自備糗糧以失大體臣等所以爲不可者祇以干戈未甚戢邊鄙未甚寧切恐人心搖動伏乞陛下上爲宗廟下爲庶人稍迴聖慮則天下幸甚非唯臣等幸甚帝不聽乃命度支員外郎盧貞簡計人情大擾雜中居第及物價頓貴數倍百執事相繼獻疏亦竝不省朝廷方憂恐之次裴度自興元入相因別對具奏云國家建立都邑蓋備巡遊然自艱難以來此事遂絕東都宮闕及六軍營壘百司廨宇悉已荒廢陛下必欲行幸亦須緩緩脩葺一年半歲後方可議行目下交恐無素帝曰羣臣皆云不合去若以卿言卽不去亦得何止後期旋又朱克融史憲誠各請以丁匠五千人助脩東都宰臣因之復得論陳乃追貞還而罷行計

文宗太和元年四月丙辰宰臣等於延英既出再召
韋處厚獨對一刻餘時宰臣啟事得請之後往往中
變是日處厚與裴度竇易直同對既而從容獨進曰
陛下用臣等爲宰相使參大政前後論奏皆蒙聽納
近日雖云不阻然臣等旣退尋多改移事若出自聖
旨則是陛下示臣等以不信若與別人商量則臣等
不合更居此位且裴度以元勳舊德歷相四朝孜孜
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親重易直以忠厚長者輔
佐先帝陛下亦當委付微臣是陛下首自選擇非因
陳乞帝瞿然曰卿何事邪卿何事邪朕知卿合作宰相
相一昨內難旣定朕以人望所屬用卿不疑軍國事
多方所倚賴今卿辭免是彰朕之不德朝廷四方其
謂朕何慰勉久之而退旣出延英門遽命中人復召
處厚獨入咨訪移晷開陳理體者數百言其要以旌
別淑慝脩舉法制爲請因復懇言裴度勲大望崇且
其心忠蓋可以久於任使帝欣納焉

九年御史中丞李孝本以罪誅帝取其二女以入右
拾遺魏謩上疏切諫帝立出二女以謩爲右補闕

開成元年正月以叙州司戶參軍董昌齡爲硤州刺
史昌齡前在邕南以殺衡方厚待罪無何復命右拾

遺魏暮上疏曰臣聞王者渙汗之恩九罪寬宥唯故殺人者死乃王者不易之典也其董昌齡比者錄以微効任之方隅不能祇慎寵光恣其狂暴無辜殺戮事跡顯彰妻孥銜冤萬里來訴伏蒙陛下睿聖慈憫念其狂橫特令鞠効尋得貫原尚以微績曲全性命中外言議竊爲未當今授之牧守以理疲人則殺人者遭拔擢冤苦者何申訴此則法理所紊交爲不可臣忝備諫列不敢不言况陛下慎恤刑獄朔望循省慮有寃濫以及生人儻事理稍乖則傷聖化今茲授物議囂然伏乞陛下速回成命以警列士則天下幸甚疏奏數日昌齡復改爲洪州別駕二月辛未宰臣又奏諫官所論董昌齡不合爲郡守陛下遽卽聽從臣下無不感說

九月壬辰以左驍衛將軍兼揚州大都督府司馬雲朝霞爲潤州司馬依前教坊副使朝霞以善吹笛進帝爲新聲雅樂朝霞能承意變聲頗符帝旨繇是有寵初授揚州司馬諫官上言曰此官品第尚書郎刺史皆爲之非樂工所宜處也疏奏之後帝於延英又稱朝霞之能宰臣召諫官諭以帝旨於是右補闕魏暮入疏再論浹旬後降授此官

三年八月壬寅帝御紫宸殿百寮班定左拾遺竇洵直奏云仙韶樂官尉遲璋不合授三府率臣已兩狀未蒙允許樂官自有本分官不合輒更侵清秩帝謂宰臣曰此事至小不必當衙論之李珣宣云續有處分洵直不退再宣乃拜舞而退帝又曰洵直所論如何鄭覃曰三府率是六品雜官今若謂之清秩此爲近名楊嗣復曰夫聞洵直之論一樂官則有之亦不足怪陳夷行曰諫官當衙只合論宰相得失不合論樂官然臣以爲向外聞諫官當衙論事須與處置今請樂官七八年一度與官不然更與一二數手力帝

曰別與一官遂除光州長史

十一月庚午帝於麟德殿召翰林學士柳公權丁居晦對因便授居晦御史中丞翼日制下是日帝問公權向外人情所論如何公權奏曰昨陛下除郭昉爲邠寧節度使向外人情頗生異論帝曰郭昉是尚父之姪太皇太后之叔在官無過犯自執金吾與小鎮有何議論公權奏曰陛下數日前取郭昉二女入內有之乎帝曰然入參太后公權曰外議云郭昉二女有殊色故令入侍遂領藩方不言郭昉有他能而蒙聖獎帝俛首良久謂公權曰爲之柰何公權曰昔

江王妃入侍太宗王珪切諫太宗遂還其本家今
下若令自南內送歸郭耽之家內外必信非陛下所
納郭耽之女授邠寧自無異論是日太皇太后遣南
宮留后張華送郭耽二女歸其家各與錦綵五十匹
武宗會昌二年十一月涇陽較獵白鹿原諫議大夫
高少免鄭朗等於閣內論陛下較獵太頻出城稍遠
萬機廢弛晨出夜歸方用兵師且宜停止帝優勞之
諫官出謂宰臣曰諫官甚要朕時聞其言庶幾減過
宣宗大中十一年正月車駕將幸華清宮兩省官連
狀論奏詔曰朕以驪山近宮貞聖廟貌未嘗脩謁自
謂闕然今屬陽和氣清中外事簡聽政之暇或議一
行蓋崇禮敬之心非以盤遊爲事雖申初會兼慮勞
人卿等職備禁闈志勤奉上援經據古列狀獻章載
陳懇至之辭深睹盡忠之節已允來請所奏咸知
九月右補闕陳叡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廷傑上疏
諫遣中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詔曰朕以萬機事
繁躬訪庶務聞羅浮山處士軒轅集善能攝生年齡
亦壽乃遣使迎之或冀有少保理也朕每觀前史見
秦皇漢武爲方士所惑嘗以之爲誠卿等位當論列
職在諫司閱示來章深納誠意乃謂崔慎孫曰爲吾

言於諫官雖少君樂大復生不能相惑如聞軒轅生
高士欲與之一言耳

後唐莊宗天祐十三年冬李存審破楊劉進營麻家
口爲都營使築壘以拒汴人時帝勇於接戰每以輕
騎當賊遇窘數回存審凌旦度其必出叩馬泣諫曰
王將復唐宗社宜爲天下自愛奉旗挑戰一劍之任
無益聖德請責効於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雖
不武敢不代君之憂帝卽時迴駕

同光三年閏十二月兩省諫官上疏請車駕不巡幸
汴州批答曰忽披諫疏深沃朕心非因讜直以上聞

豈致焦勞之外達卿以餽運不繼軍食有虧在京則
廩食闕如支計則供頓莫備卿等若別陳意見動叶
機宜儻得稍濟軍儲不移警蹕卽當傍詢衆懇盡述
良籌佇聞敷馭浣予宵旰申諫官上疏請不巡幸
汴州批答曰朕以四海雖寧五兵不可不訓聚之王
室務壯神京其如人賴餼糧馬資藁秸飛輓動勞於
四達經謀全繫于有司近以水潦爲灾賦租失額欲
巡方岳貴便兵民卿等細察輿情備陳忠懇慮沸騰
於物議俾鎮靜於宸居載覽封章深誠嘉畫時諫官
言天子有四海之富何慮闕供當須節儉省費以濟

六軍自古及今未有鑿輿就食今吳揚未滅示其虛實轉益克驕三疏乃允

明宗長興二年十月北京地震左補闕李祥上疏曰臣聞北京地震日數稍多臣曾覽國書見開元中秦州地震尋差官宣慰又降使致祭山川所損之家委隨事制置陛下中興唐祚起自晉陽地既數震合思天誠臣思天意慮陛下忘勩業艱難之時有功成矜滿之意欲陛下有始有卒兢兢業業也望委親賢往彼宣慰問其疾苦俾議蠲除詔曰地道安靜以動爲異前文備載歷代不無因有灾祥深加儆戒朕自登

九五每念生靈樂聞忠正之言惡見驕奢之事歲時豐稔中外和同近聞河南數數地動駭彼羣聽深軫予衷李祥居諫諍之官抱讜直之氣懇禱正道特上封章恐朕忘勩業艱難之時有功成矜滿之意不唯舉職備見爲時况朕守聽政之勤如踐祚之始嘗持翼翼不忘兢兢今更體李祥之言以前代爲鑒理不忘亂安不忘危臣下須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日慎一日有始有終如此則何休祥之不臻何咎徵之不泯唯并州之地乃豐沛之鄉已命親賢往分憂寄必資慎靜專務葺綏刑獄之間不得令有寃滯凡關利濟

并許奏聞事有不便於民皆須止絕其北京山川之神仍宜差官專往祭禱朝廷靜可以惠四海侯伯靜可以福一方異安比屋之人以鎮興王之地先是大原地震留守密奏人不之知無敢言者及祥有是奏帝甚嘉之賜祥四品章服

晉高宗天福二年詔脩西京大內諫議大夫薛融以鄴下用兵國用不足上疏請罷之優詔嘉許

周世宗顯德三年世宗親征淮南四月丁亥車駕發自濠州迴幸渦口是時銳於攻取意欲親幸揚州宰臣范質等以師老泣諫乃止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知長樂縣事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二

招諫

尚書述帝舜之言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成王稽首周公以求教誨穆王申命伯冏責其正已斯皆古先哲王勞謙寅畏詢謀補察之美也若夫弁冕端委蔽旒塞纒中堂有千里之阻神龍有逆鱗之

威苟非屈已以詳延虛懷以聽納卽下之壅遏不聞
 而上之滿假自用矣是以二帝三王之世莫不樹誹
 謗之木設敢諫之鼓植進善之旌立記過之史乃至
 公卿列士皆獻詩以諷瞽史瞽矇有書箴賦誦之職
 百工執藝庶人傳語使下情盡達衆志成竭然後斟酌
 而取舍焉故朝政無闕王度以貞德音享於人神
 欽明格於上下矣而歷代以還或因三光之謫見木
 旱之作沴憂勞戒懼諮求讜議斯亦聖哲之嘗道也
 若乃訪采惟勤聽受斯鬱命令徒粲於方策骨鯁茂
 聞於登進先民有言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
 不以言亦奚益於治體矣

夏禹以五音聽治

五音宮商角徵羽

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

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

道和陰陽鼓一聲以節五

音故 擊之 喻寡人以義者擊鐘

鐘金也義取斷喻故擊鐘

告寡人以事

者振鐸

鐸鈴金口木舌合爲音聲告事非一品故振之也

語寡人以憂者擊

磬

磬石也聲急憂亦急務故擊磬也

有獄訟者搖鞀

獄訟一辨於事故取小鞀搖之

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詔曰天下治亂在

予一人惟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

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

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旬以啟告朕

旬音蓋乞也言以過失開告朕

躬是則於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

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

民欲有進善者 誹謗之木

堯作之橋梁邊板所以書立於旌下言之 誹謗之木

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

與詆

同妖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繇聞過失也將何以

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其後賈山上書言除鑄錢令

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等事其言多激切善指事

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諍之路也

後元年三月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

比猶頻也

又有水旱

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

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

與讀曰歎下同

乃天道有不順地利

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

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

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

度謂量計之音徒各反

以口

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

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

未謂工商之業也蕃亦多也音扶元

切 爲酒醪以靡穀者多

醪汁酒滓也靡音糜散也

六畜之食焉者

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

中音竹仲切

其與丞相列

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思遠意

無有所隱也

宣帝地節三年十月詔曰迺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

恐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

以補朕之不逮母諱有司

諱避也雖有司在顯職皆言其過勿避之

元帝初元二年二月戊午地震於隴西郡毀落太上

皇殿廟壁木飾壞敗獬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壓殺

人衆

獬音植屬天水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

山摧地裂水泉涌出詔丞

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才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六月關東饑齊人相食七月詔曰歲比灾害民有菜

色

五穀不收人但食菜其顏色變惡

慘怛於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

庫賑救賜寒者衣今秋禾麥頗傷一年中地再動北

海水溢流殺人民陰陽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將何以

憂之其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

三年六月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

繇與繇同

間者

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

之過失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

媮與媮同

朕甚憫

焉惟蒸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

於不居之宮

不憚之事故云非業也

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

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母有

所諱有司勉之母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

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於是言事者衆或進擢召見人
人自以得帝意

永光三年十一月詔曰迺者巳丑地動中冬雨水大

霧中讀盜賊竝起吏何不以時禁各悉意對

四年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蝕之詔

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脩承以輔朕

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夜地震未

央宮殿中詔公卿其各思朕之過失明白陳之

河平元年四月巳亥晦日有食之既詔百寮陳朕過

失無有所諱

鴻嘉二年三月詔曰古之選賢傳納以言明試以功

傳讀口敷陳也令陳言而省納之乃試以事也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逸通也

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衆庶咸以康寧朕承

鴻業十有餘年數遭水旱疾疫之災黎民屢困於饑

寒而望禮義之興豈不難哉朕既無率道道讀帝王

之道日以陵夷陵丘陵也夷平也言其類替若丘陵之漸平也意乃招賢選

士之路鬱滯而不通與將舉者未得其人也其舉敦

厚有行義能直言者與聞切言嘉謀以輔朕之不逮

永始四年六月詔曰迺者地震京師大災屢降朕甚

懼之有司其各悉心明對厥咎朕將親覽焉
元延元年七月有星孛於東井詔公卿大夫博士議
郎其各悉心惟思變意明以經對無有所諱
哀帝元壽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詔公卿大夫
陳朕之過失無有所諱

平帝元始元年五月朔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公卿將
軍中二千石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後漢光武建武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十月丁
丑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爲害強弱相凌元元失所
毛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

勅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寮竝上封事無有隱
諱有司脩職務遵法度

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寢兵不聽事
五日詔百寮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
聖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詔言事者靡
有所諱

八年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詔羣臣勉脩職事極
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

自引咎

章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卽位十一月甲辰晦日有食之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有司各上封事

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公卿以下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親覽問焉

和帝永元七年四月辛亥日有食之帝引公卿問得失令將軍大夫御史謁者博士議郎郎官會庭中各言封事

安帝永初二年七月詔曰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據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朕以不德遵奉大業而陰陽差越變異竝見萬民饑流羗豸叛戾夙夜克已憂心煢煢問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博選開不諱之路與得至謀以鑒不逮而所對皆循尚浮言無備異聞其百寮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與獲嘉謀以承天誠

建光元年十一月郡國三十五地震或折裂詔三公已下各上封事陳得失

順帝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師地震五月詔羣公卿士各悉心直言厥咎靡有所諱

三年河南三府大旱詔書以尚書周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夙興夜寢思協大中頃年已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羣司素殮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効何繇分別具對勿有所諱

永和元年正月乙卯詔曰朕秉政不明灾眚屢臻典籍所忌震食爲重今日變邊方地搖京師咎徵不虛必有所應羣公百僚其各上封事指陳得失靡有所諱

諱

冲帝以建康元年八月卽位九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三郡水涌土裂詔三公特進侯卿較尉舉賢良方正幽逸脩道之士各一人百僚皆上封事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日有食之詔三公九卿較尉各言得失

四月庚寅京師地震命列侯將大夫御史謁者千石六百石博士議郎郎官各上封事指陳得失

延熹五年五月乙亥京師地震詔公卿各上封事
靈帝建寧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詔公卿已下

各上封事

二年四月大風雨雹詔公卿已下各上封事

四年二月詔公卿至六百石各上封事

光和六年夏旱七月制書引咎詔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

魏太祖為漢司空建安十一年令曰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誠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克重任每懼失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閑延不勤之咎邪自今已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嘗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將覽焉

文帝初為魏王延康元年七月下令曰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助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於下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搢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

率與帥同

齊王正始元年三月以歲旱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

晉武帝泰始二年九月散騎嘗侍皇甫陶傳玄共掌諫職上疏言事詔曰二嘗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王者率以嘗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邪二嘗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餘目亦

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座廣共研精凡關言於人
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苦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
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
嘆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拒庶幾得以發蒙
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
誤言語有得失皆當曠然恕之古人有不拒誹謗况
皆善意在可采錄乎近者孔鼂蔡母和皆按以輕慢
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而無諱言之
忌也

四年九月詔曰雖詔有所欲及奏得可而於事不便
者皆不可隱情

五年七月延羣公詢讜言

八年二月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
騎嘗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讜言謇諤所望於左右
也人主嘗以阿媚爲患豈以爭臣爲損哉徽越職妄
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

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乙卯詔曰比年災
異屢發日蝕三朝地震山摧邦之不臧寔在朕躬公
卿大臣各上封事具言其故勿有所諱

元帝太興元年六月初置諫鼓謗木

十一月雷震暴雨詔羣公卿士其各上封事具陳得失無有所諱將親覽焉

二年五月三吳大饑詔百官各上封事

十二月大赦詔百官各上封事

明帝太寧三年四月詔曰食直言引亮正想羣賢達吾此懷矣予違汝弼堯舜之相君臣也吾雖虛闇庶不拒逆耳之談稷契之任君居之矣望共勗之

後魏明元永興四年四月宴羣臣於西宮使各獻直言

孝文延興元年九月詔在位及庶民直言極諫有利

民益治損政傷化悉心以聞

承明元年八月詔曰朕猥承前緒纂成洪烈思隆先志緝熙政道羣公卿士其各勉厥心輔朕不逮諸有便民利國者具狀以聞

十月詔曰朕纂承皇極炤臨萬方思闡遐風光被兆庶使朝有不諱之音野無自蔽之響疇咨帝載詢及芻蕘自今已後羣公卿士下及吏民各聽上書直言極諫勿有所隱諸有便宜益治利民可以正風俗者有司以聞朕將親覽三事大夫論其可否裁而用之
太和三年八月詔羣臣直言盡規靡有所諱

七年九月詔曰朕承祖宗夙夜惟懼然聽政之際猶慮未周至於按文審獄思聞已過自今羣臣奏事當獻可替否無或面從使朕之過彰於遠近

八年八月詔曰帝業至重非廣詢無以致治王務至繁非博採無以興政先王知其如此故虛已以求過明恕以思咎是以諫鼓置於堯世謗木立於舜庭用能耳目四達庶績咸熙朕承累聖之洪基屬千載之昌運每希遐風景行前式承明之初班下內外聽人各盡規以補其闕中旨雖宣允稱者少故變時法遵古典裁制俸祿改更刑書寬猛未允人或異議思言者莫繇申情求見者無因自達固令上明不周下情壅塞今制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損化傷政直言極諫勿有所隱務令辭無煩華理從簡實朕親覽以知世事之要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

九年二月詔曰昔之哲王莫不博採下情勤求箴諫建設旌鼓詢納芻蕘朕班祿刪刑慮不周允虛懷讜直志獻洪猷百辟卿士及工商吏民其各上書極諫靡有所隱

十一年六月詔曰春旱至今野無青草上天致譴寔

繇匪德百姓無辜將罹饑饉寤寐思求罔知所益公卿內外股肱之臣謀猷所寄其極言無隱以救民瘼宣武正始三年二月詔曰昔虞戒面從昌言屢進周任諫輔王闕必箴朕仰贊鴻基伏膺寶曆思康庶績一日萬機側望忠言虛求謹直而良策弗進規畫無聞豈所謂弼諧元首救其不逮者乎可詔王公已下其有嘉謀深圖直言忠諫利國便民矯時厲俗者咸令指事陳奏無或依違

孝明神龜二年二月詔求直言諸有上書者聽密封通奏

孝昌二年六月詔曰自運屬艱棘歷載於茲烽驛交馳旌鼓不息祖宗盛業危若綴旒社稷洪基殆將淪墜朕威德不能遐被經畧無以遠及俾令蒼生罹此塗炭何以苟安黃屋無愧黔黎今便避居正殿蔬飧素服當親自招募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正諫之士敢決徇義之夫二十五日悉集華林東門人別引見共論得失班告內外咸使聞知

孝莊建義元年六月以寇難未夷避正殿責躬徹膳又班募格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極諫之士敢決徇義之夫陳國家利害之謀赴君親臨難之節者集華林

園面論事

西魏文帝大統五年十月於陽武門外置懸鼓紙筆以求得失

十年正月詔公卿已下每月上封事三條極言得失
刺史二千石銅墨以上有讜言嘉謀勿有所諱

後周明帝武成元年六月戊子大霖雨詔曰昔唐咨
四嶽殷告六青觀災興懼咸致時雍朕撫運膺圖作

民父母弗敢怠荒以求民瘼而霖雨作沴害麥傷苗
隕屋漂垣洎於昏墊諒朕不德蒼生何咎刑政所失

罔識厥繇公卿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宜各上封
事讜言極諫罔有所諱朕將覽察以答天譴

武帝保定三年四月詔百官及民上封事極言得失
建德元年四月詔百官軍民上封事極言得失

隋文帝開皇九年詔曰朕君臨區宇於斯九載開直
言之路披不諱之心形於顏色勞於興寢自頃逞藝

論功昌言乃衆推誠切諫其事甚踈公卿士庶非所
望也各啟至誠補茲不逮見善必進有才必舉無或

噤嘿退有後言布告天下咸悉此意
十一年五月癸卯詔百官悉詣朝堂上封事

唐高祖武德二年閏二月甲辰考群臣以李綱孫伏

伽爲上第帝置酒高會奏九部樂於庭高祖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唯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死於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念在安民平亂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輔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唯李綱苦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敝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當以身爲嬰兒方朕於慈父有懷必盡有意必申也

太宗貞觀元年正月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治正臣事邪主不能致治唯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可得安天下也昔漢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劍而定天下旣而規模弘遠流慶子孫此蓋任得賢人之所致也後世稱美不容於口朕雖不明闕於學問至夫大好大惡容或知之幸諸公數相諫正議大夫王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古者天子必有諫臣七人言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自是中書門下及三品已上入內平章軍國必使諫官隨之欲其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太宗虛已以納之十一月壬戌太宗謂侍臣曰隋帝性多猜忌上下情

不相達斯豈致治之理乎朕今推赤心以相付亦望公輩以直心相向縱有指斥深切無憂逆忤

三年五月徐州蝗且旱六月詔曰豈賞罰不中任用失所將奢侈未革苞苴尚行者乎文武百辟宜各上封事極言朕過勿有所隱

四年二月以歲旱詔公卿極言得失勿有所隱十一年七月以水災詔文武百寮各上封事極言朕過勿有所隱諸州官民有能明識治道方正直諫者竝宜薦達朕將親見其人問以得失

九月帝謂侍臣曰朕居九重之內藉左右爲耳目但舉事出入虧政害人必須矯正朕將思改之

十七年正月帝謂侍臣曰朕觀古先帝王何嘗不受正諫以興化拒忠言而亡滅有諫朕安國者授以高官矯朕爲非者加以顯戮虛心佇待終無所應然喜得三事思有終始一則克平禍亂四夷順軌二則災異不生百姓殷實三則年在盛壯君臨天下旣喜所得當懼所失三思而動庶無愆尤必不涓橋乘船駟陵縱轡慎夫人同坐夏太康久獵如此等事當不煩諫諍耳倘嗜慾遷性喜怒變情但聞一言而正豈候三諫之勞朕於公等乞言幸無所隱

四月帝謂侍臣曰前王之取天下必藉衆力英才輔助仰成師主朕昔仗義而起策發諸心寇平於手卽位以後誠念蒼生有人上封事獻直言能益於時以裨政要者朕傾耳而聽拭目而覽合於務者不以與皂而廢其言也

二十年十二月帝手詔口朕聞堯舜之君自愚而益智桀紂之主繇智以添愚故異順逆於忠言則殊榮辱於帝道朕登躡宇宙字育黔黎恐大德之或虧懼小瑕之有累候忠良之獻替想英傑之謀猷而諫鼓空懸逆耳之言罕進謗木徒設悖心之論全無唯昔

魏徵每顯余過自其逝也雖有莫彰豈可獨有非於往時而皆是於茲日故亦庶僚苟順不觸龍鱗所以虛已外求披衷內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自斯已後各悉乃誠若有是非直言無隱高宗永徽五年正月以時旱手詔京文武九品以上及朝集使各進封事極言厥咎

九月帝謂五品已上曰往日不離膝下旦夕侍奉當時見五品已上論事或有仗下而奏或有進狀而論者終日不絕豈今時無事公等何不言也自今已後宜數論事若不能面奏任各進狀

龍朔三年八月戊申詔凡百在位宜極言得失悉心無隱以救不逮

咸亨元年十月命文武五品已上上封事

中宗神龍元年二月詔京官職事九品已上及朝集使極言朝政得失

五月又制京官九品已上極言時政得失

睿宗景雲元年十一月詔曰朕聞彰善癉惡有國之嘗典糾寬濟猛爲政之通規朕以薄德濫膺明命瞻言賞罰未適時宜至使忠良未進小人未退貪吏未懲流亡未安賢良者未歸懷寬者未理在予之責有

愧良深不能致君於堯舜者亦羣公羣士之所耻也卿等將何規補使致咸亨各以狀聞朕當親覽其才望兼優公清特著可以宣風道俗者具以名聞但百司承寬共爲苟且事多憊咎無復紀綱令各本司長官審善惡才識限十日進狀

玄宗開元三年五月以旱故下詔令諸司長官各言時政得失以輔朕之不逮

十月詔曰朕以薄德祇膺睿圖曾不能虛已淳源勵精至道將致俗於仁壽思納人於軌訓幸乾坤交泰風雨咸若中外百僚盡知戒懼華夏萬姓頗亦歡康

猶恐人或未安政有不愜令外司置匭側門進狀封章論事靡所不達軒階進規于何不盡曾無忤旨之罰實有推心之期豈朕之不誠何人則未諭如聞朝廷之內噂嗜紛然進不昌言退不訕議懸書以謗國僞之患鄧析僞言而辨孔子之誅少正自昔爲蠹罔不在茲求於理政固宜懲絕自今已後制勅有不便於時及除授有不稱於職或內懷姦忒外損公私並聽進狀具陳得失五品已上官乃許其廷爭若輕肆口語潛行誹讟委御史大夫已下嚴加察訪狀涉疑似推勘奏聞

十四年六月以旱及風災命百官及州縣長官上封事極言時政得失無有所隱

肅宗乾元元年四月詔京官九品已上許上封事極言時政得失朕將親覽用佇嘉謀才有可觀別當甄錄

二年三月詔昔公卿面諫載在簡冊令僕陸奏亦惟舊章所以下竭其忠上聞其過君臣同德豈不盛歟公卿已下有能論時政之非箴朕躬之闕有益於國有利於人宜盡昌言以救時敝朕必當行終無諱者朝廷用一人擢一職或有不當亦任奏論京文武五

品已上正員清資官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人任自封進兩省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論得失無假文言冀成殿最用存沮勸

上元二年九月制曰所設陳曹欲聞諷議允副從繩之望須成削藁之書其諫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陳時政得失若不舉職事當別有處分

代宗廣德元年七月制諫官每月一上封事無所迴避

二年二月制百官有論時政得失並任指陳事實具狀進封必宜切直無諱有司白身人亦宜准此任請
團使進表朕將親覽必加擇用

三月詔曰爲政者宣之使言作事者稽之於衆切於求道務以從人將明目而達聰亦理煩而去惑經國之體庶無闕言文武百官及諸色人等有論時政得失上封事者狀出後宜令左右僕射尚書及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等於尚書省詳議可否具狀聞奏其所上封事除嘗叅官外有時辭理可觀或幹能堪用者亦宜具言詳議官中或見不同者卽任別狀奏聞

十二月乙酉令諫官每日奏事

大曆七年十一月制曰淮南數州夏秋無雨朕精誠奉天誠懼臨下唯恐明有所不昭聽有所不達百辟卿士咸弼予違宣示百姓令知朕意

八年八月詔京五品已上及兩省供奉官郎官御史各上封事論國之利害時大有年帝慮稅重害農弊延百姓乃下是詔旬日內抗疏者百餘人損益各異悉親覽留中不出

十二年四月詔曰昔予太祖太宗之御天下也功格二儀不私於已化覃萬宇猶問於人外與公卿大夫討論政典內與鴻生碩老演暢儒風日旰忘勞特稱

至理猶復傍求諫諍俯察謳謠廣延不諱之書載登聞之鼓于時中朝無闕政四海無疲人歷代是遵列聖相軌朕承天序祇奉睿圖戰戰兢兢日甚一日于茲十六年矣何嘗不勵精理道欲得忠賢虛已清心目有所待直詞讜議或時空聞五諫七臣人其安在眷懷於此耿歎良深頃以任非其人凡事壅蔽今則已懲厥罪正乃惟心式佇嘉猷庶禪不德自今已後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早晚任進狀來所繇門司不得輒有停滯如須側門論事亦任隨狀面奏即便令引對如有除拜不稱於職詔令不便於時法禁乖宜

刑賞未當征求無節寃濫在人並宜極論得失無所
迴避以稱朕意其嘗朝官六品已上亦宜准此其擊
登聞鼓者金吾將軍收狀為進不得輒有損傷亦不
須令人遮擁禁止其理匭使但任投匭人投表狀於
匭中依嘗進不須勒留副本并接時妄有盤問方便
止遏欲使萬邦之事無隔於九重獻替之謨不遺於
聽覽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三

招諫第二

唐德宗即位初大赦制憲官諫官嘗參官每政事錯
綜卽面折廷爭無有所隱憲司彈奏一依貞觀故事
其知匭使先有明勅非不丁寧猶聞擁遏自今已後
仰每日詣匭務招遠方達聰明目諸司各舉厥職共

守至公天下有才業尤著高蹈丘園及直言極諫之士所在具以名聞

興元元年九月帝謂宰相曰今大盜雖除時猶多艱宜廣延納以達衆情近日朝官諫臣都不條奏外事人之利病朕何以知之自今每衙及延英坐日嘗令朝官三兩人面奏時政得失庶有弘益又令精擇諫官俾極言無隱

貞元元年八月詔令待制官各陳所見方畧十一月以蝗蝻之後流庸未復詔延英視事日令嘗參官七人對見問以時政得失

四年正月詔京九品已上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六年閏四月以歲旱令嘗參官及京畿縣令各上封事指陳救人之術致旱之繇咸極乃誠無有所隱九年十一月日南至郊祀禮畢大赦天下諸司官有陳時政得失者各盡所見脩疏封進人有寃滯事有闕遺悉當極言無所隱避

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卽位詔內外官及諸色人任上封事極言時政得失才有可觀別當甄獎憲宗元和二年十二月謂宰臣曰朕近讀貞觀政要粗見當時之事以太宗神武每有一事少涉過差

臣進諫者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每有事不得中者卿須十論不特一二而已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二月御丹鳳樓大赦詔内外文武官及諸色人等中任上封事極言時政得失有才可觀別當甄獎

敬宗寶曆元年正月赦書朕卽位之初已有赦令至如損徹服御絕止他獻限喪葬以息淫費禁竒靡以專女工他淫擅賦閑糴禁錢吏行姦欺人曷依庇僧道踰濫流貶重輕錢幣利害軍屯侵占車馬衣服之式未幾廢格已多或職司惰慢而不能將明或詔書

纔行而下已不守以此求理不亦難乎其元和以來詔并長慶四年三月三日赦令有委廢不行事在朕躬者諫官直言得失無有所隱

文宗太和元年正月赦詔内外文武官及諸色人任上封事極言得失無有隱諱

四月宰臣對罷召嘗侍諫議給事中中書舍人起居補闕拾遺集於政事堂宣諭聖旨自今已後如有公事面論奏者竝宜對來六月詔曰内外卿士有規朕過宜上封事條奏

六年五月詔曰朕聞王者之理天下一物失所輿納

隍之咎一夫不獲嘆時予之辜雖饑疫凶荒國家代有而陰陽侵沴儆戒朕躬自知諸道水旱害人疫疾相繼宵旰罪已興寢疚懷屢降詔書俾副勤郵發廩蠲賦救患賑貧亦可謂至矣今長吏申奏札瘥猶甚蓋教化未感於蒸人精誠未格於天地法令之或爽官吏之或非百姓侵冤稅役多蔽姦賊未去農業失時有一于茲皆傷和氣竝委内外文武嘗叅官一十條疏各具所見聞奏必當親覽無憚直言

九年十二月勅創造諫院印一面以諫院之印爲文諫院舊無印苟有章疏各於本司請印諫官有疏人多知之至是特勅置印兼詔諫官凡所論事有關機密任別以狀引之不須以官銜結署

開成元年正月一日赦書内外文武官及諸色人任上封事極言得失有裨時政必加陞擢待以不次二年三月壬申詔嘗叅官及諸州府長吏如有規諫者各上封事極言得失陳救災之本明致理之方咸竭乃心以輔厥辟

三年十一月以妖星見降詔文武百官及諸色人有能通達刑政之源叅考天人之際任各上章疏指言得失

懿宗咸通四年正月詔曰濟濟多士邦國賴之以取
寧蹇蹇匪躬王臣急之以行義故內懸諫鼓外設匭
函思廣謨猷用弘風教自此在朝行者勿輯利國之
謀居草澤者但貢安民之策必當開納擇彼所長勿
慮依違翻成自滯旌揚之道無所恡焉

僖宗光啟元年三月詔曰古者進善翹旌蔽賢削地
苟異至公之選適開浮黨之門要在拔竒方資濟理
昔貞觀戡亂旣久治具畢張而馬周徒步獻書上猶
前席魏徵直言替否下得竭誠况朕久致履危實惟
懼道欲新庶政益賴羣才已詔中外臣僚必使搜羅
淹滯仍令文武各陳所見冀有可禪苟申籌國之謀
是濟同舟之患非無上賞佇稱勤求布告遠近咸使
知悉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卽位制曰外內文武官及
諸色人任上封事兼有賢良方正抱器懷能或利害
可陳無所隱諱直言極諫朕將一一行之亦委諸道
長吏具姓名申奏

閏四月帝御延英殿顧謂侍臣曰朕自創業已來
於軍旅至聖王治道殊未經心陸生有言以馬上得
之不可以馬上爲治朕惟寡昧夙夜惕然實賴卿

獻納忠言箴規得失朕不學曹丕云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遂非拒諫自取厥違敬俟語言輔茲不逮
二年二月詔曰堯鼓明懸貴聞進諫舜旌旁建比爲來賢是宜廣納話言庶箴闕政洎僞梁人滋澆薄朝掩忠良蔑聞投水之規莫識從繩之論此後應兩省文武嘗叅官并前資草澤之士有謀分利害事計爾違并許上表敷陳朕當選長旌錄如有性多毀譽私佇愛憎承寬偶恃於得言縱志惟專於罔善朕亦潸令伺察觀要審詳狡蠹有彰罪刑無赦

三年閏十二月詔曰朕聞古先哲王臨御天下上則以無偏無黨爲政治次則以足食足兵爲遠謀細惟前脩誠可師範朕纂承鳳曆嗣守鴻圖三載于茲萬機是摠非不知五兵未輯兆庶多難蓋賴卿等寬亮居懷康濟爲務冀盡賦輿之理洞詢盍徹之規今則潛按方區備聆謠俗或力役罕均其勞逸或賦租莫辨於後先但以督促爲名煩苛不已被甲冑者何嘗充給趨朝省者專困支持州閭之貨殖全疎天地之災祥屢應以至星辰越度旱澇不時農桑失業於丘園饑饉相望於郊野生靈及此寢食寧遑豈非朕聖政未孚焦勞自掇者耶朕昨親接毫翰軫念瘡痍

則詢而謀猷一則表予宵旰未披來奏轉捷于懷敢
不翼翼罪躬乾乾軫慮咨爾四岳解予一人何不舉
爾賢才輔予寡昧百辟之內羣后之間莫有盡忠者
被掩其能抱器者難陳其力或草澤有遺逸之士山
林多屈滯之人爾所不知吾將何助卿等位尊調典
名顯代天既逢不諱之朝何恡繇中之說當宜歷告
中外急訪英髦應在任及前資文武官下至草澤之
士有濟國治民除姦革敝者竝宜各獻封章朕選擇
施行其近宣御札亦可告諭內外體朕意焉
明宗天成三年三月丁未宣御札曰朕奄有四海于

今三年敬事天明敢忘日慎上憑列聖賴祖宗之垂
休下設庶官思邦家之共治聞過必服見善則師
惟省躬動懷畏相每從人欲方布時和不謂仲春已
來繁陰未散雖如膏之澤可待豐年而飛霰其濛恐
傷粟麥實關穡務深軫納隍卿等陳力有方直言無
避共熙帝載以沃朕心更吐嘉謀庶禪闕政應文武
百官奏對恐有隱密之事不敢當庭敷揚即許上章
極言時政善惡貴合天道弛張

長興四年八月戊申受尊號畢下制曰在朝文武臣
寮并諸色職員有能直言極諫者如上封事盡當開

納

晉高祖天福元年閏十一月壬午勅鳴諫鼓以俟讜言列肺石以申冤滯將聞善以自戒思與物而垂恩備著前規用光大業或直辭可責或有理可矜各務奏陳皆當鑒納

十二月庚寅御札宣示百寮曰朕猥以耿冲式承眷命雖宵衣旰食不敢怠荒而一日萬機有虞曠闕庶在朝文武臣寮等早升班序竝蘊器能懷康濟之才展經綸之術旣逢昌運宜罄讜言須務救時各思舉職勿取容而避事勿尸祿以曠官或時經未叶於和乎必思獻替或命令未諧於允當必在箴規苟有敷陳竝當開納俟汝匪躬之節副予及席之求凡在朝廷共禪寡德咨爾卿士宜體朕懷

二年五月御札示百寮曰朕自祇膺大寶虔奉丕圖每念創業之艱難未嘗終食而懈墮所冀炤臨之內將臻康泰之風庶幾億兆之中漸息瘡痍之痛雖疚心罔暇而逆耳無聞豈視聽之不聞無箴規之未貢應在朝文武臣寮等各懷異術早踐通班宜陳經濟之謀用贊興隆之道勿失讜直之議無苟循避之規咸罄乃誠同規不逮宜令在朝文武臣寮每人各進

封事一件仍須實封通進務禪闕政用副虛懷凡百
案察宜體朕意

三年二月御札曰百官曾有宣示令進封事據到者
未及十人朕雖無德自行勅後數月至憐人也應有

一件事食祿於朝卒無一言可不知貞觀政要說言
而不用朕所其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

帝惡於時病務求致理時

命吏部尚書梁文矩等十人置詳定院詔遣百官上
封事夫封事箴時致之闕達於一人否者留中可者
行之今下詳定司未敢有盡其言者
自是數月俛俛滯命故有御札促焉

七年閏三月勅起今後百官每五日一度起居日輪
差定兩員官其所見實封以聞

漢高祖以晉開運四年二月即位稱天福十二年

六月詔曰古者詢芻蕘之言採歌詩之諷興求利病

以省是非况濟濟盈朝蹇蹇就列懷才抱器博古知

今苟無弘益之辭曷表翊扶之力起今後文武百官

每遇後殿起居日仰具利濟上章以聞次第循環周

而復始嘉謀嘉猷之告庶得聞知可久可大之規期

於曉達亦聆此事向來已行但率皆浮言鮮克忠告

良繇時或拘忌人有依違遂使悉務慎於指陳浪語

盈於章奏有名無實阿旨取容今則不然所宜改作

凡有封事竝可直言無用飾辭務存確論輔此不違

稱朕意焉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丁卯卽位制曰自古聖帝明
王莫不好賢樂諫是以立誹謗之木採芻蕘之言時
之利病罔不知政之得失無不察達聰明目其在茲
乎應内外文武臣寮有見識灼然益於道者許非時
上章聞達是月庚辰又詔曰朕昔在側微罔親敦學
但明軍旅之事安知王化之基而天命眷求神器自
至涉道斯淺何德以堪爰念得之惟難未若守之不
易况承敝之後致理尤難蒼生未得息有賢者尚多
鉗口必欲使下情上達上情下通聞所未聞見所未
見莫若開其言路詢於廷臣冀時政之得失必論君
道之否臧必告自然昏蒙漸滌聽覽有資致於日新
其在封事如聞累朝舊制咸令轉對上書百辟相循
五日爲准然或權臣惜短時主多猜敢不深切爲言
恐以傷觸獲戾至有搜羅鄙事蔓延虛辭徒牽率以
爲勞於裨補而何取朕猥惟涼德肇啟丕圖矻矻覽
於萬機未能廣其庶績兢兢念於百姓何以致之小
康寅畏以居思慮爲疾實賴黎獻誨以讜言一則究
邦國之規模一則觀卿士之才器且採縉紳之議不
亦愈於蕩蕘之詞詢賢哲之謀不亦愈於工瞽之說

應在朝文武百寮凡有所見益國利民之事並可實封而奏詣閣門進納卽不可尚習餘風更循舊轍無益於理者勿說不濟於時者勿書縱使指朕之非攻朕之短自當改過不吝豈但從諫如流如或武班中有出自戰功不親儒墨苟有殊見安得惜言固可假手直書豈在屬文麗藻至於藩侯郡牧當切務於安時蠹於政者必知利於民者必曉但關弘益悉可敷聞朕今論此至懷固非掠其虛美志在得畫一之道成可久之規濟濟英翹無辭貢直事有短者不責理有長者必行但存輔翼之心勿以逆鱗爲懼咸在中外宜副朕心

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詔曰文武班列親近臣寮愛國誠堅致君心切苟或聞朕躬之過失覩時政之否臧無惜敷陳以補寡昧苦口良藥逆耳忠言裨益茲多尠竚惟切今後內外臣寮或有所見及有所裨贊可具實封章表以聞或欲面對便仰閣門司非時引見二年三月詔曰善操理者不能有全功善處身者不能無過失雖堯舜禹湯之上聖文武成康之至明尚猶思逆耳之言求苦口之藥何況後之人不逮哉朕承先帝之靈居至尊之位涉道猶淺經事未深嘗

昏蒙不克負荷自臨宸極已過周星至於刑政取食
之間國家措置之事豈能盡是須有未周朕猶自知
人豈不察而在位者未有一人指朕躬之過失食祿
者曾無一言論時政之是非豈朕之寡昧不足與言
邪豈人之循默未肯盡心耶豈左右前後有所畏忌
邪豈高卑疎近自生間別邪古人云君子大言受大
祿小言受小祿又云官箴王闕則是士大夫之有祿
位無不言之人然則爲人上者不能感其心而致其
言此朕之過也得不求骨鯁之辭詢正直之議共申
禪益庶洽治平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
識若不採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
見器畧之淺深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
苟求之不言將誰執咎應內外文武臣寮今後或有
所見所聞竝許上章論諫若朕躬之有關失得以盡
言時政之有瑕疵勿宜有隱方求名實豈尚虛華苟
或素不攻文但可直書其事理有謬誤者當期舍短
言涉傷忤者必與留中冀所盡情免至多慮諸有司
局公事者各宜舉職事有不便者革之可也理有可
行者舉之可也勿務因循漸成訛謬臣寮有出使在
外廻者苟或知黎庶之利病聞官吏之優劣當具敷

奏以廣聽聞班行職位之中遷除改轉之際卽當考
陳力之輕重較言事之臧否奉公切直者當議甄異
臨事蓄縮者須行抑退翰林學士兩省官職官居侍
從乃論思諫諍之司御史臺官任處憲司是擊搏糾
彈之地論其職分尤異羣官如逐任官內無所獻替
啟發彈舉者三月限滿合遷轉時宜令中書門下先
奏取進止凡爾有位宜悉朕懷

四年五月詔曰朕暇日觀書見前代名臣議時政得
失皆直指其事不尚枝詞舉一善必適其材懲一惡
必當其咎故能中外無壅悔吝不生居上者聽之而
不疑在下者言之而無罪嘻埋輪都亭惡梁冀也陳
屍下室進遠瑗也曹叅期獄市無撓充國議屯田之
制李勉嫉惡謂盧杞爲姦邪詩人樂善美張仲之孝
友皆明述臧否端若貫珠時主聞之可以區別施於
臣寮得事君盡忠之義用之邦國有從諫如流之稱
爰自近朝頗虧公道上封事者言無可採議刑罰者
事不酌中論阿黨則莫顯姓名述正直則曾無按擿
卒歲延納終無可觀爲臣事君不當如是今後每遇
入閣其待制官候對及文武臣寮非時所上章疏皆
須直書其事不得隱情但云某人有人文某人有武

人曉錢穀某人能理人某處所官吏因循某州縣
獄寃濫某事利於國而未舉某事害於民而未除
營四方者術策何施裨贊萬機者闕遺何補何人
正之士何人詐偽之端苟上下同心則綱紀有序
寡昧求理之際適賢良獻可之時當極言之朕自
覽出陟二柄期於必行咨爾羣寮各體深意其待
候對官今後於文班內論次充不在只取刑法官
察聽命再拜而退

冊府元龜

卷一百四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一百四

訪問

王者作民父母富有寰海念九圍之至廣當萬機之
且繁若非明四目達四聰詢於蕩蕘延夫雋造或西
清之閑燕或宣室之論思博採風謠廣求民瘼則何
以察牧守之廉濁覽古今之廢興究洪範之旨以叙

彝倫探治化之典以益神智加夫納讜議為治平之本誠諂諛乃喪亂之源俾上心繇是下浹上情得以
上通靡不繇斯道也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蓋百
王之攸戒者矣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邇近也近言而善易以進人察察而用也

周武王既克殷訪箕子曰於乎維天陰隲下民相協和

厥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使有嘗生之資也我不知其嘗倫所序

言我不知天所以定箕子對曰在昔鯀湮洪水汨陳民之嘗道次序何繇

其五行湮塞汨亂也治水失道是亂陳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

嘗倫所敷帝天也天以繇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問所繇敷也

則殛死禹乃嗣興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繇其舉也興禹天乃錫禹洪

範九疇嘗倫所序天與禹維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

之以成九類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尹佚史佚也而民親其

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逸曰天地之間四

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讐也昔夏商之時

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

神農伏義神農之間有共工宿沙霸天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

無懼也

漢景帝時袁盎為吳相病免雖居家帝時使人問籌策

武帝時魯人申公見帝帝問以治亂之事申公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董仲舒為江都相廢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法

宣帝時趙克國為右將軍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元嘗時京房為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精謂日光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屢

中天子悅之數召見問房

武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帝特復問太嘗丞谷永永對曰日食地

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後永為涼州刺史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帝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元延元年

永為北地太守時有災異尤數永當之官帝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

後漢光武數引公卿郎將列於禁坐禁坐猶御坐也廣求民

莫觀網風謠又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

蜀郡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破時時珍寶山積捲掘之物足當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拜魚復長

魚復縣屬巴郡

張純為五官中郎將明習故事建武初每有疑議輒以訪純後兼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范升為博士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輒訪問

明帝時竇固代魏應為大鴻臚帝以其曉習邊事每被訪問

楊仁補北宮衛士令明帝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除驕戚為先

順帝時楊厚為侍中特蒙引見訪以時政

桓帝時劉涉河間樂城人為侍中虎賁中郎桓帝以涉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嘗密諮問之

魏文帝時臧霸為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嘗諮訪焉

王肅為秘書監文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為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為殺之

未必爲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高堂隆爲侍中領太史令崇華殿災文帝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室天火爲災此人

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上起也上天降鑒故謹告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脩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誠然今宮室之所以尤廣者實繇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乙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栢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栢梁旣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

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栢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之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脩德應行精禋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觀災責躬退而脩德以消覆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萑蒲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凌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陸對曰詩云維鵲有

巢維鳩居之今興宮室起凌霄閣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觀災竦懼祇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制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爲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

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

晉武帝時曹志為國子博士志陳思王植子帝嘗問六代論

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

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

所聞是臣族父阿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

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

子證明足以為審自今已後可無復疑

鄭默為散騎嘗侍武帝問以政事對曰勸稼穡務農

桑為國之具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

宜明慎默性剛戒之歸崇尚儒素化道之本如此而

已矣帝善之

明帝時侍中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

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卿公事帝以面覆牀

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

穆帝時虞喜博學累以博士嘗侍徵不就永和初有

司奏稱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征西豫章穎

川三府君初毀主內外博議不能決時喜在會稽朝

廷遣就喜諮訪焉

後魏道武時李先為博士帝問先曰天下何者最善

可以益人神智先對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

與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曰天下書籍凡有幾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備對曰伏羲創制帝王相承以至於今世傳國記天之祕緯不可計數陛下誠欲集之嚴制天下諸州郡縣搜索備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難帝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

崔玄伯為黃門侍郎道武幸鄴歷問故事於玄伯應對若流帝善之帝又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則玄伯陳古人亦或議作者之體及明君賢臣在代廢興之繇甚合帝意

孝文太和十三年二月庚子引諸臣訪政道得失損益之宜

李冲為南部尚書時議儀禮議律令潤飾辭旨刑定輕重孝文雖自下筆無不訪決焉

高祐為祕書令孝文從容問祐曰比水旱不調五穀不熟何以止災而致豐稔對曰昔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如其小旱何但當旌賢佐政敬授民時則災自消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昔宋均樹德猛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虫不入其境彼盜賊者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守宰貞良則盜止矣

韓顯宗爲中書侍郎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
孝文曾詔諸官曰自近代已來高卑出身皆有嘗分
朕意一以爲可復以爲不可宜相與量之李冲對曰
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爲欲爲膏梁子弟爲欲益
治贊時帝曰自然爲治冲曰若欲爲治陛下今日何
爲專崇門品不有技才之詔帝曰苟有殊人之伎不
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
純篤朕是以用之冲曰傳崑呂望豈可以門地見舉
帝曰如此濟世者希秘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
爲援意有所懷不敢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門地
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
陛下光宅維邑百禮惟新國之典章指此一選臣旣
學識浮淺不能援引古今以證此議且以國事論不
審侍中祕書監令之子必爲祕書郎頃來爲監令者
子皆可爲不帝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爲監令者顯
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帝
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超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後爲
本州中正

後周武帝時于翼爲安州總管建德四年帝將東伐
朝中未有知者遣納言盧韞等前後乘驛三詣翼問

策焉翼贊成之

唐太宗貞觀元年閏三月壬申帝謂蕭瑀曰朕少好
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弓工
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
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
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有天下日淺爲治之意
固未及弓弓猶失之何況於治乎自是亟延耆老問
之政術京官五品已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延與語詢
訪外事務知百姓疾苦政教之得失焉丙子太子少
保李綱進謁帝以其年老令在左右扶之命與同坐
訪以致治安民之道綱對曰伏見陛下德化天下旣
就昇平老臣愚淺誠無所及帝固問之因言曰假臣
三兩日當更奏上

十二年九月帝顧謂侍臣曰帝王之業也草創與守
文孰難司空房玄齡進對曰天地草昧羣雄競起攻
破乃平戰勝乃克繇此言之草創爲難至如守文惟
在心耳心若行善何難之云侍中魏徵對曰帝王之
起必承衰亂覆滅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
與翻爲不難然旣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樂靜而行
役不休百姓凋殘而役務不息有國之弊嘗繇是起

以斯而言守文爲難帝曰昔房玄齡從我定天下備嘗辛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日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陷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文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旣已往矣守文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慎之玄齡等拜手曰陛下發德音臣等不勝欣慶

十五年二月帝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魏徵曰甚難帝曰任賢能受諫諍即可何謂爲難徵曰自古帝王在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心懷寬怠恃安樂而欲寬怠言事者唯令兢懼安而能懼豈不爲難九月癸酉詔集刺史以上升殿親問之曰卿等在州何以撫教定州刺史薛獻對曰老者國家所敬臣每存恤之少者國家所養臣每勸戒之田疇雖荒漸加懇闢禮義旣行產業咸振此皆稟之聖化非臣等之力帝曰如公之所奏足稱循良清淨爲政朕所望於公等也

十月帝問特進魏徵曰朕爲人主仰止前烈至於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帝王以爲稱首朕皆庶幾自勉之苦不能自見不知於朕之身何等爲優徵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有之然內平禍亂外除戎狄是陛

下之功安堵黎元各有生業是陛下之利驟此言之
功利居多耳

十六年八月丁酉帝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等最急
各爲我言之中書侍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驟斯而言禮也爲急

高宗永徽五年四月帝問侍臣曰隋煬帝旣承文帝
之後人心已定遂爾狼狽當時朝臣亦有諫不太尉
無忌對曰當時亦有諫者煬帝不能用向揚州日有
兩人諫竝寘極法帝又問曰三品以上亦有諫者不
無忌對曰三品縱有諫諍外人多不知蘇威獻五子
之歌亦爲極諫遂三葉除名至如宇文述等旣見寵
佞拒諫末年全無敢言者化及反後殺虞世基裴蘊
責其不諫蘊對化及曰公先人好佞故諫不行耳此
是天將廢隋長其爲惡故不諫以至于亡帝嗟嘆久
之

顯慶元年四月帝謂侍臣曰馭下之道前王深以爲
難朕思育黎庶計古先帝王應有其要公等可思此
術爲我具論之中書令來濟對曰臣聞齊桓公出遊
見一饑寒老人命食之老人曰請遺天下食公遣遺
衣老人曰請遺天下衣桓公曰府庫有限安能周及

老人曰君能春不奪農時人卽有食夏不奪桑務人卽足衣繇此言之省其徭役人自安矣近者爲山東役丁年別有數萬人將煩擾取庸雇人復恐非宜臣望量事遣之天下幸甚帝從之

三年十月帝因於古長安城遊覽問侍臣曰朕觀故城舊基宮室似與百姓雜居自秦漢已來幾代都此侍中許敬宗對曰秦都咸陽郭邑連跨渭水故云渭水貫都以象天河至漢惠帝始築此城其後苻堅姚萇後周並都之帝又問昆明池是漢武帝何年中開鑿敬宗對曰武帝遣使通西南夷而爲昆明滇池所開欲伐昆明國故因鎬之舊澤以穿池用習水戰元狩三年事也帝因令敬宗與弘文學士具簡秦漢已來歷代宮室處所以奏其年代

麟德二年三月帝謂侍臣曰吾聞隋煬帝巡遊無度志在華侈不憂人力供頓之外獻食者多州縣官人更相誇尚所進之餘埋之於野此事虛實煬帝亦頗知乎許敬宗曰隋時李安期家有一孔雀卵遂貴買以充獻食自此競覓珍奇無所愛恡

咸亨三年四月帝問中書令閻立本黃門侍郎郝處俊伊尹負鼎俎干湯應是補緝時政不鑄鼎所緣復

在何國將爲國之重器歷代傳寶立本以古義對

玄宗開元五年正月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帝詔宋

璟蘇頌問其故璟等奏言陛下三年之制未畢誠不

可行幸且停幸東都帝又召姚崇問曰朕臨發京邑

太廟無故摧壞恐神靈譴以東行不便邪崇對曰太

廟殿屋本是符堅時所造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廟

故殿造此廟國家又因隋舊制歲月滋深朽蠹而毀

山有朽壞尚不免摧旣久來枯木合時摧折偶遇行

期相會不是緣行乃摧以臣愚見舊廟旣朽爛不堪

脩理望移神主於太極殿安置更改造新殿以申誠

敬車駕依前往發帝曰卿言正合朕意乃幸東都

天寶二年十一月天下諸州朝集使見於溫泉宮勅

曰古者諸侯歲時朝覲將以陳其政理用申考績今

卿等受委親民遠來會計經途冒涉并來曾並安好朕每

憂勤念茲黎庶憫其徭役未皇流寓莫歸是以當宁

興嘆中宵忘寢永言共理實冀分憂凡有百姓及鰥

寡孤獨并乏絕之戶征鎮之家凡可矜恤卿等此來

若何爲養今年稼穡大率少似不豐閭閻之間有時

積否至於百姓間事朕欲委曲盡聞卿等遠來疲勞

卒難備對且聽尋親知績當序進以問風化俗

代宗寶應元年十月元帥雍王帥師東討帝御延英殿大會南北軍諸將問以東征之事帝曰安不忘危前王所戒脫有不利卿等以爲何如諸將咸曰睿謀先定軍必大捷帝曰逆豎負恩滅義殘害生人宗廟之靈亦宜授首以朕薄德敢望殊勳所賴一二爪牙共成功業居安之慮祇畏良深卿等竝蘊將畧豈無所見開府儀同三司管崇嗣進曰元帥親征迴紇助我保有萬勝願陛下勿以爲憂帝曰是何言哉卿固未足以論右金吾大將軍薛景先進曰臣素無策畧儻或退衄臣願募勇士一二萬人推鋒先死耳帝曰忠壯之言也卿昔鳳翔之功何嘗一日忘之左金吾大將軍長孫全緒進曰陛下憂深謀遠詢于芻蕘臣愚以爲賊若出城交戰破之必矣若入河陽城不得與戰迴紇不曉攻城相持旬月則恐離貳須先爲之圖何者賊已受圍官軍且休養士卒張勢以守之或以交鋒賊自然退陳留援絕河北氣沮乃分命光弼等軍南取汴州抱玉等軍往收河北不出旬日必捷書繼至是先斷其手足也然後縱間城中元惡之與脅從必相疑二則殄滅之勢故可知也帝曰卿言甚善可條以進來故命同關陝太等州軍戒嚴

德宗貞元中張建封爲徐泗濠等州節度來朝京師時詔書務免百姓諸色逋欠錢物等帝以問建封奏曰凡逋欠錢物皆是累年積月無可徵收今雖下此詔百姓亦無裨益時河東節度李說華州刺史盧徵皆中風疾口不能言足不能行但信左右胥吏以爲政建封皆奏之帝嘉焉

憲宗元和二年七月謂宰臣曰當今政教所施何者爲急李吉甫對曰爲政所急諒非一端自非事舉其中固不可臻於至理然國以人爲本親人之任莫先牧宰定繫一方若廉察得人委之臨列羣臣承式政化自宣苟或非才爲蠹實甚繇是而言觀察刺史之任爲切自昔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故得久於其事風化可成而末代命官多輕外任選授之際意存沙汰委以藩部自然非才刺史數廣益非選擇加以更代促遽人無安志迎送之費竭耗不供此最爲弊聖慮所及實窮政本伏望慎守良制改革前失則四海蒙福人無苟且之心矣帝深然之

三年十一月帝問宰臣爲理之要裴垍對曰先正其心帝深然之

六年三月帝謂宰臣曰爲政寬急何先權德輿對曰

聖王設刑法本以佐德化期於無刑仲尼有云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古人有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聖賢折獄衆疑之罪與五刑之疑皆赦是以有流宥之典有金贖之制所貴導德齊禮不務威刑秦任法律視人如草芥及趙高傳胡亥教以刑法不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卽位未幾天下大潰漢興高祖除秦苛制與人約法三章文景二帝恭儉愛人始蠲去肉刑惻隱之教洽于人心當時風俗敦朴公卿恥言人過刑獄哀息國家自高祖革隋以寬代虐及太宗文皇帝大聖至仁見明堂圖始禁鞭背之制列聖承遵德厚成俗是以雖天寶季年大盜連起以及建中河朔悖亂皆坐自擒滅人心歸於本朝此誠厚下感恩之所致也帝曰朕嘗讀貞觀政要見太宗文皇帝立言行事動本至仁當時四海欣戴以致升平後代雖有拒命之臣不能動衆實寬仁所致誠符公等之言也此旣爲政大本當與公等同心務之德輿等拜賀而出

七年二月癸巳帝謂宰臣曰卜筮之事聖賢亦固言之然當時習者或中或否聞近俗尤崇此術何也李

絳對曰臣聞古先聖王設卜筮者蓋以畏天命不敢專是以將有爲有行或有大疑必先謀及於心及卿士及庶人然後卜筮五者皆從爲之大同三從二逆亦可興事蓋以參考天人用彰大順又以聰明英爽不貳以典司之令著龜必以誠旣得象又究以極數參諸人謀然後能中故卜筮可以示人不可以助於教虞書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叶從明先誠也春秋左氏傳述穆姜將之東宮史卜之曰吉姜自諭之曰凶竟如其言明實不與兆協也語曰人而無嘗不可以作巫醫詩云我龜旣厭不我告猶明黷神也必卜至誠應順之事而聰明精微者執之然後能至焉末俗浮僞幸以徼福正行慮危邪謀覬勝持疑昏惑謂小數能決之而愚夫愚婦假時日鬼神者欲利欺詐參之見聞用以刺射之近其事舉衆神而異之繇是風俗近巫流蕩忘返此誠弊俗也聖旨所及實辨邪源但存而不論弊斯息矣且傳曰吉凶繇人書曰順迪吉從逆凶如影響又曰天道福善禍淫易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觀履考祥休咎可知矣豈候愚人小數欺誕之說以邀無妄之福乎上深然其言

九年九月己亥帝謂宰臣曰朕頃在藩邸嘗見侍讀
言及建中歲朱泚盜據宮闕德宗皇帝播遷梁漢累
月艱危鑿輿乃復每用追憤至今不忘然未言賊臣
兆亂之繇卿等詳記之否李吉甫對曰德宗皇帝建
中之初躬行慈儉首任崔祐甫爲宰相推誠託付動
遵正道損乘輿車服減太官嘗膳罷竒巧鷹犬之貢
外國獻馴象以爲勞費傷物之性放之於江澤聽覽
萬機孜孜不怠於時四方企望至理及祐甫歿而繼
其任者或非其人忠諍不聞小人乘間邀功求便以
苟媚當時以爲河朔未賓宜用力取其言先入主聽

致惑是時計李希烈物力已耗趙贊司國計纖瑣削
急曾無遠慮以爲國用不足宜賦取於下以資軍蓄
與諫官陳京等更陳計策贊請稅京師居人室宅據
其間架差等計入陳京又請籍列肆商賈資產以分
數借之宰相同爲欺罔遂行其計及詔出之後中外
沸騰人懷怨誹時又配王公已下及嘗在方鎮之家
僮及馬以助征行公私囂然矣朱泚前自范陽入觀
已嘗歷隴州節度統卒備邊此際初罷鎮在京素蓄
姦謀又窺時病建中四年十月詔徵涇原兵數千東
討希烈使姚令言王主之軍次涇川有司供頓當肉食

皆給蔬菜兵士素憚東征又怨刻薄途偶語竊忿漸至喧呼令言號令止之衆又不聽遂彎弓射令言不中令言馳入上變而亂軍遂斬關鼓譟入城德宗聞難作遽以數百騎與順宗西趣奉天京師震駭而亂軍迎泚稱尊號公卿已下狼狽奔赴行在爲賊屠戮或累日不食旣達奉天賊泚遂自寇縣城雲梯地道百端競作賴渾瑊爲將設拒而李懷光自河朔擁兵數萬來援賊乃解圍而懷光又以勢逼自疑旋肆醜言德宗懼其與賊通謀一女赴梁漢以深阻自固明年五月李晟自渭橋收京師與駕乃旋山東諸將聞京師亂各還軍而希烈益熾懷光又據河中叛歲餘乃剪滅于時天下至危畧無寧處因之蝗蟲爲災斗米至一千二百人或相食饑旱之災於此爲甚德宗乃下哀痛之詔責躬諭衆人心稍安徵其亂階實跡輕用兵又信小人剝下之言以至危亂古人警兵猶火不戢自焚又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使之爲國家災害竝至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誠以其爲上歛怨也陛下爲理勵精深究理道追念前朝之失用爲元龜居安思危實天下幸甚帝嗟嘆數四稱陳京趙贊爲賊臣者久之

訪問
十一年正月以淮西久宿兵詔宰臣集百寮議今用兵已久利害相半不知進兵攻討退兵固守至於赦宥合有良規直言可行不必引古亦欲觀卿士才用宜各具議狀以聞

十三年六月甲寅集文武百寮于中書勅李師道潛包逆心偽陳誠懇緣自淮西用兵已後憊釁屢起累有疏陳請捨克逆陰通信使數致帛書又逆黨訾嘉珍等翻取克徒謀燒雒邑中使李重秀宣諭到本道又縱官健凌暴况又聞近去十年六月傷害宰輔之事端本實故潛謀凡此罪名皆當不赦師道自知過咎難掩羣言累遣崔承寵王玄同將表請令長子入侍兼獻沂密海三州今忽翻然盡變前意應所陳列無非妄言其師道并軍將健兒表共三道語頗悖慢宜出宣示遂命百寮議可征可赦以聞

十四年三月帝謂宰臣曰聽受之間大是難事推誠選任謂所任委者必合悉心及至臨事亦聞皆有頗曲朕臨御已來歲月漸久雖不明不敏然見物理漸詳每欲於事察審比令學士編錄古今疑謗相類者成一書昨已披閱見曖昧似是之事頗爲鑿戒崔羣等奏曰無情曲直辨之實難孔子所謂衆好之衆惡

之必察焉誠以巧言浸潤微昧難覺故古之鞠獄皆五聽三訊慮其寃誣擇賢任之嚴法斷之使人務誠直理歸公正則亦何繇致蔽僞也陛下覽古今惑聽之說以廣聰明鑒往慎來實天下幸甚

穆宗長慶元年正月帝饗太廟禮畢復齋於郊壇行宮出朱雀門命宰臣行馳道中以備顧問

八月帝謂宰臣曰國家貞觀中致理和平蓋太宗文皇帝躬行至德以啟王業及至開元累有內難玄宗臨御復興不易而一朝聲名最盛歷年最久何以致之也崔植對曰前代創業之君多起自民間知百姓

疾苦初致丕業皆能勵精太宗皇帝又特稟上聖之資同符堯舜是以貞觀一朝四海寧泰又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之輩爲輔佐股肱動得直言事無不理主聖臣賢固當如此玄宗雖守文繼體嘗經天后朝夕危懼久遘危難開元初得宋璟姚崇委之爲政此二人皆上才正直動必推公又每盡忠言致君於道璟嘗白寫尚書無逸一篇爲圖以獻玄宗置之內殿出入觀省咸記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欲朝夕孜孜開元之末因無逸圖損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旣無座右箴規又姦臣用事希

恩養育訖于天實實兆亂萌建中初德宗皇帝嘗問
先臣開元天寶間事先臣具以此事陳奏臣在童非
卽聞其說信知古人以韋弦作戒其益弘多陛下既
留神思理伏望亦以無逸爲元龜則天下幸甚帝深
善其言

十一月帝謂宰臣曰前史稱漢文帝惜十家之產而
罷露臺又云身衣弋絺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爲殿帷
何太儉也信有此乎崔植對曰良史所記必非妄言
漢興承亡秦暴酷之後項氏戰爭之餘海內彫詘生
人勞疲漢文仁明之主起自代邸知稼穡之艱難是
以卽位之後躬行儉約繼以景帝亦遵此風繇是海
內之人咸樂其生家給戶足迨至武帝公私殷富用
能出師征伐威行四方錢至貫朽粟至紅腐上下侈
靡資用復竭末年稅及舟車人不聊生戶口減半乃
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爲富民侯史皆記之固是實事
且蠶耕之勤出自人力用之無節何繇以致富彊據
武帝嗣位之初物力豐殷前代無比固當因文帝儉
約之致也帝曰卿言善但患行之爲難取

二年帝謂兵部侍郎薛放曰爲學經史何先放對曰
經者古先聖人之至言多仲尼所發明皆天人之至理

誠萬代不刊之典也史則歷記成敗雜書善惡各錄
 當時之事亦足以鑑其興亡然得失相參是非無所
 準的固不可與六籍為比倫也帝曰六經所上不一
 志學之士白首不能盡道通如何得其意要乎對曰論
 語者六經之華孝經者人倫之本窮理之要真可為
 聖人至言是以漢朝論語首列學官光武令虎賁之
 士皆習孝經玄宗親為孝經注解皆使當時大理四
 海久安蓋人知孝慈氣感和樂之所致也帝曰聖人
 謂孝經為至德要道其信然矣

文太宗即位召見太子太傅趙宗儒訪以理道對曰堯
 舜之化慈儉而已陛下守而勿失帝嘉納之

開成元年五月乙卯帝御紫宸殿問宰臣曰為政之
 道自古所難李石對曰朝廷法令行即理臣聞文王
 陟降在上陛下推赤誠上達于天何憂不理帝曰至
 理繇人為復繇時李固言曰陛下求理之心天所降
 也行之即為時運鄭覃曰繇聖帝繇忠臣是皆繇人
 石曰亦繇時運且九廟聖靈鍾德於陛下乃時也陛
 下行已之道則是繇人若言盡繇人則前代帝王盡
 有德行者當亂離不可制止之時又焉得不繇運帝
 然之

二年二月帝御紫宸殿謂宰臣鄭覃李固言李石曰
順宗實錄似未詳實史官韓愈不是當時人否石曰
韓愈貞元末屈爲四門博士帝曰司馬遷與任安書
全是怨望所以漢武本紀事多不實覃曰漢武中年
後大發戎馬拓土開邊生人耗竭糧餼不給本紀所
述亦非過言石曰史筆不直率多無後鄭覃所陳志
在幾諫欲陛下究竟盛德敢言漢武不屈帝曰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此誠可爲戒覃因曰伏知陛下_乙一
夜觀書無不該涉然經典要切不過一二百言聖意所
存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二句實可寢食佩服固言
曰聖人爲理兢兢業業而已帝曰問外郡其有無政
處卿亦知否固言曰臣見說鄧州王堪衰老頗甚隨
州鄭襄亦無政術帝曰王堪豈不是貞元中御史否
時三院御史只此一人猶在又問唐州是趙蕃否宰
臣皆曰是覃曰王堪臣見是舊人舉爲刺史鄭襄比
來守官亦無敗事若言外郡不理臣亦更有所聞事
未詳審不敢指說宰相退召起居張次宗問刺史次
宗曰王堪實衰老恐須與替御史中丞狄廉暮奏本
司事帝亦以三郡訪之廉暮曰王堪比亦廉直但老
已及之鄧州疆土濶館驛多須有才力方可集事又

數道防秋兵路出鄧州饋餉之繁不供是懼唐州趙
 蕃未聞有過隨州鄭襄臣素不識又問鄭州有何土
 產對曰所出止於麤紬絹與三數種藥列在貢籍至
 如南都賦襄橙鄧橘亦無其實蓋以廉暮嘗為鄧州
 刺史也京兆尹歸融謝賜府司錢五萬貫又奏所賜
 錢半充司農寺菜價訖帝因問融曰蔬糲糲字有賴
 音乎融曰有賴音又問糲當是極粗飯否融曰此蓋
 近於脫粟

三年十一月癸酉帝御紫宸殿問宰臣曰天寶後事
 實不可當時姚宋在否李珣曰此時已罷珣又曰玄
 宗謂羣臣曰我自即位不會枉誅一人不知任林甫
 破人家不少陳夷行曰陛下不可移權與人多時楊
 嗣復曰夷行此言未了并惑陛下頃太宗用房玄齡
 十六年魏徵十五年何嘗有變臣以為用房魏多時
 不為不理用邪佞一日不可耳

四年閏正月戊申閣內帝問宰臣曰人言讖詞豈實
 有乎嗣復曰光武好讖多以讖決事於是讖書大行
 為後代笑班叔皮著王命論以止庸妄亂姦者之心
 李珣曰喪亂之時佐命者務稱符命致理之代只合
 推諸人事帝深然之

三月丁丑帝於紫宸殿問宰臣曰南朝惟以寫經造佛為功德此豈為功德耶楊嗣復曰古稱博濟生人謂之功布澤無私謂之德彼豈足稱功德哉鄭重曰功德莫大於濟生人帝曰功濟生人德及後嗣宜哉四月帝於紫宸殿謂宰臣曰天后朝用人自布衣便與宰相當時還得力否嗣復曰天后與今日事異深行刑辟輕用官爵乃自圖之計爾若歷試方見其用當艱難之時則要拔擢今既無事且循資級古人云三綱失序拔士為相四夷交侵拔卒為將此蓋不得已之時非理平之事

此處鈔有脫字

六月帝問宰臣左丞韋溫不許郎官姚最赴上如何楊嗣復曰韋溫志在銓擇清流姚最亦不聞有缺落事自行殿中授職鹽鐵判官元崇之系復有公才今乃獎之如有公才即不為清流恐無人作官似敦晉之風嗣復又曰使府判官今人數猥多徒有糜費臣欲條流帝曰莫限及人才否嗣復曰有人才自別但澄去滓弊者菁華自出帝曰蕭復為相難言者必言貞元之賢相也卿其志之宣宗雅好儒術每上殿與朝士從容未嘗不論及前代興亡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十一月帝顧侍臣而言曰自古鐵券其事如何趙鳳對曰此則帝王誓之賜其子子孫孫長享爵祿帝曰先朝所賜惟三人耳崇韜繼恩尋皆族滅朕之危疑似朝露耳嗟嘆久之趙鳳曰帝王執信故知不必銘金鏤石帝曰敢不深誠

四年七月帝御中興殿對宰臣帝問馮道曰外邊有何事道曰無事帝曰何云無事道曰政平訟理人安歲稔故無事

八月帝御中興殿宰臣論時政何者為切馮道對曰務惜生靈為切臣記近代詞人為古調詩云正月賣新絲二月糶新粟救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炤綺羅筵偏炤逃亡屋此詩意雖俚淺規諫殊深臣諷誦之實覺有理帝深納之

九月帝御中興殿顧謂宰臣曰時事近日如何馮道奏曰臣省事已來無歲不聞戰伐蓋政令不一玉綱弛紊伏自陛下纂隆五載服之以武威懷之以文德任賢不貳去邪不疑天下歸心人知耻格近歲已來可謂無事趙鳳進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嘗以此道始終則運祚無窮矣

長興三年二月帝顧謂宰臣曰近日時事何如馮道

對曰京城人戶轉多時物至賤前代或移徙戶口以實京師今不假如此聖意德所感也

廢帝在位尤好咨詢乃詔宣徽使李專美端明殿學士李崧呂琦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天文趙延義等更直於中興殿庭設穹廬每至宵分與之評議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十月帝北巡幸蘧伯玉廟駐蹕賜臣寮酒帝曰朕早聞伯玉知非之名何以立廟於此宰臣對曰此地古衛國蒲城伯玉則蒲人也少有名德爲鄉里所稱其君靈公惑於夫人南子蔽於宦官雍渠賢者罕獲其用大夫史鮪疾亟戒其子曰我

知蘧伯玉賢而不能舉於國爲罪人也若死君必親弔當爲我陳屍於庭具而言之與其信我而用伯玉也靈公尋擢爲大夫國繇是理故魯仲尼兩入衛以伯玉爲主人伯玉死里人思之故爲設祠其後載於祀典因而不絕帝聞之感嘆者久之

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臨軒顧謂宰臣曰朕聽政之餘思政教未敷區宇未混中宵輟寐若納于隍竊觀歷代君臣治國家臨下事上之道深爲不易又念自唐晉失德之後亂臣黠虜僭竊暴慢者多今中夏雖漸小康吳蜀幽并尚未平蕩聲教有限朕實疚懷宜

諭臣寮各述論策宜尊經濟之畧副予求賢致理之志也於是命翰林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餘人各撰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平邊策各一首以進帝皆親覽焉其平邊策率皆以脩文德來遠人為意翰林學士陶穀寶儀御史中丞楊昭儉比部郎中王朴等四人即以江淮封境密邇我疆請用師以取之帝自高平克捷之後嘗訓兵講武思混一天下及覽其策欣然聽納繇是圖南之意益堅矣

丙子九月二十五日依明寫本校藏園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

惠民

禮曰行慶施惠下及兆民又曰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易稱振民育德仲尼云博施於民必也聖乎皆惠愛之謂也王者誕膺大命司牧黎庶如夫之蓋如地之載則必澤及四海惠洽無垠天災流行

必軫慮人殃於疫時予之辜所以廢苑囿假池籩貸種食以賜鰥寡給公田而止流亡以至減服御損郎吏罷魚龍狗馬之戲開山澤陂湖之利均輸課役以勤勞來底慎節減財賦以濟困憫貧離邊爾卿士矜卹是加則太上所謂聖人無嘗心以百姓心為心者斯可見矣

漢高祖二年十一月詔故秦苑囿池令民得田之文帝元年三月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於死亡

阡音室擔之擔

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

所以賑貸之

後六年四月今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御服損郎吏員發倉庾以賑民

武帝建元元年七月罷苑馬呂賜貧民

養馬之苑舊禁百姓不得

芻牧采樵今罷之

元狩三年秋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減西北地上郡戍卒半是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賑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西及充朔方以南

新秦中

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為築城郭徙民居之民

名曰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七十餘萬口衣食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繇是名也

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

元鼎二年四月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

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

欲留留處流謂恣其行移若水之流至使者冠蓋相

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賑焉

昭帝始元二年二月遣使者賑貸貧民無種食者

元鳳三年罷中牟苑賦貧民

宣帝本始四年正月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

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貧乏其令大官省膳損宰樂

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已下至都官令丞上書

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

毋用傳

地節元年三月假郡國貧民田

三年詔池籩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脩

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筭事不出筭賦及給徭役

元帝初元元年三月詔三輔太嘗郡國公田及苑可

省者振業貧民振起之令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

四月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

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傍郡錢穀以相救

二年三月詔罷黃門乘輿犬馬黃門近署也故水衡親幸之物屬焉

禁囿宜春下苑宜春下苑即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少府飲飛外池

漢儀注飲飛具增繳以射嚴籓池田嚴籓射苑也池田苑中田也

假與貧民

五年四月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齊

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縱為首服統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凡三縱即今之方日縗也統素今之絹也

輕綃今之北假田官匈奴傳秦始皇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王莽傳五原北假膏壤殖

穀北假鹽鐵官嘗平倉食貨志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地餘穀石二百餘萬

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官田嘗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帝從其議皆罷之

成帝河平四年三月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

行舉瀕河之郡瀕水厓也瀕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

存者財賑貸財興裁同謂量其等差而賑貸之

鴻嘉三年秋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

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

哀帝數遣使者處業賑贍之

平帝元始二年四月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

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為百姓困乏獻其田

帝王部

升符元龜

宅者二百三十人

王莽為太傅孔光為太師王莽為太保甄豐為少傅是為四輔莽復

兼太師司馬宮為司徒王崇為司空是為三公

以口賦貧民

計口而給其田宅

後漢明帝永平五年發遣邊人在內郡者賜裝錢人

二萬

九年四月詔郡國公以公田賜貧人各有差

章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是年牛疫京師及三

州大旱詔勿收交豫徐州田租芻藁其以見穀賑給

貧人

建初元年七月辛亥詔以上林池籩田賦與貧人

和帝永元五年二月戊戌詔有司省減內外廩及涼

州諸苑馬自京師離官果園上林廣成園悉以假貧

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稅三月庚寅遣使者分行貧民

舉實流冗

冗者散也流散者舉按其實而給之也

開倉賑廩三十餘郡

九月詔其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稅二歲

假猶租貸

六年二月乙未遣謁者分行廩貸三河兗冀諸州貧

民三月庚寅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實廩之

八年四月詔賑貸并州四郡貧民

九年六月蝗旱戊辰詔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元

元勿收假稅

十一年二月遣使循行郡國廩貸被災害不能自存

者令得漁採山林池澤不收假稅

十二年二月詔貸被災諸郡民種糧賜下貧鰥寡孤

獨不能自存者及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採以助蔬

食閏四月賑貸燉煌張掖五原民下貧者穀六月舞

陽大水賜被災尤貧者穀人三斛

十三年二月丙午賑貸張掖居延朔方日南貧民及

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八月詔象林民失農桑業者

賑貸種糧廩賜下貧穀食

十四年三月庚寅賑貸張掖居延燉煌五原漢陽會

稽流民

十五年二月詔廩貸潁川汝南陳留江夏梁國燉煌

貧民六月詔令百姓鰥寡漁採陂池勿收假稅二歲

十六年正月己卯詔貧民有田業而以匱乏不能自

農者貸種糧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兖豫徐冀四州貧

無以耕者為雇犁牛直

安帝延平元年九月六州大水遣謁者分行虛實舉

災害賑乏絕十一月四州大水兩電詔以宿麥不下

賑賜貧人

永初元年正月廩司隸兖豫徐冀并州貧民

內河東弘農鄴於維二月丙午以廣成游獵地

陽魏末因為司州帝王部

司隸領河南河

廣成苑

九月天災惠民

在汝州西及被災郡國公田假與貧民九月癸酉調揚州五郡租米五郡謂九江丹陽廬江吳郡豫章也贍給

東郡濟陰陳留梁國下邳山陽

二年正月廩河南下邳東萊河內貧民二月乙卯遣

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行冀兗二州廩貸流民十月

庚寅廩濟陰山陽玄菟貧民十二月辛卯廩東郡鉅

鹿廣陽安定定襄沛國貧民

三年三月癸巳詔以鴻池假與貧民鴻池在雒陽東二十里假借也

今得漁採其中四月巳巳詔上林廣成苑可懇闕者賦與貧

民

四年丁卯正月稟上郡貧民各有差二月丁巳稟九

江貧民

六年九月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賑給南

陽廣陵下邳彭城山陽廬江九江饑民

元初二年正月詔廩三輔及并陽六郡流冗貧民

五年三月京師郡國五旱詔廩遭旱貧人

順帝永建二年二月詔廩貸荆豫兗冀四州流冗貧

人所在安業之

三年四月癸卯遣光祿大夫案行漢陽及河內魏郡

陳留東郡廩貸貧民

陽嘉元年二月丁巳詔廩其陵貧人大小口名有差

戊辰以冀部比年水潦民食不贍詔案行廩貸勸農

功賑乏絕三月庚寅大赦廩冀州尤貧民

二年二月甲申詔以吳郡會稽饑荒貸人種糧

桓帝建和元年二月荆揚二州人多餓死遣四府掾

分行賑給

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饑餓流

冗道路至有數十萬戶冀州尤甚詔在所賑給乏絕

安慰居業

永壽元年二月司隸冀州司隸州饑人相食勅州郡

賑給貧弱若王侯吏民有積穀者一切貸得十分之

三以助廩貸其百姓吏民者以見錢雇直雇猶王侯

須新租乃償須待也

延熹九年三月司隸豫州饑死者十四五至有減戶

者遣三府掾賑貸之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渤海海溢詔州郡其亡失

穀食廩人三斛

獻帝興平元年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

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

饑人作米粥經日而死者無降帝疑賑卹有虛乃親

於御坐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

袁宏紀日時勅侍中劉艾取米豆五升御

前作得糜三滿孟於是手詔尚書曰米豆五升得糜四孟而人委頓何也

使侍中劉艾出

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詰省閣謝奏收侯汶考

實詔曰未恐致汶於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

濟

魏文帝初嗣位以漢延康元年二月下令曰池苑所

以禦災荒也設禁非所以便民除其池籟之禁

黃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

倉廩以賑之

五年以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賑之

明帝景初元年九月冀兗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

史循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產者令諸在所開倉賑救

之

晉武帝太始四年九月青徐兗豫四州大水伊維溢

合於河開倉以賑之

六年七月以隴右五郡遇寇害不能自存者廩貸之

咸寧三年九月兗豫徐青荆益梁七州水傷秋稼詔

賑給之

惠帝元康五年荆揚兗豫徐青等州大水詔遣御史

巡行賑貸

八年正月詔發倉廩賑雍州饑人

元帝太興元年十二月江東三郡饑遣使賑給之

二年三吳大饑帝遣黃門侍郎虞驥桓彝開倉廩賑

給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揚州諸郡饑遣使賑給

二年七月揚州會稽饑開倉賑給

孝武帝以咸安二年七月卽位是歲三吳大旱人多

餓死詔所在賑給

太元十九年七月荆徐二州大水傷秋稼遣使賑卹

之

安帝義熙九年四月罷臨沂湖熟皇后脂澤田四十

頃以賑貧人弛湖池之禁

後魏明元神瑞二年十月詔曰古人有言百姓足則

君有餘未有民富而國貧者也頃者已來頻遇霜旱

年穀不登百姓饑寒不能自存者甚衆其出布帛倉

穀以賑貧窮

泰常八年十月以歲饑詔所在開倉賑給

太武以泰嘗八年十一月卽位開倉庫賑窮乏河南

流民相率內屬者甚衆

神麤四年二月定州民饑詔啟倉以賑之

太平真君元年州鎮十五民饑詔開倉賑卹

九年二月山東人饑詔開倉賑之

文成興定元年十二月癸亥詔以營州蝗開倉賑卹
太安三年十二月以州鎮五蝗民饑使使者開倉以賑之

五年十二月詔曰朕承洪業統御郡寓思恢政化以濟兆民故薄賦歛以實其財輕徭役以紓其力欲令百姓修業人不乏匱而六鎮雲中高平二雍秦州徧遇災旱年穀不收其遣開倉廩以賑之有流徙者諭還桑梓欲市糴他界為開傍郡通其交易之路若典司之官分賦不均使上恩不達於下下民不贍於時加以重罪無有攸縱

和平五年二月詔以州鎮十四去歲蟲水開倉賑卹
獻文天安元年州鎮十一旱民饑開倉賑卹之

皇興元年九月詔賜六鎮貧人布三疋

二年十一月以州鎮二十七水旱開倉賑卹

四年正月詔州鎮十一民饑開倉賑卹十一月詔弛山澤之禁

孝文延興二年六月安州民遇水雹丐租賑卹九月

巳酉詔以州鎮十一水丐民田租開倉賑卹

惠民

二年三月壬午詔諸倉屯穀麥充積者出賜貧民十

二月庚戌詔開外苑園聽民樵採是歲州鎮十一水

旱丐民田租開倉賑卹

四年州鎮十三大饑丐民田租開倉賑之

太和元年正月雲中饑開倉賑卹十二月州郡八水

旱蝗民饑開倉賑卹

三年六月辛未以雍州民饑開倉賑卹

四年四月甲申賜天下貧人一戶之內無雜財穀帛

者廩一年是歲詔以州鎮十八水旱民饑開倉賑卹

十二月州鎮二十餘水旱民饑開倉賑卹

五年十二月癸巳詔以州鎮十二民饑開倉賑卹

六年八月癸未朔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遭水之處丐其

租賦貧儉不能自存者賜以粟帛庚子罷出澤禁

七年三月甲戌以冀定二州民饑詔郡縣為粥於路

以食之又弛關津之禁任其往來六月定州上言為

粥所活九十四萬七千餘口九月冀州上言為粥給

饑民所活七十五萬一千七百餘口十二月庚午開

林慮山禁與民共之詔以州鎮十三民饑開倉賑卹

八年十二月詔以州鎮十五水旱民饑遣使者循行

問所疾苦開倉賑卹

十年十二月乙酉詔以汝南潁川大饑丐民田租開

倉賑卹

十一年二月甲子詔以肆州之鴈門及代郡民饑開

倉賑卹六月巳丑詔曰今年穀不登聽民出關就食

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在所開倉賑卹八月辛巳罷

出北苑以其地賜貧民是年大旱京都民饑加以牛

疫公私闕乏時有以馬騾及橐駝供駕輓耕載詔聽

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給糧廩所在三長贍養之臣

若等曰若今遣使者時省察焉留業者皆令主司審

覈開倉賑貸其有特省不自存者悉簡集為粥於街衢以救其困

十二年十一月詔以雍豫二州民饑開倉賑卹

十三年四月州鎮十五大饑詔所在開倉賑恤

二十年十二月甲子以西北州郡旱儉遣侍臣巡察

開倉賑恤乙丑開鹽池之禁與民共之

二十一年四月帝幸長安遣侍臣分省縣邑賑賜穀

帛

宣武以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卽位是年州鎮十八水

民饑分遣使者開倉賑恤

景明元年五月北鎮大饑遣兼侍中楊播巡撫賑恤

是歲十七州大饑分遣使者開倉賑恤

正始三年四月詔罷鹽池禁

四年八月燉煌民饑開倉賑恤九月司州民饑開倉

賑恤

永平元年三月丙午以去年旱儉遣使者所在賑恤

二年四月詔以武州鎮饑開倉賑恤

三年五月詔以冀定二州旱儉開倉賑恤

四年二月詔青齊徐兗四州民饑其遣使賑恤

延昌元年正月以頻年水旱百姓饑弊分遣使者開

倉賑恤三月州郡十一大水詔開倉賑恤又以京師

穀貴出倉粟八萬石以賑恤貧者四月詔河北民就

穀燕鎮二州又詔饑民就穀六鎮五月詔天下有粟

之家供年之外悉貸饑民六月詔出太倉粟五十萬

以賑京師及州郡饑民

二年二月賑恤京師貧民又以六鎮大饑開倉賑贍

閏二月以苑牧之地賜貸遷民無田者四月以絹十

五萬疋賑恤河南饑民六月青州民饑詔使者開倉

賑卹

三年四月青州民饑開倉賑之

孝文熙平元年四月瀛州民饑開倉賑卹

二年十月庚寅以幽瀛冀滄四州大饑遣尚書長孫權兼尚書鄧羨元纂等巡撫百姓開倉賑給十月戊戌以光州饑弊遣使賑卹

神龜元年正月幽州大饑民死者三千七百九十九人詔刺史趙邕開倉賑恤閏七月開鎮州銀山之禁與民共之

二年七月詔曰狂蠢肆暴陵竊北垂雖軍威時接賊徒懾遁然獯虐所過多罹其禍言念斯弊有軫深懷可勅北道行臺遣使巡簡遭寇之處饑餒不立者厚加賑恤務令存濟

後周閔帝元年三月壬子詔曰浙州去歲不登厥民饑饉朕用愍焉其遣使巡簡有窮餒者竝加賑恤武帝建德四年岐寧二州民饑開倉賑卹

靜帝以大象二年五月卽位六月罷諸魚池及山澤公禁者與百姓共之

隋高祖開皇元年以官牛五千頭分賜貧人五年八月河南諸州水遣民部尚書邳國公蘇威賑給之

六年二月山南荆浙七州饑遣前工部尚書長孫毗賑卹之

八年八月河北諸州饑遣吏部尚書蘇威賑卹之
十八年以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亳曹載譙等諸州
遠於滄海皆困水災所在沉溺帝遣使將水工巡行
川源相視高下發隨近丁以疏導之困乏者開倉賑
給前後用穀五千餘萬石遭水之處租調皆免自是
頻有年矣

仁壽二年河南北諸州大旱遣工部尚書楊達賑卹
之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二月開倉以賑貧乏

二年閏二月出庫物三萬段以賑窮乏

七年關中河東諸州旱遣使賑給之

太宗貞觀元年夏山東諸州大旱詔所在賑給之

二年正月遣使賑窮乏三月己未遣中書侍郎溫彥

博往山東賑恤窮乏

三年四月詔逃戶初遷交無糧貯州縣長官量加賑

卹是年秋具譙鄆泗沂徐濠蘇隴等九州永德載廓

三州蝗六輔之地及綿始利三州旱北邊諸州霜並

遣使賑恤之

四年十二月甲辰臘帝狩於鹿苑見野人多藍縷遣

侍中王珪賑賜貧人焉

七年六月甲子濟沔決於洋州壞人廬舍遣諫議大夫孫伏伽賑卹之是年山東河南之地四十餘州水遣使賑卹之

九年秋關東劔南之地二十四州旱分遣使賑恤之

十年關東及淮海之地二十八州水遣使賑恤之

十一年七月詔以水災其雜州諸縣百姓漂失資產

乏絕糧食者宜令使人與之相知量以義倉賑給布

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庚子賜遭水旱之家帛十五疋

半毀者八疋是月廢明德宮之玄圃苑院分給河南

雜陽遭水者九月丁亥黃河泛溢毀河陽中軍帝幸

白司馬以觀河溢河陽縣汭河居人被流漂者賜粟

帛有差

十二年吳楚巴蜀之地二十六州旱遣使賑恤之

十五年二月建州言去秋鼠災損稼發義倉賑之三

月罷襄城宮分賜百姓

十七年七月汝南州旱開倉賑給

十八年二月巳酉幸靈口村落偏側問其受田丁三

十畝遂夜分而寢憂其不給詔雍州錄尤少田者並

給復移之於寬鄉九月穀襄豫荆徐梓忠綿宋亳十

州言大水竝以義倉賑給之

十九年正月易州言去秋水害稼開義倉賑給之

二十年正月沁州言去歲水傷稼詔令賑給之

二十一年七月易州水詔令賑給八月冀易幽瀛

豫邢趙八州大水遣屯田員外韓贍等分行所損各

家賑卹是月萊州螟發倉以賑貧乏十月絳陝二州

旱詔令賑貸湖州給貸種食十一月夔州旱渝州言

鼠害秋稼竝詔賑恤十二月蒲州旱渠州蝗及鼠害

秋稼竝加賑恤

二十二年正月詔建州去秋蝗以義倉賑貸二月詔

泉州去秋蝗及海水泛溢開義倉賑貸是歲瀘州交

州越州渝州徐州水戎州鼠傷稼開州萬州旱通州

秋蝗損稼竝賑貸種食

高宗永徽二年正月詔曰朕寅畏三靈憂勤萬類分

宵軫慮曷畧忘食跡在崑廊心遍天下懼八政之或

舛憂一物之未安欲使菽粟積於京坻禮讓興於萌

俗而德不被遠誠未動天政道有虧咎徵斯應去歲

三輔之地頗弊蝗螟天下諸州或遭水旱百姓之間

致有罄乏此繇朕之不德兆庶何幸今獻歲肇春東

作方始糧廩或窘事資賑給其遭蟲水處量以義倉

賑貸貧乏雍同一二州各遣郎中一人充使巡問務盡

賑貸貧乏雍同一二州各遣郎中一人充使巡問務盡

哀矜之旨副朕繾綣之心八月廢玉華殿以爲佛寺苑內及諸曹司舊是百姓田宅竝還本主又以同州吉泉牧地分給貧民

四年光葵滁潁等州旱亢夔果忠等州水竝貸賑之五年六月詔工部侍郎王儼往河北較行遭水諸州乏絕者賑貸之

六年秋雒水泛溢壞天津橋冀沂密兗滑汴鄭葵等州雨水害稼詔令賑貸之

總章二年七月劔南益瀘雋茂陵邛雅綿翼維始簡資榮隆果梓普遂等一十九州大旱百姓乏絕總三十六萬七千六百九十戶遣司珍大夫路勵行存問賑貸許其往荆襄等州就谷九月括州暴雨大風海水泛漲溢壞永嘉安固二縣城廓及廬舍六千餘家漂溺人畜遣使賑給

咸亨元年九月辛未詔贊善大夫崔承福通事舍人韋太真司衛承鉉耳知正等使往江西南運糧以濟貧乏十月壬辰詔雍同華等州百姓有單貧孤苦不能得食及於京城內流冗街衢乞丐塵肆者宜令所司檢括具錄名姓本貫屬於故城內屯監安置量賜皮裘衣裝及糧食縣官與屯監官相知檢按十一月

乙卯令運劔南義倉米萬石浮江西下以救饑人
四年七月辛巳婺州暴雨山水泛漲溺死者五千人
漂損居宅六百家詔令賑給之

儀鳳四年二月命東都出粟及遠年糙米就市糶以
救饑人

二年八月丁卯朔河南北大水詔百姓乏絕者任往
江淮南就食仍遣使分道給之

中宗神龍元年四月雍州同官縣大雨雹鳥獸死又
大水漂流居人四五百家遣員外郎一人巡行賑給
六月河南河北十七州大水漂流居人害苗稼遣中
郎一人巡行賑給

二年六月遣使賑貸河北遭水之家十二月以河北
諸州遭水人多阻饑令侍中蘇瓌存撫賑給

三年夏山東河南二十餘州大旱饑饉疾疫死者二
千餘人命戶部侍郎樊悅巡撫賑給

景龍二年二月以河朔諸州多饑乏命魏州刺史張
知泰攝右御史臺大夫巡問賑恤七月荊州水制令
賑卹

三年三月制發倉廩賑饑人十月以關中旱及水旱
大理少卿侯令德等分道撫問賑給

睿宗景雲二年八月河南淮南諸州上言水旱爲災
出十道使巡撫仍令所在賑恤

元宗開元二年正月戊寅勅曰如聞三輔近地幽隴
之間頃緣水旱素不儲蓄嗷嗷百姓已有饑者方春
陽和物皆遂性豈可爲之君上而令有窮愁靜言思
之遂忘寢食宜令兵部員外郎李懷讓主爵員外郎
慕容珣分道卽馳驛往岐華同幽隴等州指宣朕意
灼然乏絕者速以當處義倉量事賑給如不足兼以
正倉及永豐倉米充仍令節減務救懸絕者還日奏
聞

三年十一月乙丑詔曰君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天
水旱蟲螟代則嘗有，一於此胡寧不恤間者河南
河北災蝗水滂之處其困弊未獲安存念之撫然不
忘寤寐宜令禮部尚書鄭惟忠持節河南宣撫百姓
工部尚書劉知柔持節河北道安撫百姓其被蝗水
乏州量事賑貸務安其俗稱朕意焉

五年五月詔曰河南河北去年不熟今春亢旱全無
麥苗雖令賑給未能周贍所在饑弊特異尋嘗如聞
至今猶未得雨事須存問以慰其心從此發使大馳
勞擾宜降恩制令本道按察使安撫其有不收麥處

更量賑卹使及秋收仍令勸課種黍稌及早穀等使
得接糧應有事非急要者宜委使人量停事有不便於
人須有釐革者准此

六年三月詔曰德惟善政在養人必將厚生阜俗
利物弘義朕奉若天命嗣膺王業思一物失所以百
姓為心間者河北河南頗非善熟人間糧食固應乏
少頃雖分遣使臣已令巡問猶慮鰥獨不能自存况
立義倉用為歲備今舊穀向沒新穀未登蠶月務農
田家作苦不有惠恤其何以安宜開被用儲時令貸
給况京坻轉積歲月滋壞因而變造為利弘多將以
散滯收贏理財均施所司合作條件俾便公私

八年二月以河南淮南江南頗遭水旱遣吏部郎中
張旭等分道賑恤四月華州刺史竇思仁奏乏絕戶
請以永豐倉賑給從之
十年正月命有司收內外官職田以給逃還貧下戶
其職田以正倉粟畝二斗給之四月詔曰朕聞懷州
去年偏併不熟宜令刺史崔子源察審問貧下不支
濟者量加賑貸八月以東都大雨伊汝等水泛漲漂
壞河南府及許汝仙陳等州廬舍數千家遣戶部尚
書陸象先存撫賑給

十一年正月詔河南府遭水百姓前令量事賑濟如聞未能存活春作將興恐乏糧用宜令王怡簡問不支濟者更賑給務使安存又以懷州去歲旱損命有司量加賑給

十二年八月詔曰蒲同兩州自春偏旱慮至來歲貧下少糧宜令太原倉出十五萬石米付蒲州永豐倉出十五萬石米付同州減時價十錢糶與百姓

十四年九月八十五州言水河南河北尤甚同福蘇嘗四州漂壞廬舍遣戶部侍郎宇文融簡覆賑給之十五年二月遣右監門將軍黎敬仁往河北賑給貧

乏時河北牛畜大疫也七月戊寅冀州幽州莫州大水河水泛溢漂損居人室宇及稼穡竝以倉糧賑給之丙辰詔曰同州鄜州近屬霖雨稍多水潦爲害念彼黎人載懷憂惕宜令侍御史劉彥回乘傳宣慰其有百姓屋宇田苗被漂損者量加賑給八月制曰河北州縣水災尤甚言念蒸人何以自給朕當宁興想有勞旰昃在予之責用軫于懷宜令所司量支東都租米二十萬石賑給十二月以河北饑甚轉江淮租米百萬餘石賑給之

十六年十月詔曰河南道宋亳許仙徐鄆濮兗州奏

旱損宜令右監門衛大將軍黎敬仁往彼巡問如有
不支濟戶朕須賑給與州縣長官相知量事處置訖
回日具狀奏聞十一月詔曰所在陂澤元合官收至
於編昨不合自占然以爲政之道貴在利人庶弘益
下俾無失業前令簡括入官者除昆明池外餘並任
百姓佃食

二十年二月辛卯制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此庶人
之事也非濟育無以致其功務在三時遵其五教此
邦家之典也非悅勸無以成其業朕當夜分思理明
發聽朝惠綏羣元若保赤子議獄以緩死薄征以息
人年穀頗登時政庶緝而家給之長仍或未均蘊利
之徒猶聞贅聚靜言其事應有厥繇如聞貧下之人
農桑之際多闕糧種咸求倍息致令貧者日削富者
歲滋非所謂益寡裒多務稽敦本之方也思弘惠恤
以拯貧窶且義倉元置與衆共之將以克濟斯人豈
徒蓄我王府自今已後天下諸州每置農桑令諸縣
審責貧戶應糧及種子據其口糧貸義倉至秋熟後
炤數徵納庶耕者成業嗇人知勸生厚而德正時順
而物成國富家肥於是乎在凡厥主守稱朕意焉三
月詔曰天生蒸民樹之司牧將興化濟俗育物阜時

朕對越明靈作人父母因地利以觀穡樂歲成而報
功期於富庶俾之寧緝故嘗納隍夕惕負辰晨興受
一服則思紆績之勤務三時則憂畝畝之害每因水
潦方降則使隄防必葺去歲已來頻有處分所繇簡
慢或未躬勤河南數州致滋水損州縣牧宰何以自
安被損之家何以存濟宜令戶部侍郎張敬輿宣慰
簡覆如實有損貧下不支濟百姓量事賑給務令憂
恤稱朕意焉是歲河北穀貴遣太子賓客盧從愿為
宣撫處置使開倉以救饑餒

二十一年四月以久旱命太子少保陸象先戶部尚
書杜暹等七人往諸道賑給是年關中久雨害稼京
師饑詔出太倉粟二百萬石賑給之

二十二年正月懷衛邢相等州乏糧遣中書舍人裴
敦復巡問量給種子二月秦州地震廨宇及居人廬
舍摧壞畧盡遣使存問賑恤之

二十三年八月制江淮以南有遭水處委本道使賑
給之
二十五年四月戊申詔有司以咸宜公主秦州牧地
分給逃還貧下戶

二十六年正月下丑制頃以櫟陽等縣地多鹹鹵人

力不及便至荒廢近者開決皆生稻苗亦既成功豈專其利京兆府界內應雜開稻田並宜散給貧者及逃還百姓以為永業

二十八年十月河北十三州水勅本道採訪使量事賑給

二十九年秋河北二十四州雨水害傷稼命御史中丞張倚往東都及河北賑卹

天寶十二載正月丁卯詔曰河東及河淮間諸郡去載微有澇損至於乏絕已令給糧如聞郡縣尚未闕恤方春在候農事將興或慮百姓艱難未能存濟宜

每道各令御史一人即往宣撫應有不支持者與所繇計會隨事賑給如當郡無食及不充聽取比郡者分付務令勝致以副朕懷

十三載秋大霖雨自八月至十月凡六十餘日如霖京城坊市垣墉隕毀殆盡米價踴貴詔出太倉米百萬石於城中分十場賤糶與貧人

十四載正月以歲饑乏故下詔曰嘉穀不登古今薦有勸分之義皇王善經且豐熟已來歲時頗久豈有餘糧接畝誠恐極賤傷農所以積之京坻用防水旱

爰自二載稍異有年粟麥之間或聞未贍比開倉賤

糶以濟時須雖且得支持而價未全減餽糧種子尚慮不充是用賙恤俾之寬泰在於處置須均有無今更出倉務令家給俾其樂業式副朕心宜於太倉出糶一百萬石分付京兆府與諸縣糶每升減於時價十文河南府畿縣出三十萬石太原府出三十萬石滎陽臨汝等郡各出粟二十萬石河內郡出米十萬石陝郡出米二萬石并每斗減時價十文糶與當處百姓應緣開場差官分配多少一時各委府郡縣長官處置乃令採訪使各自勾當其太倉含嘉出粟兼令監倉使與府縣計會處分其奉先同官華原等縣與中部郡地近宜准諸縣例數便於中部請受其餘縣有司者仰准此其天下府縣百姓去載有損交不支濟者仰所繇審勘責除有倉糧之外仍便據籍地頃畝量與種子京兆府及華陽馮翊扶風等郡旣是近輔須別優矜雖非損戶或有乏少種子者亦仰每鄉量宜准給并委採訪使與府郡長官計會卽與處置使及營農使其種子旣須好粟仍取新地稅分付京畿府郡京草雖已加價尚聞難辦宜委度支各與所繇計會支料得至今載終已來用足之外應未送者量事停減賑給糶倉矜貧濟乏務從撫實無使隱

欺如官人及富有之家典正并撻攬諸色輒私侵糶兼有乞取或虛着人名詐來請受者其自五品已上官蔭人等錄奏當別有處分六品已下并白身者便決一頓仍准法科繩所繇等官不能覺察及自抵犯者亦與同罪

肅宗乾元三年二月以米貴斗至五百文多餓死令中使於西市煮粥以飼餓者

九月二十七日校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六

惠民第二

唐太宗廣德二年浙東諸州以討平賊帥袁晁瘡痍初復乃加賑恤

大曆四年四月連雨至八月京城米斗八百文官出米二萬石減估而糶以惠貧民

十一年三月以杭州前歲水災命右散騎嘗侍蕭昕使于杭州宣慰賑給

德宗以大曆十四年五月卽位七月庚午詔邕州所奏金坑誠爲潤國語人于利非朕素懷方以不貪爲寶惟德繫物豈尚茲難得之貨生其可欲之心邪其金坑任人開採官不得占十月辛卯以官豢豕三千給貧人

興元元年十月乙亥詔曰頃戎役繁興兩河尤劇農桑俱廢井邑爲墟丁壯服其干戈疲羸委於溝壑歷河朔而至太原自淮沂而被雒汭虫螟爲害雨澤愆時然猶徵賦未息征役未寧凍餒流離寄命無所其宋毫淄青澤潞河東嘗與幽州易定魏博等八節度管內各賜米五萬石河陽東都畿二節度管內各賜三萬石所司卽般運於楚州分付各委本道領受賑給將士百姓江淮之間連歲豐稔迫於供賦頗亦傷農收其有餘濟彼不足宜令度支於淮南浙江東西道加價和糴米三五十萬石差官般運於諸道減價出糴貴從權便以利於人宜卽遣使分道宣慰勞勉將士存問鄉閭有可以救歲凶災除人疾苦各與長吏商量奏聞

貞元元年正月辛丑賑貸諸道將士百姓昭義河東
成德幽州義武魏博奉誠晉慈隰宣武平盧汴滑河
陽東都畿汝州諸軍節度合賑米四十七萬石二月
二日詔曰諸道節度觀察使所進耕牛委京兆府勘
責有地無牛百姓量其產業以所進牛均平給賜其
有田五十畝已下人不在給限給事中袁高奏曰聖
慈所憂切在貧下百姓有田不滿五十畝者尤是貧
人請量三兩戶共給牛一頭以濟農事從之是時蝗
旱之後牛多疫死諸道節度韋臯李叔明等咸進耕
牛故有是命又賜京兆府百姓種子二萬石同州華
州各三千石陝虢兩州各四千石四月陝虢觀察使
李泌奏虢州盧氏縣山谷近出瑟瑟請充貢獻禁人
開採詔曰瑟瑟之寶中土所無今產于近甸實爲靈
貺朕不飾器玩不尚珍竒嘗思返朴之風用明恭儉
之節其出瑟瑟處任百姓求採不宜禁止
四年正月詔曰諸州遭水旱委長吏貸種
六年七月以麥不登賜京兆府種五萬石
七年三月以闕輔牛疫存者十五六遣中使市以給
之八月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凡四十餘州大水遣中
書舍人奚陟往江襄郢隨鄂申光蔡等州左庶子姚

齊梧往陳許宋亳徐泗等州秘書少監雷咸往鎮冀
德棣深趙等州京兆少尹韋武往揚楚廬壽徐潤蘇
嘗湖等州宣撫應諸州百姓因水不能自存者委宣
撫使賑給十二月詔曰惠下恤人先王之政典視年
制用有國之嘗規故有出公粟以賑困窮弛歲征以
寬物力迺者諸道水災臨遣宣撫省覽條奏載懷憫
惻其州縣遭水漂損乏絕戶宜共賜三十萬石度支
卽與本道節度觀察使計度各隨所近支給委本使
擇清幹官送米給州縣

十三年三月河南府上言當府旱損請借含嘉倉粟
五萬石賑貸百姓可之

十四年六月庠寅詔曰訪聞蒸庶之間米價稍貴念
茲貧乏每用憂懷苟利于人所宜通濟今令度支出
官米十萬石于街東西各五萬石每斗賤較時價糶
與百姓乙巳以旱儉穀貴人流出太倉粟賑恤京兆
府諸縣七月令賑給京兆府百姓麥種三萬石十月
以歲凶穀貴出太倉粟三十萬石令京兆府開場糶
以惠民十二月以河南府穀貴人流令出含嘉倉粟
七萬石開倉糶以惠河南饑民

十五年二月以久旱歲凶出太倉粟十八萬石于京

畿諸縣賤糶以救貧人

十九年七月貸京畿百姓麥種

憲宗永貞元年八月卽位九月丙子詔申光蔡及陳許兩道將卒百姓等比遭旱損多缺糧儲特宜賑給令其有濟申光蔡等州宜賜米十萬石陳許等州賜米五萬石仍令刑部員外郎薛舟充宣慰使專往存問十一月以久雨京師鹽貴出庫鹽一萬石以惠饑民

元和元年四月戊申命禮部員外郎裴汶以米十萬石賑給于浙東

四年正月壬午制曰王者立國本以安人海隅蒼生不忘弘覆天下至廣咸務和寧其或郡國罹災存撫爲重發廩蠲賦時惟舊章獻歲布和前聖高躅朕祗膺眷命纘承洪緒居兆人之上五載于茲推大信以撫萬邦體至仁以蕃庶類夕惕惟厲憂深納隍豈布理猶鬱上帝未感情禋相盪陰陽或愆近者江淮之間水旱作沴綿亘郡邑自夏徂秋雖誠禱羣神無愛圭璧而災流下土虧我生成逋亡靡依凋瘵斯甚疲俗艱食時予之辜當宁疚懷宵衣與歎憫茲求瘼臨遣使臣分命巡行將加存恤往救災患冀安流庸俾

免其田租賑以公廩隨便極給惠此困窮其元和三年諸道應遭水旱所損州府應合放兩稅錢米等項四分已下宜准式處分四分已上者竝准元和元年六月十八日勅文放免仍令中書門下卽於朝班中擇人分道存撫其有單貧乏戶轉徙未安便以嘗平義倉所貯斛斗量事賑貸務令存濟副朕憂軫嗚呼方岳長吏居職親人永言分憂亦惟善政敬哉有土咸悉予懷六月渭南縣暴水發溢漂損閭舍二百一十三戶秋田十六頃溺死者六人命京兆府發義倉賑給十一月詔淮南楊楚滁三州浙西潤蘇嘗三州今年歉旱尤甚米價殊高言念困窮豈忘存卹宜以江西湖南鄂岳荆南等使折糴米三十萬石賑貸淮南道三州三十萬石貸浙西道三州恐此米來遲不救所切宜委淮南浙西觀察使且各以當道軍糧米據數給旱損人戶節級作條件賑貸淮南李吉甫浙西韓臯躬親部署令刺史縣令切加勾當使此米必及饑人以副朕意如賑貸三州之外可及諸州亦聽量便宜處置待江西等道折糴和糴米到各處依數收管

六年二月癸巳制曰王者本憂人之心有順時之令

故及發生之候必弘利澤之規以此惠人期於阜俗
今三陽布和萬物遂性唯人之窮乏者或不能自存
朕所以憫然省憂議所賑救如聞京畿之內緣舊穀
已盡粟麥未登尚不足於食陳豈有餘於播種勸其
耕食固在及時念彼徵求尤資寬貸京兆府宜以嘗
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其諸道州府有乏
少糧種處亦委所在官長用嘗平義倉糧借貸淮南
浙西宣歙等道元和四年賑貸竝且停徵容至豐年
然後填納

七年二月壬辰制曰王者布德行惠必順天時發廩
賑乏蓋循舊典朕君臨寓縣念切黎元思欲咸致其
安各阜其業事關恤下政在使人予無愛焉斯爲大
本而甸服之內比年豐穰一歲不登遂至艱食豈非
轂下賦役經制猶繁物力所資凋耗已甚興言於此
愧歎良深今春陽發生田事具飭苟迫於歉乏不能
自存則耕植頓缺秋成何望所以特加惠賚蠲彼徵
求庶農桑之及時候麩麥之方稔式當和煦之候載
示憂勤之心我其永懷俾厚生殖京畿百姓宜賑給
粟三十萬石內八萬石以京府嘗平義倉粟充之其
餘用太倉支給

九年二月丁未制曰善爲國者務蓄於人百姓未康君孰與足其或時逢水旱念切憫嫠於是有所責之恩行散利之典古今通範何莫繇斯朕恭已勵精以臨兆庶永言憂濟終食豈忘思俾萬邦同臻富壽而去歲旬服氣序愆和夏屬驕陽秋多苦雨三農爽候五稼不滋比及收藏曾靡善熟如聞閭井之內儲備罕充產於地者旣微出於力者宜困旣牽公上之稅薦迫輸送之期循環歲時固亦勞止况羣司具列軍衛實繁供億之名制備存工役之科條未艾四方楨榦屬在京師念茲矜人良多愧嘆今土膏方動東作其勤逋賦未蠲種餉何望宜加惠渥式俾厚生趨澤務農庶乎勸化姑示納隍之旨佇寬艱食之虞煦育順時義斯可取應京畿百姓所欠元和八年稅斛與青苗錢稅草等在百姓腹內者竝宜放免仍以嘗平義倉斛斗三十萬石委京兆府條疏賑給務及貧人如嘗平義倉不足卽宜以元和七年諸縣所貯折糶斛斗添給應緣賑給百姓等委京兆差擇清幹官於每縣界逐處給付使無所弊各得自資近歲已來屢弘德澤邦畿千里上號田腴阜安疲黎亦在循政咨爾京邑長吏洎于宰字之官各宜叶心將我詔意戒

之以擾授之以仁宣示朕懷咸使知悉時百姓以八年水害農功及春作告旱於是畿輔間以徵賦爲憂及此詔下人情大悅五月以旱穀貴出太倉粟七十萬石開六場糶之并賑貸外縣百姓至秋熟徵納便於外縣收貯以防水旱

十年十二月命度支郎中薛公幹賑恤易定等州十一年四月丁巳以粟八萬石賜徐宿二州皆恤其水旱

十二年正月以京畿及陳許饑詔鄭滑觀察使以估糶官粟救之四月詔出太倉粟二十五萬石糶於兩京以惠饑民九月辛卯制曰朕爲人君期致豐寧夙夜永思未嘗怠息而庶政猶闕嘗雨爲災至今遠近或有墊溺浸敗廬舍漂浸田苗言念疲黎重罹斯弊覽茲奏報嗟悼良深將俾獲安豈忘賑救其諸道應遭水州府河南澤潞河東幽州江陵府等管內及鄭滑滄景易定陳許晉隰蘇襄復台越唐隨鄧等州人戶宜令本州厚加優恤仍各以當處義倉斛斗據所損多少量事賑給訖具數奏聞

十四年七月東都留守上言河南府汝州百姓饑詔貸河南府粟五萬石汝州二萬石八月乙亥歸光州

茶園於百姓從刺史房克讓之請也

穆宗長慶二年七月以陳許罹水災賑粟五萬石閏十月甲寅詔曰如聞江淮諸州旱損頗甚所在米價不免踊貴春言疲瘵須議優矜宜委淮南浙東宣歙江西福建等道觀察使各於當道有水旱處以嘗平義倉斛斗據時估減一半價出糶不得令豪家并糶使其必及貧人十二月甲午命以絹二百疋賑京師東京西市窮乏者

四年二月詔如聞京城米穀翔貴百姓乏食者多夏麥未登須有救恤宜出太倉陳粟四十萬石委度支京兆府類會減時價於東西街置場出糶其價錢仍司府收貯至秋收糶

敬宗寶曆元年十二月詔曰農功所切實在耕牛疲疇乏此理須給賜宜委度支於東鎮武靈鹽夏州分市耕牛萬頭交付京兆尹均給畿內貧下百姓其價以戶部綾絹充

文宗太和元年六月命中使赴京兆府宣令脩高陵界白渠斗門任百姓取水溉田

二年七月詔曰朕撫有四方子育兆庶虔恭夕惕罔敢自暇庶乎天地交感人神洽和如聞山東降災淫

雨泛濫豈政理有所未明人情有所未達邪中宵待旦惕然疚懷應是諸州遭水損田苗壞廬舍處宜委所在吏切加訪恤如不能自濟者宜發義倉賑給普令均一以副朕懷

三年五月詔去年已來水損處鄆曹濮青淄德齊等三道宜各賜米五萬石兗海三萬石竝以入運米在側近者逐便速與搬運仍以右司員外郎劉茂復充曹濮等道賑恤使戶部員外郎嚴譽兗海等道賑恤使七月齊德州奏百姓自用兵已來流移十分只有二分伏乞賜麥種耕牛等勅量賜麥三千石牛五百頭共給綾一萬疋充價直仍各委本州自以側近市糴分給

四年七月辛卯以太原人饑賑貸斛斛三萬石癸巳許州上言去年六月二十一日被水有詔應遭水損百姓等宜量放今年租子委本道卽具分析聞奏仍令宣慰使李瑒與本道勘會人戶實水損每人量給米一石其當戶人多亦不得過五石令度支以逐便支送其人粟數分并以聞并免本道合送上供錢二萬八月戊寅舒州上言當州太湖宿松望江等縣從今年四月已後江水泛漲沒百姓產業共計六百八

十二戶竝盡人皆就高避水饑貧無食有詔以義倉賑給十月庚寅詔曰朕以寡德臨御萬方宵旰憂勤匪敢自暇然仁未及物誠不動天陰陽失和水潦爲敗顧茲災沴害及生靈江淮之間潤和兩州應水損縣數據所申奏漂溺人戶處宜委本道觀察使與本州刺史仔細檢勘全放今年秋稅錢米仍以義倉斛斛逐便據淹損田苗漂壞廬舍及蟲螟所損節級矜減詣實奏聞如聞沒溺甚處亦以義倉量事賑賜其京兆河南府所損縣卽據頃畝依嘗例檢覆分數蠲減州縣收率各務撫安必令均濟用稱朕意

五年正月詔河東兵戈之後亢旱踰年倉廩空虚秋元困乏若無救恤恐至流亡宜借便粟十萬石七月東州玄武江水漲二丈梓州羅城漂人廬舍詔劔南兩州水運使宣撫賑給

六年正月制京兆府諸縣宜以嘗平義倉斛斛量事賑恤仍先從貧下戶給二月戶部侍郎庾敬休奏兩州米價騰貴百姓流亡至多請糴兩州闕官職田祿米以救貧人從之戊寅勅曰浙西諸州皆有水災蘇湖兩州漂沒尤甚須有賑恤以救疲人兩州共賜米二十萬石先從貧下戶給竝以本州嘗平義倉斛斛

充五月壬子浙西觀察使丁公著奏杭州八縣災疫
詔賜米七萬石以賑之

七年正月壬子以旱詔京兆府河中等九州府宜賜
粟五十六萬石京兆府賜十萬石河南府河中府絳
州各賜十萬石同華等州各賜十萬石竝以嘗平義
倉及所糴斛斗充無本色者以運米折給委本州府
長吏明作等第差官吏對面宣賜先從貧下起給

八年九月詔淮江浙西等道仍歲水潦遣殿中侍御
史任畹馳往慰勞以比年賑貸多為奸吏所欺徒有
其名惠不及下宜委所在長吏以軍州自貯官倉米
減一半價出糶各給貧弱如無貯蓄處即以嘗平義
倉米出糶又詔諸道有饑疫處軍糧積蓄之外其屬
度支戶部雜穀竝令減價以出糶濟貧人

九年三月乙丑詔曰朕以寡德居於兆民之上雖兢
兢業業思理不怠而政道多闕和氣仍傷舊歲水旱
黎民艱食為之父母斯心鬱陶如聞魏博六州阻饑
尤甚野無青草道殣相望及山東道陳許鄆曹濮淮
南浙西等道皆困於饑疫屢乏種餉其魏博宜賜粟
五萬石山南東道陳許鄆曹濮等三道各賜糙米二
萬石充賑給委度支逐便支遣淮南浙西兩道委長

吏以嘗平義倉粟賑賜

開成元年正月詔同州賜穀六萬石河中府絳州共賜十萬石委度支戶部以見貯粟麥充賜

二年七月詔以時旱減入內水十分之九賜百姓灌田從京兆尹崔珙之請也

四年七月丙午滄景節度使劉約奏請義倉粟賑遭水百姓詔曰本置義倉只防水旱先給後奏勅有明

文劉約所奏已為遲晚宜速賑恤

武宗會昌元年正月詔如有陂澤山原百姓或力能

墾闢耕種州縣不得輒問所收苗子臣欽若等曰唐自武宗至昭宗

無實錄後放此作闕

後唐莊宗同光四年正月己卯明宗奏深冀諸州縣

流亡饑饉戶一千四百乞鄴都倉儲借貸以濟窮民

明宗天成四年二月詔應定州城外修築城寨處委

招携本主識認城內窮民不濟者委本道量加賑給

長興元年正月滑州上言准詔賑貸貧民以去年水

災故也二月郊禋禮畢制曰諸州府或經水旱災沴

恐人戶闕少糶糴方值春時誠宜賑恤宜令逐處取

去年納到新好屬省斛斛各加賑貸候秋收日復納

是月宋州奏准詔賑貸粟萬石三月差中使三人往

登萊賑濟貧民是月陝州奏准詔賑貸貧民五月青
州奏准詔賑貸貧民糧一萬四百一十九石

二年二月汴州奏准詔賑貸遭水處貧民

三年三月辛亥帝謂侍臣曰朕昨日出城觀稼見百
姓父子三人同曳犁耒耜者力農如是深軫予懷可賜
耕牛二頭七月丁未內出御劄示百僚曰朕以臨御

萬邦寵綏四海務恤民以設教期化俗以成風昨自
霖雨連綿川瀆汎溢傷數州之苗稼蕩百姓之丘園
邁此微災慙虧至德致農者失力田之望念編昨有
艱食之虞每自責躬更思求理欲使人獲其蘇息恨
不家至而撫安憂勞所深鑒寐斯切宣布維新之澤

式全可大之功今年州府遭水潦處已下三司各指
揮本州府支借麥種及等第賑貸斛食仰逐處長吏
切加安存不得輒有差使如戶口流移其戶下田園
屋宅仰村隣節級長須主管不得信令殘毀候本戶
歸日具元本桑棗根數及什物數目交付不得致有
欠少本戶未歸卽許隣保請佃供輸若入務時歸業
准例收秋後交付貴示招携永期康泰速宜宣布稱
朕意焉是歲宋亳穎三州水災尤甚樞密使范延光
趙延壽從容奏曰今秋宋亳穎等州水災甚民戶流

亡粟價暴貴臣等量欲與本州官倉斛斛依如今時估出糶以救貧民兼大水之後頗宜宿麥窮民不便種子亦望本州據民戶等第支借麥種自十石至三十石候來年收麥據原借數納官從之乃下此詔

晉高祖天福四年十二月帝以雨雪彌月出金粟薪炭與六羊皮以賑窮乏

六年四月乙巳以齊魯民饑詔兗青鄆三州發管內倉糧賑貸

七年七月壬戌開封府奏准宣給糧二萬石賑諸縣貧民是月戊辰遣司農少卿李珣使宿州鴻臚少卿龐令圖使維京白波賑貸貧民

少帝天福七年八月詔襄州城內百姓等久經圍閉例各饑貧宜示頒宣用明恩渥大戶各賜粟二石小戶各賜粟一石宜令襄州以見在數充十二月丁丑詔遣供奉官馬延翰維京賑恤饑民仍宣河南府差大將量將米豆往諸山谷俵散給人戶其諸縣係欠秋稅與限至來年夏麥徵納

八年正月丁酉勅河南懷孟鄭等州管內百姓有積粟者仰均分借便以濟貧下

周太祖廣順二年二月庚申齊州言禹城縣二年水

同也夏禹之塗山刑辟以討後至康王之鄧宮慈惠以接來庭三代之制於斯為盛厥後質文雖異因革同歸罔不修其班制差其功位既以述職亦用講禮蓋昧爽而聽政人君之盛儀假寐而待旦人臣之忠節臨三軍者以之生懼有家邦者其可忽此至若其泉受計露門頒令小正以和見仲夏以咸覲奉乎皮幣錫以車馬發樽以求諫交戟以宣威此歷代之遺美前王之令範書之方冊可為彞訓隋氏而上史多闕文唐室而下所記詳悉竝詮次其事列之於篇其有長樂之尊承華之貴三元慶賀率為典故以至國家多事因而廢朝咸附之言爾

虞舜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始

祖之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頒瑞於羣后輯

既盡覲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

盡以正月中乃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

正始也夏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

春東北

周成王卽位少周公攝政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周公攝王

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不於宗廟避王也天子負扆斧南向而立天子

也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三公中階之前北面

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

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
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
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
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
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
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禮不於此周公權用之也朝位之上近主位尊也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在四左為蔽塞者新君即位則來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周世一見
康王既尸天子尸主也王天出在應門之內

處南面 太保帥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

侯入應門右 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為位皆北面 皆布乘黃朱

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 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

壤奠 賓諸侯也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贊也 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

稽首 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其後康王又有

艷宮之朝 艷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

穆王有塗山之會

漢高帝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 高帝因秦制以十月

為歲首 用叔孫通新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

門庭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

志與幟同傳音式餌切

曰趨

趨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謂疾行為敬也

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

與俠

夾同俠其兩傍每

功臣列諸侯將軍軍吏以次陳西

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

句傳

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公侯伯

子男公卿大夫士也臚音臚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

傳警

而唱

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名以次奉賀自諸侯

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

法酒者猶言禮

酌謂不飲之至醉

諸侍坐殿下皆伏抑首

抑屈也謂禮法不敢平坐而視以

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

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

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武帝元封五年春南巡狩還增封泰山因朝諸侯王

列侯受郡國計

計若今諸州計帳也

太初元年春受計於甘泉

天漢四年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

後元二年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

宣帝神爵元年正月詔曰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

諸侯王列侯蠻夷王侯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

後漢安帝永初四年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

每大朝會必陳法物車輦於庭
故曰充庭車以年饑故不陳

魏齊王景初元年正月即位七月始親臨朝聽公卿奏事

晉武帝太始六年正月丁亥朔帝臨軒不設樂史不載其

所以不設樂之故

元帝大興元年正月戊申朔臨朝懸而不樂特愍帝蒙塵

明帝大寧元年三月戊寅朔改元臨軒

二年正月丁亥帝臨朝停饗宴之禮

穆帝永和六年帝臨朝以褚裒喪故懸而不樂褚裒康獻

褚右之父

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先是廷尉王彪文與楊

州刺史殷浩書曰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

却會與不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唐車騎寫劉孔

才所論以示八座于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為不得

禮儀苟令從之是聖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

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之

喪雨露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

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謂先存其事而微倖史

官推術錯謬故不預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

蝕史官譴而無懼容不修預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

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是將虔天災罪已之謂且
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
御坐門闥之制與元會禮畢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
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之準合朔
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浩從之竟却
會

十年正月巳酉朔帝臨朝以五陵未復懸而不樂
十二年正月丁卯帝臨朝以皇太后母喪懸而不樂
恭帝元熙元年正月壬辰朔改元以山陵未厝不朝
會

後魏大武正平元年正月丙戌朔帝南伐臨江大會
羣臣於江上

孝文太和十年正月癸亥朔帝始服袞冕朝饗方國
十五年十一月丙戌初罷小歲賀

小歲謂
冬至

十八年春正月丁未朔朝羣臣於鄴宮澄鑿殿

十九年十二月丁未朔引見羣臣於光極堂甲子又
引見羣臣於光極堂班賜冠服

出帝太昌元年十二月戊戌朝會百官於太極前殿
後周武帝保定五年春正月甲申朔廢朝以康國公
王雄死王事故也

天和六年春正月己酉朔廢朝以露門未成故也
建德三年正月壬戌朝羣臣於露門

宣帝大象元年正月癸巳受朝於露門帝服通天冠
絳紗袍羣臣皆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丁亥帝受朝於道會苑

唐高祖武德九年正月庚寅朔廢朝雨也

太宗貞觀十一年正月朔帝臨軒懸而不樂禮也為高

祖憂故

十三年正月僕射房玄齡奏天下太平萬機事簡請

三日一臨朝詔許之

十五年正月庚午朔帝嘗服不臨軒行幸維陽宮衣

冠禮樂闕設也

二十年正月甲子朔太宗嘗服不臨軒行在故也是年

征遼回

高宗貞觀二十三年卽位九月十一日太尉無忌等

奏請視朝坐日帝報曰朕登大位日夕孜孜猶恐擁

滯衆務自今已後每日嘗坐

永徽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詔來月一日太極殿受

朝此後每五日一度太極殿視事朔望卽為嘗式

四年正月癸丑朔帝臨軒懸而不樂以濮王泰在殯

故也

六年正月壬申親謁昭陵甲戌至自昭陵庚子受朝賀於太極殿

顯慶二年二月太尉長孫無忌等奏以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許之

中宗神龍元年四月癸亥初令文武官四品已上每朔望叅日升殿食景子以時屬炎暑制令每隔日方坐左拾遺靳嘗上疏諫不納

事具諫諍直諫門

二年正月庚子朔以則天皇后梓宮在殯不朝會

睿宗太極元年正月癸丑釋慘服御正殿奏廣樂於庭受皇太子及百官朝賀

玄宗先天二年正月太上皇誥正月十五日朝改取十一日每年皆然又非朔望日而同朔望受朝者前後有誥非一

開元四年正月戊寅朔帝御正殿受朝賀禮畢親朝太上皇于西宮

五年正月壬申朔帝不受朝太上皇喪制故也

七年正月辛卯朔御含元殿受朝仗衛如嘗儀

八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冬至一陽初生萬物潛動所以自古聖帝明王皆於此日朝萬國視雲

物禮之大者莫逾是時其日亦祀圜丘皆令攝官行
事質明既畢日出視朝國家已來更無改易緣新格
將其日祀圜丘遂改用小冬至日受朝若親拜南郊
受朝須改既令攝祭禮不可移伏請改正從之因勅
自今冬至日受朝永為嘗式

十年正月癸卯朔御含元殿受朝賀

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萬春公主薨廢元日朝
賀

十六年正月戊戌朔始聽政於興慶宮朝賀如嘗儀

臣欽若等曰興慶宮聽政自此始

十一月乙巳日南至御含元殿受

朝賀如嘗儀

十八年正月癸酉御含元殿受百寮朝賀如嘗儀

二十一年正月庚子朔御含元殿受朝賀如嘗儀

二十二年閏十一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是日長至停

朝癸未御應天樓受朝賀是日詔諸州考使六品以

下朔望日朝宜准例賜食

三十三年正月戊申朔御含元殿朝賀如嘗儀

三十六年正月庚午朔御含元殿朝賀如嘗儀

三十八年正月戊子朔御含元殿朝賀如嘗儀

三十九年正月癸未朔御含元殿朝賀

天寶元年正月丁未朔御勤政樓受朝賀大赦天下
改開元三十年爲天寶元年

二年正月辛丑朔御含元殿受朝賀

三年正月丙申朔御含元殿受朝賀

四年正月巳未朔御含元殿受朝賀

五年正月癸丑朔御含元殿受朝賀

六年正月丁丑朔御含元殿受朝賀是月詔曰今勝

殘在運無事爲心願此朝儀當符至理旣時非肝食
將致昇平而廷設殺刑何成在宥其每日立仗食及
杖鍤等竝宜停廢十一月辛卯朔引朝集使及貢舉

人見十二月丙寅仗下後百官於尚書省閱貢物

七載正月壬申朔御含元殿受朝賀

八載正月丙寅朔御含元殿受朝賀

九載正月辛卯朔帝御華青宮受朝賀

十載正月乙酉朔御含元殿受朝賀十一月丙午冬

至御觀風樓受朝賀

十一載正月巳卯朔帝御華清宮受朝賀

十二載正月癸卯朔帝御含元殿受朝賀

十三載正月丁酉朔幸華清宮御觀風樓受朝賀

十四載正月庚申朔御含元殿受朝賀

十五載乙卯朔御宣政殿受朝賀

肅宗至德三年正月甲申朔御含元殿受朝百官上壽稱賀

乾元三年十一月丁亥冬至帝朝聖皇於興慶宮翌日受朝於含元殿

三年正月癸亥朔帝御含元殿受朝中書令代國公子儀攝太尉上壽稱賀朝退百僚於宣政殿起居聖皇乙丑嘗服於崇明門通賀皇太子丙寅外命婦朝皇后於光順門內殿

上元元年正月丁亥朔御含元殿受朝賀禮畢百官起居聖皇巳丑外命婦朝皇后百官賀皇太子

元年建子月壬午朔帝御含元殿受朝賀畢羣臣起居聖皇癸未內外命婦朝皇后百官起居皇太后戊戌冬至受朝賀禮畢朝聖皇於西宮百官進名起居代宗廣德二年正月巳亥朔御含元殿受朝賀如嘗儀六月丁卯朔始御宣政殿受朝以國哀終制故也凡朔望朝於殿前舊章也九月乙未朔自八月連雨至是日不止宰臣元載等奏曰准儀制令泥雨合停朝叅令緣軍國事繁准式停朝恐有廢闕望延三刻傳點從之十一月甲寅是日長至御含元殿受朝賀

伏衛如嘗儀禮畢百官詣崇明門進名謁皇太子

永泰元年正月癸巳朔御含元殿下制大赦天下宣制畢乃受朝賀禮畢百官詣崇明門進名謁皇太子十一月己未是日長至御含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嘗儀禮畢百官詣崇明門進名謁皇太子

二年正月丁巳朔御含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嘗儀禮畢百寮詣崇明門進名謁皇太子十一月甲子長至含元殿下制大赦改元大曆宣制畢乃受朝賀禮畢百寮詣崇明門進名謁皇太子

大曆二年正月壬子朔御含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嘗儀禮畢百寮詣崇明門進名謁皇太子十一月己巳長至御含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嘗儀禮畢百寮詣崇明門進名謁皇太子

三年正月庚午朔御含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嘗儀禮畢百寮詣崇明門進名謁皇太子十一月甲戌長至御含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嘗儀禮畢百寮詣崇明門進名謁皇太子

八年正月己丑朔御含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嘗儀禮畢百寮詣崇明門進名謁皇太子閏十一月壬寅朔冬至御含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嘗儀禮畢百寮詣崇

明門進名謁皇太子

九年正月庚子朔御含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嘗儀禮畢百寮詣崇明門進名謁皇太子十一月甲戌長至御含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嘗儀禮畢百寮詣崇明門進名謁皇太子是時四方無事間日坐朝雙日不復入閣

十年正月乙未朔御含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嘗儀禮畢百寮詣崇明門進名謁皇太子十一月丙午長至詔停賀邇梁王葬期也

十一年正月庚戌朔御含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嘗儀禮畢百寮詣崇明門進名謁皇太子十一月丁巳冬至御含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嘗儀禮畢百寮詣崇明門進名謁皇太子

十二年八月以久雨宥嘗參百寮不許御史點班

十三年正月戊申朔御含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嘗儀仗以後百寮詣崇明門進名謁皇太子十一月丁卯長至命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不視朝戊辰上御含元殿朝賀仗衛如嘗儀禮畢百寮詣崇明門進名謁皇太子

十四年正月壬寅朔御含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嘗儀

禮畢百寮詣崇明門進名謁皇太子

德宗建中元年十一月辛酉朔朝進士及貢士見於宣政殿兵興以來四方州府不上計內外不會同者二十有五年至此始復舊典凡州府計吏至者一百七十有三又命朝集使二人每日待制丁丑日南至戊寅御含元殿受朝賀初令親王出閣就班二年正月庚申朔御含元殿受朝賀四方貢賦珍寶列為庭實復舊制也

三年正月乙卯朔御含元殿受朝賀

四年正月戊寅朔御含元殿受朝賀禮畢以建中元曆二十八卷示百寮初司天少監徐承嗣奏來年歲次甲子應上元首請修新曆至是成羣臣稱賀

貞元元年七月關中蝗食禾稼無子遺穀大貴八月甲子詔不御正殿奏事悉於延英庚寅視朝於延英殿羣臣列位於延英門外申甲子之詔也丁丑雨戊寅中書門下上言陛下前以愆陽經時避居正殿凡在臣庶無任兢惶今至誠感通嘉雨霑洽兗渠授首同類格心臣等敢昧死請自今以後依嘗儀御正殿詔曰可十二月丁亥詔曰朕以眇身仰承列聖不能纂修先志以洽昇平馴致寇戎屢興兵革上玄降警

蝗旱爲災年不順成人方歎食言念於此實用傷懷
是以齋心別宮與人祈穀雖陽和在候而黔首無聊
稱慶於予竊所不敢其來年正月一日朝賀宜罷
三年正月丙戌朔停朝賀以大行皇后在殯故也庚
寅百寮以停朝賀及是歲假蒲於崇明門奉慰皇太
子

四年五月庚戌朔御含元殿受朝賀畢御丹鳳門樓
大赦天下

五年正月甲辰朔御含元殿受賀

六年正月癸卯朔不視朝先是有司奏元日月有食
之遂停朝會及時不食百寮皆賀五月丙寅朔上御
紫宸殿受朝先是上以五月一陰生臣子道長君父
道衰非善月也父子必以是朔面焉臣子一例因令
是月朝見初將冕服御宣政殿塗潦乃以嘗服御紫
宸殿

七年正月壬戌朔帝不視朝以去年冬親郊故也四
月詔曰仲夏之時陽德方盛陰事始承聖賢因天地
交會之時爲父子咸覲之禮旣行親戚豈隔君臣自
我爲初申恩卿士起今年五月朔御宣政殿召見文
武百官九品以上外官因朝奏咸聽就列仍編入式

以爲嘗典五月庚申朔御宣政殿朝見百官書新禮也十一月丁亥日南至不視朝

八年正月丙辰朔御含元殿受朝賀五月乙卯朔御宣政殿受朝賀

九年正月庚辰朔御含元殿受朝賀禮畢上賦退朝觀軍仗歸營詩以示宰臣等

十年正月乙亥朔罷朝賀之禮以九年冬郊祀故也十一年正月庚午朔御含元殿受朝賀五月朔帝御宣政殿受朝八月辛卯廢朝以故端王太妃薨故也十一月丙辰日南至不受朝賀

十二年正月甲午朔御含元殿受朝賀

十三年正月朔御含元殿受朝賀是月御史臺奏諸司嘗叅文官隔假三月已上竝橫行叅假其武班每

日先配九叅六叅

九叅謂每月九次朝叅六叅謂每月六次朝叅

比來或經

冬至及歲首寒食等三節假蒲不是本配入日竝不橫行事實乖闕請從今已後每經三節假蒲縱不是本配入日其前件官請依文官例橫行叅假庶幾周行式序可之五月丙戌朔以雨罷御宣政殿是月帝以累月天陰街鼓聲暗百官入朝多走馬奔馳是日令宣示宰臣及百官曰卿等朝謁是嘗或陰雨不聞

鼓聲則不免奔波走馬忽有墜損深軫朕懷自今已後縱鼓聲差池亦不得走馬并時暑稍甚及雨雪泥潦亦量放朝叅宰臣等上表陳謝

十四年正月朔御含元殿受朝賀五月朔御宣政殿受朝

十五年正月朔御含元殿朝賀五月朔以雨罷御宣政殿十一月罷冬至朝賀以興兵討蔡州吳少誠也

十六年正月御含元殿受朝賀五月朔以雨罷御宣政殿是月壬戌以徐州節度張建封卒廢朝近例節

度使帶僕射已上者卒廢朝三日尚書已下一日都團練觀察使則否洎貞元八年嗣曹王臯李自良皆

知節度帶尚書卒各輟朝三日至十四年樊澤以僕射卒廢朝一日十五年黔中觀察使王礎卒特爲廢

朝以例不定故書之十一月戊戌以齊國大長公主薨廢朝三日己亥以義陽公主薨起今七日廢朝三日是月罷冬至朝賀以襄王第五男薨廢朝

十七年正月朔御含元殿受朝賀

十八年正月戊午朔大雨雪罷朝賀

十九年正月朔御含元殿受朝賀

二十年正月朔御含元殿受朝賀五月朔罷御宣政

殿

二十一年正月朔御舍元殿受朝賀

憲宗永貞元年十月丙申百寮於興慶宮起居皇太子十一月巳亥日南至百寮詣興慶宮起居皇太子二年正月丙寅帝率百寮於興慶宮奉冊太上皇尊號丁卯御舍元殿受朝賀

元和元年四月御史中丞武元衡奏正衙待制官兩員本置前官以備顧問比來正衙多不奏事又貞元七年更有次對雖議兩置去歲次對已停則待制唯六品清官恐非盡善請自今已後尚書省六品已上諸司四品已上職事官東宮師傅賓詹及王傅等每坐日令兩人待制退朝詣延英侯對從之十二月甲辰日南至權停朝賀羣臣詣興慶宮稱賀皇太后二年二月巳巳宰臣延英罷對起居舍人鄭隨次對詔入面受進止令宣付兩省供奉官自今已後有事卽進狀來其次對宜停初貞元七年詔每御延英引見嘗叅官二人訪以政道謂之次對官所以廣視聽也宰臣奏罷時議非之是年六月丁巳朔百官初入待漏院候禁門啓入朝故事建福望仙等門昏而闔五更而啓與諸里門同時至德中有吐蕃內自金吾

仗亡命因勅晚開宰相待漏於太僕寺車坊至是始命有司各據班品置院於建福門外

三年正月癸未朔以將受尊號元日權停朝賀百官請興慶宮進名起居皇太后又赴延英門進名奉賀四月勅舊制五月一日御宣政殿受朝賀禮宜停初貞元六年德宗以五月一陰生臣子道長君父道衰非善月也故人之父子必以是月朔面焉遂爲嘗俗臣子一也因詔以是日御正殿與羣臣相見其後每歲率多權停帝以數術之說經典不載遂罷之十一月甲申日南至權停朝賀羣臣詣興慶宮奉賀皇太

后

四年正月戊寅朔御含元殿受朝賀禮畢百官詣興慶宮賀太后

五年正月壬寅朔御含元殿受朝賀十二月制來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受朝賀令所司准式

六年正月丙申朔御含元殿受朝賀十一月乙巳勅今年冬至朝賀宜權停十二月庚午以苦寒放朝五日閏十二月壬子勅來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受朝賀興慶宮參賀皇太后並宜權停

七年正月辛酉朔帝不受朝賀以皇太子薨廢朝故

也四月壬子開延英對宰臣以下是月以惠昭太子
葬復多雨至是積旬有六日方坐朝十二月戊戌勅
來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宜令所司准式甲寅晦宰
臣竝宿于中書

八年正月乙卯朔御含元殿受朝賀十月丙辰以大
雪放朝三日十一月庚戌朔勅權停冬至朝賀

九年正月己酉朔含元殿受賀百寮退謁皇太子於
崇明門乃詣興慶宮候皇太后起居六月癸卯以時
暑甚放百官五日叅戊寅以豐州刺史天德軍經畧
使周懷義卒廢朝一日經畧使廢朝自懷義始也

十年正月癸酉朔御含元殿受朝賀既退百官赴崇
明門通刺謁皇太子又赴興慶宮候皇太后起居三
月壬申朔御延英殿召對宰臣故事朔望日皇帝御
宣政殿見羣臣謂之大朝玄宗始以朔望陵寢薦食
不聽政其後遂以爲嘗今之見宰臣特以事召也六
月勅御史臺自今以後嘗叅官入朝以見到人名銜
進來其朔望及雙日莫進十二月勅准蔡未賓師人
暴露而三朝之會萬國來庭舉樂稱慶有懷愧惕其
來年正月朝賀宜權停諸軍優賜竝准例處分
十一年正月丁卯朔不受朝賀宰臣率百官泊內外

命婦起居皇太后於興慶宮

十二年正月辛酉朔以淮右宿兵不受朝賀十月乙卯隋唐節度使李愬帥師入蔡州執賊帥吳元濟以聞淮西平辛巳御宣政殿受賀九品以上及宗子四夷之使皆會

十三年正月乙酉朔御含元殿受朝賀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

十四年正月庚辰朔不受朝賀以東討淄青李師道未班師故也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卽位閏正月丁巳詔以二月五日御丹鳳樓宣令所司准式二月辛巳太常禮院奏准禮及開元乾元上元元和以來元日及冬至日皇帝御含元殿受朝賀禮畢百寮赴皇太后所居殿門外進名候起居諸親及內外命婦竝有朝會叅賀之禮伏請准元和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勅外命婦有邑號者每年元日冬至立夏立秋立冬赴皇太后宮門進名奉叅如遇泥雨卽停制曰可九月辛酉立冬外命婦詣興慶宮進名候皇太后起居十一月丁未日南至羣臣及命婦赴興慶宮進名奉賀皇太后

長慶元年四月甲午以張弘靖入幽州時幽州劉總

納土詔以弘靖代之帝御紫宸殿受朝

時綏定兩河克平交趾北

虜納徵西戎請盟京師及四方頻遇豐年天下暫獲晏如也時議者皆以河朔負固不來庭久矣至是不勞師而幽土底定庶幾小康而識者以為止戈偃武皆資致理雖君有仁聖之姿而股肱未稱政令之出中外不行既未有以厭於人心則成功不可以偶致稽諸倚伏深懼其兆亂焉

十一月丁酉

以討鎮州勅權停今年冬至朝賀

二年正月癸巳朔以幽鎮阻兵不受朝賀

時幽州朱克融囚張

弘靖鎮州王庭湊殺田弘正

宰臣率百官泊內外命婦候皇太后

起居於興慶宮八月詔曰夏秋之間嘗多水潦如緣

暮夜暴雨道路不通車馬宜便放其日朝參委御史

臺勾當仍每日奏如雨不至甚即不在此例十一月

戊午日南至宰臣與百官泊內外命婦候皇后起居

於興慶宮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冊府元龜 卷一百一十五

冊府元龜 二十一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一百八

朝會第三

唐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即位二月辛巳縗服受羣臣謁見於紫宸門外之西廊丁亥詔宜令三月三日御卅鳳樓仍令所司准式辛丑御紫宸殿羣臣初展入閣之儀五月詔停諸親王端午參賀十月癸巳

儀使奏來月二十三日冬至准故事山陵未祔廟
不合行慶賀之儀其朝賀皇太后請停又十二月
未勅來年正月一日朝賀宜權停

寶曆二年正月己巳朔御舍元殿受朝賀

文宗太和元年十一月甲申日南至宰臣率百官洎

外命婦詣興慶宮及光順門行朝賀之禮

其年不朝會准請與

慶宮光順門史闕文下同此

是月中外進獻賀冬如嘗歲

二年正月戊申朔權停朝賀文武百寮及命婦竝赴
興慶宮及光順門起居太皇太后義安皇太后十一
月己丑日南至宰臣及百寮詣興慶宮光順門進名

起居

三年五月乙酉以滄州李同捷平百寮稱賀于宣政
殿十一月辛巳冬至朝賀與郊祀竝停

四年正月丙子朔權停朝賀之禮中書門下及文武
百寮赴興慶宮及光順門奉賀太皇太后皇太后如
嘗儀

五年正月庚子朔以陰雨連旬罷元會之禮十一月
壬辰勅陰雪未晴其明年正月一日朝賀宜權停

六年正月乙未朔以前詔廢元會

七年正月己丑朔御舍元殿受朝賀禮畢百寮赴興

慶宮賀太皇太后義安太后光順門賀皇太后比年
以大雪未行元會之儀至是文武大備中外慶祝十
一月癸丑朔乙卯日南至宰臣文武百寮及命婦赴
興慶宮賀太皇太后義安太后迴赴光順門賀皇太
后

八年正月癸丑百寮延英進名起居又詣光順門賀
皇太后興慶宮賀太皇太后義安太后十一月庚申
日南至宰臣率百寮等奉賀如嘗儀

九年正月丁未朔權停朝賀之禮宰臣率百寮詣興
慶宮賀太皇太后義安太后光順門賀皇太后

開成元年正月己酉詔以入閣日次對官班退立於
東堦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言本司
事左右起居又待次日對官奏事畢方出

二年正月乙丑朔權停朝賀之禮宰臣率百寮赴興
慶宮賀太皇太后義安太后復列班於光順門賀皇
太后十一月丙子日南至百寮及命婦竝赴南內起
居太皇太后義安太后迴赴光順門起居皇太后
三年正月庚申朔權停朝賀之禮宰臣及文武百寮
於南內進名奉賀太皇太后義安太后迴於光順門
進名賀皇太后如嘗儀

懿宗感通七年正月戊寅朔以太皇太后喪罷元會
十年正月乙未朔以徐泗用兵罷元會

昭宗天復二年十一月詔曰漢宣帝中興五日一聽
朝歷代通規永爲嘗式近則不循往儀因此別爲制
度旣奸邪之得計致臨視之失嘗須守舊規以循國
制宜每月只計一五九日開延英計九度其入閣日
仍於延英一度內指揮如或有大段公事中書門下
具榜子奏請開延英不係數日事十二月勅宮嬪女
職本備內任近年以來稍失儀制宮人出內宣命案
御參隨視朝乃失舊規須爲永制今後每遇延英坐
朝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門庶
循典儀免致紛雜

三年五月中書門下文武百寮舊制每月一度入閣
于貞觀殿朝參勅曰貞觀大殿朝廷正衙遇正至之
辰受羣臣朝賀俾循規制須有指揮其入閣自今後
宜令宰臣文武百寮于崇勲殿候對十一月文武兩
班官員每遇一五九朝日元帥朱全忠請排廊食詔
曰百寮入朝兩廊賜食遷都之後所司闕供元帥梁
王欲整大綱復行故事罔思勞費悉自再圖是使端
簡在庭咸思感悅峩冠就列益任優隆備覩寵規彌

增欽歎宜賜詔獎飭仍付所司

哀帝天祐二年四月勅自今年五月一日後嘗朝出入取東上閣門或遇奉慰卽開西上閣門永爲定制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一月丁未日長至帝不受朝賀百官詣東上閣門拜表稱慶

議者以爲長至元會歲中之大朝斯爲盛

禮著於令式是日合陳樂懸排細仗一人當陽昭國容也兵興已來而斯禮或闕帝初一函夏不復唐典無故輟禮議者惜之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每日嘗朝百官皆拜

獨兩省官不拜准本朝故事朝退於廊下賜食謂之廊食百寮遂有謝食拜唯兩省官本省有厨不赴廊食故不拜伏自僖宗幸蜀廻以多事之後遂廢廊食

百官拜儀至今未改將五十載禮恐難停唯兩省官獨尚不拜豈可終日趨朝曾不一拜獨於班例有所異同若言官是近臣於禮尤宜肅敬起今後逐日嘗朝宣不坐除職事官押班不拜外其兩省官與東西兩班竝齊拜從之

二年正月庚子朔帝袞冕御明堂殿受朝賀太嘗樂左右金吾仗六軍諸衛如嘗儀是月庚申四方館奏嘗朝諸職員多有參雜今後除隨駕將校外方進奉專使文武兩班三品以上官可於內殿對見其餘竝詣正衙以申嘗禮從之七月戊戌朔帝御文明殿視

朝八月癸巳宣旨放三日朝參以霖雨甚故也十一月乙未朔帝御文明殿視朝

三年正月甲午朔帝御文明殿受朝賀如嘗儀是月庚子車駕幸鄴都庚戌車駕至鄴都帝自千秋亭乘

輦備法駕晡晚歸宮辛亥帝御武德殿受朝賀以百官扈從之勞放十九日至二十日朝參三月癸巳朔

車駕在鄴帝御武德殿視朝是月車駕還雒都六月壬戌朔

帝御文明殿視朝癸酉勅泥塗稍甚放文武嘗參三日丁亥以霖雨放朝七月乙未勅霖雨未止泥塗頗

甚宜放五日六日朝參戊戌勅泥塗頗甚放八日九日朝參丁亥以霖雨放朝八月己丑勅如聞天津橋

未通往來百官以舟舩濟渡因茲傾覆兼踏泥途自今文武百官三日一趨朝宰臣即每日中書視事閏

十二月己丑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四年正月乙亥勅風雪稍甚宜放三日朝參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入雒陽甲申始御文明殿改元肆赦五月丁巳內出御劄一封賜宰臣曉示文武百

寮每日正衙嘗朝外五日一度赴內殿起居宰臣百官班於文明殿庭謝其中書非時有急切公事請開

延英不在此限乙酉勅每月十五日賜廊下食本朝

承平時嘗叅官每日朝退賜食廊下謂之廊食自乾符亂離已後庶事草創百司經費不足無每日之賜但遇月旦入閣日賜食帝初卽位始因諫官疏奏請文武百寮五日一起居見帝於便殿李琪以為非故事以五日為繁請每月朔望日皆入閣賜廊下食罷五日起居之儀至是宣每月朔望皆入閣依奏五日一度起居不得停廢遂以為嘗七月乙卯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八月壬辰以積雨泥甚放百寮朝叅已亥帝御文明殿百官入閣如月朔之儀從新例也九月丙辰帝御文明殿入閣新制次日例也十月甲申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已亥帝御文明殿對南詔蠻雨林鬼主等百寮稱賀

是月右拾遺曹珍上疏內一件百寮朔望入閣及五日一度內殿起居請許三署寺監官

輪次轉對奏事從之十一月甲寅朔帝御文明殿癸

亥日南至帝御文明殿百寮稱賀十二月甲申朔帝御文明殿見百寮

二年正月癸丑朔帝被袞冕法服御明堂殿百寮稱賀文物仗衛禮樂如嘗儀丙申詔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禮不可一日不修忠不可一夕不念二者全則上下順一途廢則出入差須振綱維以嚴規矩凡在策名之列皆知辨色之朝儻不夙興是虧匪懈

君上思政猶自求衣未明為下服勤固合假寐待旦
 宜令御史臺徧示文武兩班自此每日早赴朝參職
 司既得整齊公事的無壅滯如或尚茲懈怠具錄奏
 聞三月壬子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四月乙未帝御文
 明殿視朝五月辛亥朔帝御文明殿視朝戊辰帝御
 文明殿視朝六月庚辰朔帝御文明殿視朝甲午帝
 御文明殿受朝七月庚戌朔帝御文明殿視朝戊辰
 帝御文明殿受朝甲戌百官朝於中興殿八月庚辰
 百官朝於中興殿癸巳帝御文明殿視朝九月庚戌
 帝御文明殿視朝庚申百官朝於中興殿癸亥帝御
 文明殿視朝丙子百官朝於中興殿十月己卯朔帝
 御文明殿視朝乙酉帝幸汴州甲午車駕在汴御崇元殿視
 朝十一月戊申朔帝御崇元殿視朝壬戌帝御崇元
 殿視朝戊辰日南至百官詣閣門拜表稱賀十二月
 戊寅朔帝御崇元殿視朝戊子百官朝於玄德殿壬
 辰帝御崇元殿視朝

三年春正月戊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禮樂仗衛
 如嘗儀甲子帝御崇元殿視朝二月戊寅帝御崇元
 殿視朝丁酉百官朝於玄德殿三月丁未朔帝御崇
 元殿視朝四月丁丑帝御崇元殿視朝五月乙巳朔

帝御崇元殿視朝己未帝御崇元殿視朝六月甲戌

朔帝御崇元殿視朝戊子帝御崇元殿視朝七月甲

辰帝御崇元殿視朝八月癸酉帝御崇元殿視朝閏

八月癸卯朔帝御崇元殿視朝九月甲戌帝御崇元

殿受朝十月壬寅朔帝御崇元殿視朝丁未帝御崇

元殿視朝壬戌中書奏按貞元四年中書侍郎李泌

奏冬至日受朝賀請准元日從之十一月癸酉冬至

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是月中書舍人劉贊

使及兩班大寮凡對朝廷例合通喚近日全廢此儀

伏乞持詔所司重定向來格品若合通喚准日施行

尋准四方館狀稱舊例節度使新除中謝及罷任赴

朝亦合得通喚從之丙戌帝御崇元殿視朝十二月

丙午帝御崇元殿視朝癸丑中書以嘗朝宣奉勅不

坐兩省官與東西班竝拜宰臣不拜或聞班行所論

承前日有廊食百官謝食兩省即各有嘗厨從來不

拜或曰以侍臣不拜檢尋故實不見明規百官拜為

廊食即承旨合宣有勅賜食供奉官不拜亦恐非儀

且左右前後之臣日面天顏豈可不拜况庶官見宰

臣隔宿竝拜實以赴朝不拜非禮也聞勅不拜亦非

禮也所宜盡敬以奉君親臣等商量今後嘗朝宰臣

亦拜通事舍人亦拜閣外放仗亦拜從之壬戌帝御

崇元殿視朝

四年正月壬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嘗儀

二月壬寅帝御崇元殿視朝

是月庚午車駕還維

三月己酉帝

御文明殿視朝四月中書門下奏五月一日入閣起

居准貞元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勅昔者聖賢觀象因

天地交會之次爲父子相見之儀沿習成風古今不

易王者制事在於因人酌其情而使中順其俗以爲

禮咸覲之義旣行父子之間資事之情豈隔君臣之

際自今後每年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寮相

見京官九品已上外官因朝奏在京者竝聽就列宜

令所司量定儀注頒示天下仍編禮式永著嘗規者

伏以本朝舊制近代不行方當開泰之期難曠會同

之禮宜興墜典以耀明庭五月一日應在京九品已

上官及諸進奉使竝准貞元七年勅就位起居自此

每年永爲嘗式者奉勅宜依五月己卯朔帝御文明

殿視朝癸未帝御文明殿視朝六月戊戌朔帝御文

明殿視朝壬子帝御文明殿視朝七月戊辰朔帝御

文明殿視朝八月丁酉朔帝御文明殿視朝辛亥以

霖雨甚宣旨放入閣九月戊辰帝御文明殿視朝辛

巳帝御文明殿見百寮十月丙申朔帝御文明殿視

朝十一月丙寅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己卯日長至帝
御文明殿受朝賀樂懸仗衛如嘗儀十二月丙申朔
帝御文明殿視朝

長興元年正月丙寅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樂懸仗
衛如常儀二月乙未朔帝御文明殿視朝是月郊祀
畢丙辰勅宜放兩日朝參以百官行事之勞故也四
月丙午朔帝御文明殿視朝五月甲子朔帝御文明
殿視朝七月壬戌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庚寅詔諸州
得替防禦團練使刺史竝宜於班行比擬如未有員
闕可隨嘗參官逐日立班新例也八月壬辰朔帝御

文明殿視朝十月辛卯帝御文明殿視朝十一月庚

申日長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賀樂懸仗衛如嘗儀

二年正月庚寅朔帝御文明殿受朝賀如嘗儀四月

庚寅帝御文明殿視朝癸卯帝御文明殿視朝五月

戊午朔帝御文明殿視朝閏五月戊子朔帝御文明

殿視朝壬寅帝御文明殿視朝六月丁巳朔帝御文

明殿視朝七月丙戌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八月丙辰

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庚午帝御文明殿視朝癸酉詔

文武百官五日內殿起居仍舊其輪次對宜停若有

封事許非時上表朔望入閣待制候對一依舊制九

月巳亥帝御文明殿視朝十月乙卯朔帝御文明殿
視朝十一月甲申朔帝不視朝先是司天奏朔日合
日蝕二分伏緣所蝕之分數微少太陽光影相爍不
辨虧缺伏請十一月一日不入閣百官不守司故不
視朝巳丑日長至帝御文明殿百寮稱賀十二月庚
申左諫議大夫盧損上言前任節度刺史防禦等使
請五日隨例起居竝從之

三年正月癸未朔帝御明堂殿朝賀禮樂仗衛如式
庚子帝御文明殿視朝二月甲寅帝御文明殿視朝
戊申帝御文明殿視朝三月癸未朔帝御文明殿視
朝羣臣入門遇雨而罷乙酉勅文武兩班每遇入閣
從官竝賜酒食從前臺官及諸朝官皆在敷政門外
兩廊下就食唯北省官於敷政門內旣爲隔門各不
相見致行坐不齊難於整肅起今後每遇入閣賜食
北省官亦宜令於敷政門外東廊下設席以北爲首
待班齊一時就坐四月甲寅朔帝御文明殿視朝五
月壬午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六月巳未勅以霖雨經
旬街衢泥濘文武兩班宜放今月八日朝叅甲子朔
勅放三日朝叅大雨故也八月庚戌帝御文明殿視
朝九月巳丑帝見羣臣於端明殿十一月巳卯朔帝

御文明殿視朝甲子日長至帝御文明殿百寮稱賀
十二月戊申朔帝御文明殿視朝

四年正月戊寅朔帝御文明殿百寮稱賀乙未帝見
百寮於中興殿五月丙子朔帝法服御文明殿百寮
具朝服稱賀庚寅帝見百寮於文明殿六月丙申朔
帝御文明殿視朝丙寅帝見百寮於廣壽殿時帝不
豫旬日至是稱平帝勤於聽政接臣下無倦九月甲
戌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十月甲辰朔雨不視朝十一
月癸酉帝御文明殿視朝

閔帝長興四年十二月癸丑朔即位其月辛未御中

興殿羣臣列位

時馮道升階進酒帝曰此於此物無
愛除賓友之會不近樽罍况在沉痛

之中安事飲
啜命撤之

應順元年春正月壬申帝御廣壽殿視朝其月戊寅
帝御明堂殿仗衛如嘗儀宮懸樂作羣臣朝服就坐
宣制大赦改元閏正月癸卯朔帝御文明殿入閣
末帝清泰元年四月乙酉帝服袞冕御明堂殿文武
百官朝服就列改順應為清泰是月庚寅中書門下
上言太嘗以五月朔御明堂受朝三日月夏至祀皇地
祇前二日奏告獻祖室不坐比正旦冬至是日有祀
事則次日受朝今祀在五鼓前質明行禮畢御殿在

始旦後請比例行之詔曰日出御殿與祀事無妨宜
依嘗年例五月庚子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六月辛卯
御史中丞張鵬奏文武嘗參官入閣日廊下設食每
宣放仗拜後就食相承以爲謝食拜臣以每日嘗朝
宣不坐後拜退豈謝食之謂乎如臣所見自今宣放
仗拜後且就次候將設食別降使於敷政門外宣賜
酒食羣臣謝恩後食從之十月庚子太嘗言冬至不
視朝百寮表賀是日太府設表案席褥禮部進表至
閣門班首一員跪表受閣門使羣臣俱拜舞蹈訖表
入久之閣門使出宣曰履長之慶與卿等同之羣臣
復拜舞訖而退十一月己巳御史臺奏前任節度防
禦團練使等刺史行軍付使近儀五日一度內殿起
居皆綴班敘立元係班簿雖曰便殿起居其遇全班
起居時亦合綴班從之

二年三月庚戌御文明殿羣臣入閣刑法官劇可久
待制官李慎儀次對十二月戊寅太嘗言來年正月
元日合御明堂受朝賀其日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南
郊以禮大祀不坐詔曰其祀事在質明前儀仗在日
出後事不相妨宜依嘗年受朝

三年春正月辛卯始御文明殿陳樂懸仗衛受朝賀

班退進名賀皇太后三月庚子詔閣門陳內外官吏對見例應諸州差判官軍將貢奉到闕無例朝見以名御奏放門見賜酒食得回詔進膀子放門辭臣今後欲只令朝見餘依舊規應除諸道兩使判官推巡無例中謝奏過放謝放辭如得替歸京無例見臣欲今後除兩使判官許中謝門辭其書記以下除替請依舊規應文武朝官除受文五品武四品已上并中謝以下無例對謝以天成四年正月勅凡昇朝官新授竝中謝欲以此例諸道節度使差判官軍將進奉到闕朝見候得回話下膀子奏過令門辭應諸道都押牙馬步都虞候鎮將替到京無例見或在京受任無例中謝進膀子放謝放辭應諸道商稅鹽麴諸色務官或在京差補亦放謝放辭得替歸京亦無見例在京商稅鹽麴兩軍巡卽許中謝應新除令錄竝中謝次日放門辭兼有口宣誠勵應文武兩班差吊祭使及告廟祠祭只於正衙辭見不赴內殿諸道差進奏官到闕得見以後請假得替進膀子放門辭已前六件望依舊例行從之

晉高祖天福元年十一月御北京崇元殿改元

二年正月甲寅朔帝御文明殿受文武百寮朝賀三

月巳未御史臺奏唐朝定令式南衙嘗參文武百寮
每日朝退於廊下賜食謂之堂食自唐末亂離堂食
漸廢仍於入閣起居日賜食每入閣禮畢閣門宣放
仗羣官俱拜謂之謝食至僞主清泰元年中入閣禮
畢更差中使至正衙門口宣賜食百寮立班重謝此
則交失有唐堂食之意於禮實爲太煩臣恐因循漸
失根本起今後入閣賜食望不差中使口宣請准唐
明宗朝事例處分從之四月丙午御史臺奏文武百
寮每五日一度內殿起居在京城時百官於朝堂幕
次自文明殿門入穿文明殿庭入東上閣門至天福

殿序班令隨駕百官自到行朝每遇起居日於幕次
東出升龍門與諸色人排肩雜進自外繚繞方入內
門臣竊見昇龍門外庭宇不寬人徒大集或是諸司
掌事或是諸道使臣方集貢輸不可止約若令與衣
冠雜進朝士竝趨則恐有壞天官見輕朝序權時之
義事理難安起今後每遇百官赴內殿起居日請依
在京事體百官於幕次自正衙門入東出橫門旣協
京國嘗儀兼在行朝便穩從之庚戌御史臺奏文武
百寮每月朔望入閣禮畢賜廊下食在京時祇於朝
堂幕次兩廊下今在行朝於正衙門外權爲幕次房

廊湫隘間架絕少伏恐五月一日朝會禮畢准例賜食卽與幕次難為排比伏見唐明宗時兩省官於文明殿前廊下賜食今未審每遇入閣日權與正衙門內兩廊下排比賜食為復別有處分者勅旨宜依明宗時舊規五月壬子朔帝御崇元殿備太嘗樂受文武百官朝賀六月甲午太妃將至行闕放文武朝一日十一月中書奏准唐貞元二年九月五日勅文官充翰林學士及皇太子諸王侍讀武官充禁軍職事竝不嘗朝叅其在三館等諸職事者竝朝叅訖各歸所務者自累朝已來文武在內廷充職兼判三司或帶職額及六軍判官等例不赴嘗朝元無正勅准近勅文武職事官未昇朝者按舊制竝赴朔望朝叅其翰林學士侍讀三館諸執事望准元勅處分其在內廷諸司使等每受正官之時來赴正衙謝後不赴嘗朝大會不離禁廷位次三次職官免嘗朝唯赴大朝會其京司未昇朝官員祇赴朔望朝叅帶諸司職掌者不在此例文官除端明殿翰林學士樞密院學士中書省知制詔外有兼官兼職者仍各發遣本司供事可之

三年正月戊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式五月

丁未朔帝御崇元殿奏太嘗樂受文武百官二王後
三恪皇親蕃客等朝賀十一月丙寅冬至帝御崇元
殿受朝賀

四年正月癸卯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五
月壬寅朔帝受朝于崇元殿七月壬寅朔帝御崇元
殿百官入閣如嘗禮朔不入閣日蝕故也閏七月庚
子朔百官不入閣雨露服也十二月丁酉朔百官不
入閣大雪故也

五年正月丁卯朔帝御崇元殿朝賀仗衛如式壬辰
馮道奏曰宰臣朝見辭謝在朝堂橫街之南逮至餘
至殿前奏云某等進奉奏訖其進奉物便出其進奉
專使朝見日班首一人致詞都附起居州刺史并行
軍副使諸道馬步軍都指揮使已下差人到闕竝門
見門辭州縣官謝恩日甲頭一人致詞不用逐人
告官其供奉官殿直等如是當直及於合殿前排立
者卽入起居如不當直排立者不用每日起居委宣
徽院專切點檢嘗須整齊從之

少帝開運元年七月辛未朔帝御崇元殿八月癸卯
倉部郎中知制誥陶穀奏內外臣寮正衙辭謝內則
諸司小吏與宰相差肩外則屬郡未寮共元戎接武

欲望宰臣使相依舊押班其郡牧藩侯臺省少監長吏等不得令部內本司卑冗官員同班辭謝勅從其奏十一月乙亥吏部侍郎張昭遠奏文武嘗叅官每日於正衙立班閣門使宣不坐後百寮俱拜舊制唯押班宰相押樓御史通事舍人各緣提舉贊揚所以不隨庶官俱拜自唐大成未議者不悉朝儀遽違舊典遂令押班之職一例折腰此則深忽禮文殊乖故實且宰相居庶寮之首御史持百職之綱嚴肅禁庭糾繩班列慮於拜揖之際或爽進退之宜於是凝立靜觀檢其去就若令旅拜旅揖實恐非宜况事要酌官則悉於崇元門內夫表著之列豈可踰之故古先明王必正其位服此實事因偶爾習以爲嘗又入閣禮畢之時羣官退於門外定班如初俟宣放仗唯翰林學士前任郡守等不隨百辟卽時直出二者禮僭序失其使正之帝深然其言于是下詔曰官爵之班卽分高下見謝之位豈有異同宜格通規以爲定制今後宰臣使相朝見辭謝竝于崇元門內與諸官重行異位一時列拜假開橫行卽從舊例又入閣之儀序班爲重宣喚則齊趨正殿放仗則各出朝門何起居之禮卽同而進退之規有異其翰林學士及前任

郡守等今後入閣退朝宜依百官班制十一月冬至
帝受朝於崇元殿王公上壽

六年春正月辛酉朔帝受朝於崇元殿七月己未朔
帝御崇元殿視朝

七年春正月丙辰朔帝不受朝賀用兵故也五月己
亥中書門下奏時屬炎蒸事宜簡省應五日百官起

居即令押班宰臣一員押百官班其轉對官兩員封
事付閣門使引進本官起居後隨百寮退不用別出

謝恩其文武內外官寮乞假寧親般家及婚葬病損
竝門見辭諸道進奉物等不用殿前排列引進使引

中恭須近禮人臣愛主不在於斯其通事舍人職司
贊導比者兩班進退皆相其儀今則在文班武班之

前居一品二品之上端笏齊拜禮實未聞其押班宰
相押樓御史通事舍人竝請依天成三年以前禮例

施行無至差忒殿中侍御史賈玄珪奏是非既異公
華不同舉之則雖有舊規考之則全無故實且夫酌

人心而致禮依神道而設教此乃經國之大端也况
通事舍人居贊導之職押樓御史當糾察之司一則

示於紀綱一則防於謬悞所以靜觀進退詳視等威
實非抗禮于庭所謂各司其局俾令不拜雅合其宜

伏以宰相押班率千官而設拜起居內殿統百辟以致詞儀刑文武之班表式鶴鸞之列不得比贊導之職詎可同糾察之司統冠羣寮所宜列拜臣位居憲府迹厠同班言或庶其得中罪難逃於多上帝從之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帝不受朝賀不豫故也六月乙丑朔帝御崇元殿百官入閣

漢高祖乾祐元年正月辛亥朔帝不受朝賀

二年五月中書舍人艾穎上言近制一月兩度入閣五日一度起居近年以來入閣多廢每遇朔望不面天顏臣請今後朔望入閣即從嘗禮如不入閣即請

朔望日起居美面聖顏以伸誠敬

史臣曰天子居再

之制而獨宴不舉樂朔不視朝远古禮也艾穎請朔望相見于禮非宜

周太祖廣順元年四月壬辰朔帝御廣政殿羣臣起居十月壬寅雪尺餘放朝

二年五月丙辰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儀十一月癸丑朔入閣已卯日南至帝御崇元殿羣臣服朝服稱賀退班于永福殿庭上壽賜羣臣酒三爵而罷

三年正月壬子朔帝御崇元殿羣臣朝賀樂懸仗衛如嘗儀班退太祖御永福殿羣臣百寮稱觴獻壽舉教坊樂旋幸太平宮起居漢太后五月己卯朔帝服

衮冕御崇元殿受羣臣朝服班于位陪位官樂懸仗
衛如嘗儀十一月乙酉日南至帝不受朝賀羣臣闕
門拜表班退賜茶酒

世宗顯德元年八月壬寅朔帝御崇元殿文武百寮
入閣仗衛如儀十一月辛未朔帝御崇元殿文武百
官入閣仗衛如儀庚寅日南至帝不御殿文武百寮
詣閣拜表稱賀

二年春正月辛未朔帝不御殿宰臣率百官拜表稱
賀四月己亥帝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閣仗衛如儀
八月丁酉朔帝御崇元殿百官入閣如儀

三年春正月乙未朔帝不御殿文武百官詣閣進名
稱賀六月壬戌朔帝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閣仗衛
如儀十一月庚子日南至帝不御殿以宣懿皇后之
喪在近故也宰臣率百官詣閣門拜表稱賀

四年正月己丑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禮畢御廣政
殿羣官上壽竝如嘗儀二月辛酉詔曰文武百寮起
今後每遇入閣日宜賜廊食此有唐之舊制也自晉
氏多故寢而不行上以寵待廷臣故復有是命五月
丁亥朔帝御崇元殿視朝太嘗樂懸金吾仗衛如儀
八月乙卯朔帝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閣如儀既罷

賜百官廊食時帝御廣德殿西樓以觀焉命中黃門
閱視酒饌無不腆

五年春正月癸未朔帝在楚州西北衣戎服御帳殿
受宰臣已下稱賀五月辛巳朔帝御崇元殿金吾仗
衛太嘗樂如儀十一月辛亥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
朝賀金吾仗衛太嘗樂懸如儀禮畢宰臣率百寮嘗
服詣永德殿上壽而退

六年春正月丁未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金吾仗衛
太嘗樂懸如儀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九

宴享第一

傳曰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
布政故享有體薦宴有折俎王室之禮也夏啓均臺
之會周文在鎬之飲皆紀諸冊書而形於雅頌矣後
世或諸侯歸時事於宰旅四夷奉國琛於外府敘賓

以昭德班勞以策勳習射以講禮時巡而展義或
節故里臨饗父老或周覽都畿既賜官屬至於五兵
銷偃品物茂遂時乃置酒高會合歡成禮奉觴上壽
加以贈賄上賜之以景福下報之以盡心此王者之
盛典也易著需雲之象書紀崇飲之篇詩曰公尸燕
飲福祿來為皆宴衍之謂矣

周文王燕羣臣嘉賓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箱篚以將
其厚意故有鹿鳴之詩

武王于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故魚藻之詩
曰王在在鎬豈樂飲酒也豈以也

平王時虢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侑王之觀羣臣始則行饗禮

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皆賜玉五穀馬三

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襄王時晉侯朝王王享禮命之侑

定王時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

公禮周大夫相佐也殺烝蒸升也升殺於俎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殺蒸故

怪而問之武士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

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其儉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

可食所以示宴享也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武子歸

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言典謂禮之發久也

景王時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

文伯宴樽以魯壺

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也

漢高祖四年十一月帝自成臯西入關至櫟陽存問

父老置酒留四日復如軍

五年五月兵皆罷歸帝置酒雒陽南宮

六年三月帝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

七年十月長樂宮成羣臣朝禮畢盡伏置法酒以尊

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格法舉不如

儀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

九年十月置酒前殿帝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

人嘗以某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

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十二年十月帝破黥布軍還過沛留置酒沛宮召故

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歌酒酣帝

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帝乃起舞慷慨

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沛父老諸

母故人日樂

言日日樂飲也

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帝

欲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帝留止張飲三日

武帝太始三年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五月還

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

昭帝元鳳二年四月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

元帝建昭四年正月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

下羣臣上壽置酒以圖書示後宮貴人

討郅支之圖書也

後漢光武建武三年十月幸舂陵因置酒舊宅大會

故人父老

六年二月大司馬吳漢扶胸獲董憲龐萌山東悉平

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

十三年四月大司馬吳漢平公孫述自蜀還京師於

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勲

班布也謂徧布勞來之勞者力到切下同

十七年十月幸章陵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

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

不款曲唯直柔耳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

柔道行之

十九年九月南巡狩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

人

二十五年春四夷朝貢絡繹而至帝命大會勞饗賜

以珍寶

明帝永平二年十月西巡狩幸長安有事於十一陵

歷覽館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

三年十月從太后幸章陵觀廬置酒會陰鄧故人諸家子孫竝受賞賜

十年閏四月幸南陽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塏簾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勞饗三老官屬

章帝建初七年九月幸鄴勞饗魏郡守令已下至于三老門闌走卒賜錢各有差十月西巡狩幸長安進幸槐里又幸長平東至高陵而還每所到幸輒會郡縣吏人勞賜作樂

元和二年二月幸泰山辛未柴告岱宗遂覬東后饗賜王侯羣臣

和帝永元十四年三月戊辰臨辟雍饗射大赦天下十五年十月戊申幸章陵癸丑會宗室于舊廬勞賜作樂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辛卯幸泰山柴告岱宗癸巳勞賜郡縣作樂十月行幸長安丁亥會三輔守令掾吏于長安作樂

順帝陽嘉元年三月庚寅臨辟雍饗射

永和二年十月丙午幸未央宮會三輔郡守都尉及官屬勞賜作樂

漢安二年六月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南單于守義

王兜樓儲歸南庭

單于先在京師

詔太嘗大鴻臚與諸國侍

子於廣陽城門外

廣陽雒陽西城面南頭門

祖會饗賜作樂角抵

百戲

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言兩兩相當以角而為抵對古謂之角抵也

帝幸胡桃

宮臨觀之

桓帝延熹元年五月巳酉大會公卿以下賞賜各有

差

魏文帝初為魏王延康元年六月南征七月甲午軍

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設伎樂百

戲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邦

真人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

罷

明帝青龍二年八月幸壽春巳未大耀兵饗六軍

高貴鄉公甘露元年二月丙辰宴羣臣於太極東堂

後魏道武登國七年正月幸木根山遂次黑鹽池饗

宴羣臣親諸國貢使北之美水三月甲子宴羣臣於

水濱

八年七月車駕臨幸新壇庚寅羣臣講武

皇始二年正月巳亥朔車駕在魯昌城大饗羣臣

明元永興四年四月乙未宴羣臣於西宮使各獻直

言

五年十一月癸酉大饗於西宮

神瑞二年二月丁亥大饗於西宮

泰嘗五年正月庚戌朔自薛林東還至於屋竇城饗勞將士

七年二月丙戌車駕自雲中還大饗於西宮

太武始元二年九月丁卯以永安安樂二殿成大饗以落之

太平真君五年二月庚辰行幸廬三月戊子大會于
鄒南

十年正月戊子朔車駕在漠南

伐蠕
儒

大饗百寮

文成太安四年正月庚午於遼西黃山宮游宴數日親對高年勞問疾苦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觀滄海大饗羣臣於上班賞進爵各有差九月辛亥太華殿成丙寅饗羣臣大赦天下

孝文太和元年十月癸酉宴京邑耆老年七十已上於太華殿賜以衣服

九年正月癸未饗羣臣於太華殿

十六年正月戊午朔饗羣臣於太華殿帝始為王公興興起也懸而不樂以翌日祀獻文於明堂也二月詔

罷寒食饗

時壞太華殿經始太極殿

十月庚戌大極殿成大饗

臣

十七年正月壬子朔帝饗百寮於太極殿

十八年五月詔罷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饗

十九年正月辛未朔車駕在懸瓠

時帝南伐

朝饗羣臣於

方丈行堂樂作酒酣乃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

左一隅獨未炤彭城王勰續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

會萬國馳誠混日外長兼給事黃門侍郎鄭懿歌曰

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曆中書侍郎兼

黃門侍郎邢巒歌曰舜舞干羽兮天下歸文德遠被

莫不思秘書丞兼中書侍郎鄭道昭歌曰皇風一鼓

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帝又歌曰遵彼汝墳兮

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黃門侍郎兼司徒左長史

宋華歌曰文王正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帝

謂道昭曰自北遷務雖猥與諸才雋不廢詠歌遂命

邢巒摠集敘記八月甲子引羣臣歷宣政堂初帝嘗

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

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後又引見

王公侍臣於清徽堂謂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

樂之禮後東閣廡堂粗復始就故今與諸賢欲無高

而不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帝曰此曲水者亦有其義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也次之洗煩池帝曰此池中亦有佳魚任城王澄曰此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帝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物魚躍也次之觀德殿帝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閒堂帝曰名目要有其義此蓋取天子閒居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僕射李冲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堂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冲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不敢辭元凱之譽帝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則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

無遠何得默爾德音卽命黃門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林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冲再拜上千萬歲壽帝曰卿何以燭至致辭復獻朕千萬之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帝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二十三年正月戊寅朔羣臣以帝疾瘳上壽大饗於澄鸞殿

宣武景明三年十二月壬寅饗羣臣於太極前殿各賜布帛有差

孝莊永安二年七月爾朱兆破元顥帝還京師乙亥
宴勞天柱大將軍爾朱榮上黨王天穆及北來督將
於都亭出宮人三百繪錦雜綵數萬匹班賜有差
前廢帝普泰元年四月癸卯幸華林都亭讌射班賜
有差大樂奏伎有倡優爲愚癡者帝以非雅戲詔罷
之

出帝太昌元年五月己巳幸華林都亭宴羣臣班賚
有差八月壬戌朔齊文襄王來朝讌射班賚部下各
有差九月庚子帝幸華林都亭引見元樹及公卿百
寮蕃使督將等射班賚各有差

永熙二年正月庚寅朔朝饗羣臣太極殿前八月己
丑齊文襄王來朝帝讌於華林都亭班賚部下各有
差

西魏文帝大統八年十二月狩於華陰大饗將士
後周明帝武成二年正月癸丑朔大會羣臣于紫極
殿始用百戲三月辛酉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將卿大
夫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

武帝保定元年正月丙子大射於正武殿賜百官各
有差

二年十月辛亥御大殿大射諸卿列將皆會

天和元年正月辛巳露寢成考之令羣臣賦古詩京
邑耆老竝預會焉頒賜各有差

三年三月丁未大會百寮及四方賓客於露寢賜衣
馬錢帛各有差

建德三年正月丙子停二十四軍督將以下誠以軍
旅之法縱酒盡歡

六年二月平齊論定諸軍勲置酒於太極殿會軍士
以上班賜各有差四月大會羣臣及諸蕃客於露寢

隋高祖開皇三年二月庚申宴百寮班賜各有差壬
申宴北道勲人

四年正月甲戌大射於北苑十日而罷四月丁未宴
突厥高麗吐谷渾使者於大興殿

七年二月壬申幸醴泉宮詔兵部尚書韋師與左僕
射高頴上柱國韓擒虎等於卧内賜宴令各敘舊事

以為笑樂十月癸亥幸蒲州丙寅宴父老帝極歡曰
此間人物衣服鮮麗容止閑雅良繇仕宦之鄉陶染

成俗也
八年九月丁丑宴南征諸將頒賜有差

十二年十一月壬午宴百寮頒賜各有差甲子賜百
寮大射於武德殿

十三年二月戊子宴考使於嘉賜殿

考使謂充使考較也

十七年五月庚申宴百寮於玉女泉頒賜各有差

十九年正月戊寅大射於武德殿宴賜百官

煬帝大業三年六月北巡狩至榆林郡丁酉啓民可

汗來朝甲辰御北樓觀漁於河北宴百寮七月辛亥

啓民可汗上表請變服襲冠帶甲辰於郡城東御大

帳其下備儀衛建旌旗宴啓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

人奏百戲之樂賜啓民及其部落各有差八月乙酉

幸啓民帳宴賜極厚九月己未次濟源幸御史大夫

張衡宅宴享極歡

四年正月庚戌百寮大射於允武殿

五年正月戊申自東都還京丙辰宴耆舊四百人於

武德殿頒賜各有差三月西巡五月甲辰宴羣臣於

金山之上六月丙辰御觀風行殿陳文物奏九部樂

設魚龍曼延宴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於殿

上時二王來朝以寵異之其蠻夷陪列者三十餘國

六年三月幸江都宮四月丁未宴江淮已酉父老頒

賜各有差

七年二月己未昇釣臺臨揚子津大宴百寮頒賜各

有差

十一一年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寮巳卯大會蠻夷設魚
龍曼延之樂頒賜各有差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戊申宴羣臣賜帛各有差八
月庚子設宴三品以上賜雜綵各有差十月宴突厥
使者奏九部樂於庭引骨咄祿特勤升御坐以寵之

十一月巳酉秦王降薛仁果

酒高會奏九部樂賜羣臣錢各有差癸亥秦王凱旋
獻俘帝置酒宴師及骨咄祿特勤於玄武門賜布帛
各有差戊辰宴羣臣十二月庚寅宴突厥骨咄祿特
勤等於殿內

二年二月癸巳宴羣臣臨奏九部樂賜錢各有差極
歡而罷閏二月甲辰考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爲上第
置酒高會奏九部樂於庭帝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
下相蒙主則驕矜臣唯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致
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念在安民
平亂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救不逮
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唯李綱苦盡忠款孫伏伽
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當
以身爲嬰兒方朕爲慈父有懷必盡有意必伸也因
命捨君臣之敬帝頻舉觴以屬公卿君臣迭上壽極

帝王部

十一

歡而罷賜帛有差四月甲辰遣大理卿郎楚之安撫山東夏侯端安撫淮左奏九部樂設宴遣之五月戊辰宴并州從官五品以上於仁壽宮極歡賜帛各有差丙寅奏九部樂於庭宴涼州使人官賞各有差官及賞物也

三年正月甲午宴突厥奏九部樂於庭賜綵有差四月壬戌秦王平并州悉復故地帝大悅置酒含章殿宴羣臣極歡遣入御府賜贈綵皆盡重而出五月庚午宴突厥使奏九部樂於庭賜帛有差辛卯秦王平并州凱旋獻捷于太廟帝置酒高會極歡而罷六月

丁酉宴東征官寮奏九部樂帝親舉酒以屬百官極歡而罷巳酉大會東征將士奏九部樂於庭癸丑幸昆明池宴從官賜錢各有差七月戊辰宴羣臣八月庚戌宴羣臣奏九部樂於庭賜布帛各有差

四年三月丁酉宴西突厥之使奏九部樂於庭賜帛各有差五月癸亥宴五品以上奏九部樂於庭丁丑以王世充平宴羣臣賜帛各有差七月戊辰宴羣臣奏九部樂於庭帝舉酒屬百官極歡乃罷賜錢帛各有差九月癸亥賜五品以上射於武德殿賞金銀綾綺各有差

五年正月辛亥賜羣臣大射於玄武門賚綵帛各有差壬子幸昆明池宴從官賜帛各有差三月巳酉宴羣臣及京城父老賜帛各有差七月巳酉秦王平王世充班師丙戌宴旋師賜帛各有差

六年三月巳丑宴五品以上於昭德殿賜帛各有差九月丙子宴五品以上於苑內謂公卿曰昔漢高定天下以蕭曹張陳為良佐任以政事朕應天命尅平區宇仗任卿等自謂不謝古人因舉酒以屬羣臣極歡而罷十月甲辰以有年宴羣臣賜物各有差

七年二月宴突厥使者奏九部于庭三月巳卯幸瑯琊公主第宴從官五品巳上賚帛各有差四月癸卯宴羣臣奏九部樂賜帛各有差丙午宴王公親屬於文明殿帝見長平王太妃以屬從家人禮降階再拜酒小闌移坐翠華殿帝賦詩王公遙上壽賜帛各有差六月戊戌右武侯大將軍丘和以交州首領來朝奏九部樂以宴之齋物各有差七月壬子幸東宮宴從官下至胥徒頒賜各有差

八年正月甲寅幸秦王第謂羣臣曰朕以秦王有大功故于宮中立第以異之從是宴五品以上設奇技百戲賜帛各有差二月甲午幸齊王元吉第宴五品

已上齋賜各有差三月丁酉宴羣臣于玄武門陳倡
優爛熳之伎四月丁未赤雀巢於殿門宴五品已上
上頌者十餘人極歡而罷已丑宴西蕃突厥林邑使
者奏九部樂於庭五月乙巳宴五品以上及外戚于
內殿賦詩賜綵極歡而罷十二月辛巳車駕狩鳴犢
泉廻宴從官賚物綵帛各有差

九年三月丙申宴朝集使於百福殿奏九部樂于庭
五月乙卯宴羣臣六月癸亥以秦王爲太子宴羣臣
賜帛各有差七月傳位於太子帝稱太上皇後四年
乃徙居大安宮太宗親侍輿輦百寮陪從太上皇甚
悅置酒高會極歡而罷賜物各有差太宗後與公卿
謁太上皇於戢武殿復置酒爲歡謂羣臣曰天下無
事四海乂安非吾付囑得所吾兒孝順安能至此乎
明日復召貴臣十餘人爰及妃主置酒於凌煙閣酒
酣太上皇親彈琵琶太宗起舞公卿上壽乙夜方散
賜帛各有差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卽位甲戌宴羣臣於顯
德前殿賜帛各有差

貞觀元年十月癸未宴羣臣賜物各有差

二年五月丙辰以夏麥大稔宴羣臣奏九部樂於庭

賜物各有差九月壬子宴羣臣奏九部樂賜帛各有
差賜天下大酺三日慶有年也十一月甲子宴羣臣
賜帛各有差

三年正月甲子宴羣臣奏九部樂歌太平舞師子于
庭賜帛有差三月甲辰賜羣臣大射於玄德門十一
月戊辰宴五品以上於內殿帝謂羣臣曰李靖奮忠
勇長驅深入頡利奔竄天下無事豈不樂哉於是極
歡而罷戊子宴突利可汗及羣臣三品以上於中華
殿帝賦七言詩極歡而罷賜雜綵各有差

四年二月巳酉宴三品以上於中華殿三月戊辰宴
三品以上於林光殿賜物各有差七月壬辰宴羣臣
於芳華殿奏九部樂於庭帝大悅親舉酒以屬羣臣
羣臣奉觴稱慶極歡而罷賜帛各有差九月幸龍州
丁巳次武功宴從官及武功父老賜帛各有差十月
乙未皇子誕育宴三品以上於臨華殿賜帛各有差
五年正月癸酉大蒐於昆明池甲戌宴羣臣奏九部
樂歌太平舞師子賜從官帛各有差巳卯太上皇詔
帝與近臣十許人汎舟于後園絲竹遞奏至于太安
宮置酒甚歡于夜而罷三月癸亥賜文武五品以上
射於武德殿四月甲申宴羣臣賜帛各有差九月乙

九月元氣宴享一
丑賜羣臣大射於武德殿十一月己卯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六年正月甲戌宴蠻夷及三品以上於百福殿賜物各有差二月丙辰賜羣臣大射於武德殿戊辰幸九成宮戊寅宴三品以上於丹霄殿賜從官帛各有差七月辛未宴三品以上於丹霄殿帝從容日中夏父安四夷賓服此公卿盡忠之効也朕實嘉之然煬帝威加中國頡利跨有北荒葉護國富兵精雄據西域此三君者可謂盛矣失道怙亂奄致亡滅朕目覩其事何能不戒懼也公等輔導朕躬績已成矣當思長

世之策以相敦勉於是賜帛各有差閏八月己卯宴近臣於丹霄殿樓帝甚歡夜分乃散各賜錢帛有差九月帝在九成宮丙申以皇太子來朝宴東宮官屬賜帛各有差乙巳宴岐州父老賜帛各有差己酉至慶善宮宴三品以上於渭水之濱帝甚歡賦五言詩庚戌宴從官故老賜帛各有差

七年正月癸巳宴三品以上及州牧蠻夷酋長于玄武門帝謂侍臣曰四海和平天下同樂自古帝王罕得事父太上皇萬福膝下之歡有倍嘗慶于是奏七德九功之舞觀者覩其抑揚蹈厲莫不扼腕踊躍惕

然震悚武臣列將咸上壽曰此舞皆是陛下百戰百勝之形容羣臣咸稱萬歲蠻夷十餘種自請率舞詔許之久而乃罷賜帛各有差

八年二月戊申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九年正月甲申皇太子承乾納妃蘇氏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十一年正月壬辰宴五品以上於兩儀殿賜帛各有差戊申帝將幸雒陽宴長安父老於玄武門賜以穀帛三月戊子帝在雒陽引五品以上射於儀鸞殿丙申宴從官賜物各有差庚子宴三品以上於西苑帝

御龍舟汎于積翠池癸卯宴雒陽父老於乾元殿賜以粟帛十月辛酉幸積翠池宴五品以上帝曰今茲年穀大登水潦不能爲害天下旣安邊方靜息因此農隙與公等舉酒酒旣酣各宜賦一事帝賦尚書特進魏證賦西漢十一月庚戌宴五品以上及蕃夷于貞觀殿奏九部樂賜帛各有差

十二年二月壬子宴雒陽父老賜帛有差三月丙子以皇孫誕育宴五品以上於東宮

十三年正月庚子會羣臣奏功成慶善及破陣之樂十四年正月巳酉宴羣臣及吐谷渾王河源王慕容

諾曷鈐於玄武門奏倡優百戲之樂賜物各有差九月乙巳宴京官五品以上于兩儀殿奏九部之樂十五年二月癸丑宴從官及山東宗姓雒陽高年於貞觀殿奏九部樂賜帛各有差

十六年三月戊午賜百寮大射于觀德殿十月庚子宴諸蕃使於兩儀殿帝謂沙鉢羅俟斤曰延陁本一部落俟斤本我所立始十餘年自算何如頡利之衆而侵我邊疆我纔發甲騎傾其部落爾欲與我爲寇不過欲費我邊境十羊五馬耳今見爾遣使謝罪捨爾前過情好如初宴罷賜帛各有差十一月甲子幸

慶善宮召武功之郿城立節三時豐義四鄉士女七十以上及居宮側數百人賜宴帝謂之曰朕幼遭隋亂櫛風沐雨饑不遑食以救蒼生百姓得無死亡二十餘年矣今重還舊鄉與父老相見此宮先皇所居朕之生處至此傷心觸物增感因泣下霑襟羣臣莫不欷歔又曰今詔父老言宴少自寬割耳又謂從臣曰人或時覽物不能自知朕昔在隋朝五品初不可望公等其時多有未仕朕今君臨四海公等竝居高列君臣相遇千載一時朕與諸公豈各自知也遂縱酒盡歡其父老中或宿經役事或舊媪蒼頭皆蹈舞

歡醉爭前上壽或因言屈滯者帝咸理之宴畢賜帛各有差其無官者竝加泛級乙亥以輿駕還宮宴百寮奏十部樂先是伐高昌收其樂工付太嘗增九部樂爲十部

十七年六月甲午并州父老百餘人詣闕奏稱陛下肇開帝業發跡太原皇太子疏爵晉藩作牧并部臣等不勝慶幸今來奉賀帝賜宴及物以遣之閏六月庚申薛延陀可汗子突利設獻饌帝於相思殿大饗百寮盛陳寶器奏慶善破陣樂并十部之樂及撞求跳丸舞劍之技突利設再拜上千萬歲壽賜金帛各有差十一月甲辰誕皇太子太孫宴百寮於弘教殿

帝幸東宮自殿北門而入太子自投階下舞蹈稱萬歲帝謂宮臣曰頃來生業稍可非乏酒食而唐突公等宴會者朕甲館之慶故就公爲樂耳咸稱萬歲酒酣帝起舞羣臣竝舞樂極而罷賜物各有差

十八年正月丙戌宴諸蕃使於玄武門賜物以遣之二月辛酉詔三品以上賜宴於玄武門帝旣工隸書又好飛白於王衛之間別更立意

王羲之衛夫人

遂觸類增

長精妙絕倫每有新竒羣臣無不下拜啓請是日帝操筆作飛白書羣臣乘酒就帝手中相競散騎嘗侍

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御牀罪當死請引付法帝笑而言曰昔有姦婦辭輦今見嘗侍登牀五月甲戌詔司徒長孫無忌以下十餘人於丹霄殿賜宴各賜膜皮右衛大將軍薛萬徹預焉帝意在萬徹而誤呼其兄萬均愴然不樂曰萬均朕之勲舊不幸早亡朕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因令取皮呼萬均以同賜而焚之於前侍坐者無不感嘆十月癸卯宴雍州父老千一百人于上林苑帝謂之曰朕剪除喪亂海內又安百姓復業各循其理而遼東數城中國舊地莫離支狼子野心虐殺其主朕欲存其國而弔其人所以將幸雒陽有事經畧安復三韓之地一二年方還故詔父老別耳子孫從行者朕躬自巡撫勿以爲慮賜百歲以上氈被袍各一疋帛十段粟十石九十以上帛五段粟五石八十以上帛三段粟二石十一月壬午宴雒州父老一百九十人於儀鸞殿班賜有差

十九年十月征遼還次營州戊申詔本州刺史父老及契丹等蕃長首領宴會父老年七十以上契丹奚蕃長以下各班賜繒錦綾數千萬段十一月癸酉帝至幽州幸城南大饗軍士勞之曰朕執賞罰之柄懸

諸日月有功於國賞不踰時飲至之禮古今嘗事朕欲徧置酒餼咸宜樂飲甲戌宴從官三品以上賜物各有差丙戌廻幸定州時太子監國處定州詔定州管內孝行著聞者宜與宗姓老人同賜宴會十二月帝不豫步輦幸并州辛酉文武三品以上及中書門下四品以上以帝疾瘳詣闕上禮詔引文武五品以上賜宴遣皇太子宣旨曰臣之於君義猶父子朕頃遭腫疾見公等憂惶今者疾除復見公等喜悅此之忠烈簡在朕心不費上禮餼膳豐潔固不可獨進與公等同歡酒舉樂奏司徒長孫無忌以下更上千萬歲壽帝悉爲舉卮奏破陣樂舞伎猊車撞丸劔數百人齊作帝樂飲臣下極歡將夕乃罷賜物各有差二十年正月庚辰引從官及太原父老而宴之賜物各有差七月辛亥帝疾愈宴五品以上於飛霜殿絲竹遍奏羣臣上壽極歡而罷賜綾錦各有差十二月庚辰以鐵勒廻紇俟利發等詣闕朝見宴於芳蘭殿恩賜甚渥仍勅所司加禮供給每五日一會

二十一年正月鉄勒廻紇部拔野古部同羅部思結部渾部斛薛部奚結部阿跋部契苾羽部白霫部其渠帥各率所部歸附及還帝御天成殿陳十部樂宴

而遣之設高坵於殿前置銀甌於坵上自左閣內漉流酒泉通於坵脚而涌殿前甌中又置大銀盆其實百斛傾甌注於盆中鐵勒數千人不飲其半雜類驚駭私相謂曰天子賜我曹此甌還部落中傾之豈不甞是酒也又詔文武五品以上令外厨給酒獻於尚書都堂以餞之

二十二年正月乙未奏十部樂會四夷君長於天成殿王公稱觴上壽賜帛各有差二月丙寅朔朝集使奏辭引五品以上升殿宴四月乙亥西突厥賀魯以王師問罪龜茲固請前馳願爲鄉導仍以數十騎馳謁詔授昆丘道行軍總管宴之於嘉壽殿及文武三品畢景甚歡錫賀魯綾綵仍解所服之衣以賜十月己巳隰丘道軍將阿史那社爾擊龜茲破之帝聞之大悅宴五品以上於紫微殿從容謂羣臣曰夫樂有數種至如土城竹馬遊戲阡陌之間此童幼之樂飾金翠曳羅綺此婦人之樂賤糴貴出貿遷有無此商賈之樂高官厚祿名位昭顯此仕進之樂受賑出征前無勁敵此將帥之樂四海寧一六合無塵端拱巖廊社稷安固此帝王之樂也頃命將西征今已尅捷萬里清泰戰士咸得還家此朕爲樂之時因賜羣臣

冊府元龜 宴享一
傾觶極歡而罷

二十三年二月癸巳特進新羅王金春秋還國令三品以上宴餞之優禮甚備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一十

宴享第二

唐高宗永徽三年二月甲辰宴三品于百福殿帝舉酒極歡賜以錦綵各有差甲寅京城百姓以歲旱帝避正寢撤膳遂降甘雨相率宴樂兼奏倡優百戲帝御安福門樓以觀之

五年四月癸巳宴文武羣官及麟遊縣老人于玄武門賜物各有差九月乙亥御丹霄殿臨觀三品以上行大射禮丙子賜五品以上射帝升永光門樓以觀之

顯德元年正月己卯宴文武羣官及朝集使蕃客京城老人八十以上賜物各有差

二年二月幸維揚宮癸亥御貞觀殿宴從行文武官及維州父老宗姓等賜物各有差

五年二月幸并州丙戌會從官及諸親并州官屬父老等奏九部樂極歡而罷賜帛有差十二月辛未校獵于長社之安樂川丙子詔侍臣及蕃客夜讌帝賦詩以紀講習之事

龍興元年九月勅中書門下五品以上諸司長官尚書省侍郎并諸親三等以上竝詣沛王宅設宴禮奏九部樂禮畢賜帛雜綵各有差

麟德元年八月丙子帝自萬年宮還便幸舊宅丁丑宴羣臣賜物有差

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有事于泰山壬申禮畢御朝觀壇受朝賀癸酉帝謂羣臣曰升中大禮不行來數千載近代帝王雖稱封禪其間事有不同或謂求仙

克禋或以巡遊望拜皆非崇祖業近在隋朝喪亂最甚老小填溝壑少壯染兵鋒高祖發自晉陽撥亂反正先朝躬擐甲胄贊成大業掃除氛祲廓清區宇遂得四海宅心萬邦仰化朕丕承寶曆十有七年終日孜孜夙夜無怠屬國家無事天下太平華夷乂安遠近敦睦所以躬親展禮褒贊先烈情在歸功固非爲已遂得上應天心下允人望今大禮既成深以爲慰公等休戚是同故應共此慶欲與公等飲讌盡歡各宜在外更衣卽來相見乃勅所司撤幄帳施御牀三品以下升壇四品以下列坐壇下縱酒設樂羣臣及諸岳牧競來上壽起舞日晏方止四月甲辰帝至京師先謁太廟是日御景雲閣宴羣臣設九部樂頒賜綵各有差

總章元年十月癸丑文武官獻食賀破高麗帝御玄武門之觀德殿宴百官設九部樂極歡而罷賜帛各有差

咸亨元年十一月壬戌帝親于殿前宴京城父老有不能行者仍許子弟扶至殿庭宣勅謂之曰朕雖居九重之內嘗以萬姓爲心而誠不動天遂使陰陽錯謬自從去歲關中旱儉禾稼不收多有乏絕百姓不

足責在朕躬每自思此深以爲愧今雒口倉廩且復充實更爲轉運於是艱辛理有便宜所以行也故召卿等爲宴別耳仍節級賜物及黃袍等以遣之

三年六月甲寅御冷泉宮亭子召許敬宗臯男生及東西臺三品舉酒作樂

四年七月庚午皇太子新宮成帝親送太子入宮五品以上及諸親竝從宴會奏樂極歡而止賜物有差上元元年九月辛亥百官俱新服上禮帝御麟德殿之景雲閣以宴羣臣

儀鳳三年七月丁巳宴百寮及諸親於九成宮之咸亨殿帝謂霍王元軌等曰去冬無雪今春少雨昨五月避暑此宮甘雨屢降夏麥豐熟秋稼滋榮又得李敬玄表奏吐蕃已入龍支張處勛率領驍勇與其交戰一日兩陣賊俱敗走奔趨數百里虜獲極多又大史先奏七月朔太陽虧而日竟不食此是上天垂祐宗社降靈豈在虛薄所能致此又以男輪最小特所留愛比來與選新婦多不稱情近納劉延景女觀其極有孝行不失婦容復是私中一喜思共叔等同爲此歡宜各盡情相勸樂酒飲酣帝賦詩作栢梁體曰屏欲除奢政返淳皇太子曰叨恩監守戀晨昏霍王

元軌曰聖德無為同混元相王輪曰長歡膝下鎮承
恩右僕射戴至德曰天皇萬福振長源黃門侍郎來
嘗曰策蹇叨榮青瑣門中書侍郎薛元超曰鵠池濫
職奉王言自餘羣臣以次繼作日晏而罷賜綵物有
差

調露二年正月乙酉御雒城南門樓引諸王及三品
以上并諸州都督刺史登樓賜宴太嘗奏新造六合
還淳之舞日晏而罷四月癸酉九玄殿會文武百寮
謂曰匈奴為患侵鎬及方方地名自秦漢以來即有此
弊我國家拓定四海尚虧事大之禮貞觀之始猶自

執迷所以命將出師頗有摧殄遂使土分瓦解君臣
面縛未忍殲殄許以自新五十年間俱稱臣妾自去
冬以來忽相扇動潛行合聚遠事交結遂殺戮百姓
侵損邊陲故遣裴行儉等聊申薄伐軍威斃舉兵不
血刃應時破潰欵伏軍門朕自聞以來情甚歡慰故
廣召百官以申讌喜王公卿士想同茲慶

中宗神龍元年四月壬子宴房州父老於雒城南門
各賜勲一級帛十五段巳巳宴皇親及皇后内外諸
親於武成殿賜物有差

景龍二年十一月辛巳以安樂公主出降宴羣臣于

兩儀殿十二月丙申宴堅昆使于兩儀殿

三年正月乙亥宴侍臣及近親於梨園亭八月己巳
幸安樂公主山池宴從官賜贈帛有差

四年正月乙丑宴吐蕃使于苑內毬場命駙馬都尉
楊慎交與吐蕃使打毬帝率侍臣觀之四月丁亥帝
遊櫻桃園引中書門下五品以上諸司長官學士等
入芳林園置酒爲樂乙未張樂於隆慶池泛舟戲象
宴羣臣仍命賦詩

睿宗景雲二年正月乙卯宴吐蕃使賜物有差九月
丁酉宴吐蕃使於承慶殿十一月戊子御承天門宴
突厥可汗男楊我支特勒

太極元年正月乙未朔御安福門宴突厥可汗男楊
我支特勒

延和元年七月庚申御安福門宴羣公卿士設太嘗
九部樂帝夜觀樂焉

玄宗先天元年八月己酉吐蕃遣使朝賀帝宴蕃使
於武德殿設太嘗四部樂于庭九月乙亥太上皇御
安福門賜羣公卿士射

二年九月庚辰宴主公百寮于承天門
開元元年十二月丁酉以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命

有司引吐蕃使宴于三殿

二年二月癸丑宴突厥使及新羅王子于朝堂以旱廢樂十月庚辰宴新羅使于內殿勅宰臣及四品以上諸官預焉

七年二月壬申朝集使還本任命有司布饌宴羣臣於庭賜帛有差三月壬辰勅百官三月三日宜准嘗式賜射壬子御丹鳳樓宴九姓同羅及契丹各賜物一百段小妻主友三十段

八年正月丙寅以皇太子加元服宴百官于太極殿十一月己巳御丹鳳樓宴九姓蕃安等設九部樂

九年三月戊午宴朝集使賜帛有差四月戊辰御丹鳳樓宴平胡節將王駿郭知運王智方高崇謝知信許四品已上清官及供奉官陪宴十二月甲午宴朝集使賜物各有差

十年正月乙巳御舍元殿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十一年五月丙戌命有司會羣臣宴突厥使噉泥熟於都城南門

十二年三月庚午宴朝集使于紫宸殿賜帛有差十四年十一月己丑幸寧王憲宅與諸王宴探韻賦詩帝詩曰魯衛情先重親賢愛轉多冕旒豐暇日乘

景暫經過戚里申高宴平臺奏雅歌復尋爲善樂方
驗保山河

十五年四月丙午涼州都督王君奭破吐蕃凱旋詔
置食朝堂宴之及將士等竝賜物有差帝謂君奭及
將士等曰吐蕃小醜敢懷逆命輒窺亭障以逞凶狂
卿等智勇夙彰軍威克振纔整旗鼓屢剪渠魁深入
寇庭當甚勞耳五月丁丑是日端午宴羣臣于武成
殿各賜衣一襲帝親自賦詩曰端午臨中夏時清日
復良鹽梅已佐鼎麴蘖且傳觴事古人留迹年深縷
續長當軒知槿茂向水覺蘆香億兆同歸壽群公共
保昌忠貞如不替貽厥後昆芳特賜宰臣李元絃及
兵部尚書蕭嵩金章紫綬以寵之十一月庚子御舍
元殿宴羣臣賜帛有差

十六年十一月丙午御舍元殿宴羣臣賜帛有差

十七年八月癸亥帝降誕之日大置酒張樂宴百寮
於花萼樓三月命侍臣及百寮每旬暇日尋勝地讌
樂仍賜錢令所司供帳造食五月丁卯侍臣以下讌
于春明門外寧王憲之園池帝御花萼樓邀其廻騎
更令坐飲遍起爲舞班賜有差

十九年二月丁亥詔曰百靈降福庶君叶心陰陽調

而生植以滋政理孚而黎獻咸若繇庚知萬物之樂華黍洽三農之慶信可以率禮輔仁式歌且舞者矣况生成式序氤氲致和卉物發榮池籞含麗思順時令以申惠澤咸宜邀歡芳月繼賞春風夙夜在公既同咸一之理休沐式宴俾共昇平之樂中書門下及供奉官嗣主郡王左右丞相少傅賓客諸司三品以上長官侍郎郎官少監少卿少匠司業少尹兩縣令都水使者朝集使上佐已上并雜處未赴任者及東宮諸司長官中舍中允少詹事諭德中郎率蕃官三品以上至春末已來每置暇日宜准去年正月二十九日勅賜錢造食任逐勝賞

二十年二月壬辰許百寮於城東關亭子尋勝因置檢校尋勝以厚其事文官三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侍郎中丞御史咸預焉四月乙亥讌百寮于上陽東州醉者賜以衾褥扇舁以歸相属于路五月丁卯召河北立功將士於朝堂謂之曰天地無遠四夷奔走而來庭山川無幽百神盼嚮而奉職斯皆上玄啓佐宗廟威靈肆予一人肅將明命而已乃者林胡小醜敢茲不恭爰命師徒掃除邊祲卿等屬當武旅之寄得奮才畧之雄取如拾遺月獻三捷雖天誅則爾亦

卿等力焉今屬旋師耶申宴勞應有官賞已勅所錄敘定之日朕將親覽必有當功之賞用增乘輿之氣且宜坐食兼賜卿等少物食訖領取

二十一年八月詔曰大射展禮先王創儀雖沿革或殊而遵習無曠往有陳奏遂從廢寢永監大典無忘舊章將射侯以觀德豈愛羊以去禮緬惟古訓罔不率繇自我而闕何以示後其三九射禮宜依舊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賜射於安福門樓下時京官五品以上乃預其會

二十三年七月戊寅以籍田禮畢大置酒於應天門以會百官八月丁亥帝降誕之日御花萼樓宴羣臣御製千秋節詩序時小旱是日大澍雨百官咸上表賀九月辛巳宴朝集使於朝堂賜物有差

二十四年二月甲寅宴新授縣令於朝堂八月壬子千秋節帝御廣達樓宴羣臣奏九部樂內出舞人繩妓頒賜有差制曰自古風俗所傳歲時相樂亦各有事大小在人朕生于仲秋厥日惟五遂爲嘉節慶感誠深今屬時和氣清年穀漸熟中外無事朝野大安不因此時何云宴喜卿等卽宜坐飲相與盡歡又召京兆父老等宴之勅曰今茲節日穀稼有成頃年以

來不及今歲百姓既足朕實多歡故於此時與父老
 同宴自朝及野福慶同之竝宜坐食食訖樂飲兼賜
 少物宴訖領取甲寅以突騎施遣大酋領胡祿達于
 來求和許之宴于內殿賜錦衣一副帛一百放還蕃
 二十五年正月壬午制曰百司每旬節休假竝不須
 親職事任追勝爲樂宣示中外知朕意焉己丑以望
 日命有司於勤政樓前樹燈宴羣臣於樓下八月丁
 未千秋節宴羣臣於勤政樓下

二十六年三月己巳賜朝集使五品以上錢三十萬
 任追勝爲樂 是年正月帝親迎氣東郊詔曰今朝廷
 無事天下和平美景良辰任百官追勝

樂 十月庚戌停朝參命百官於尚書省宴朝集使
 二十八年正月壬寅以望日御花萼樓宴羣臣命有
 司樹燈于樓前會大雪而罷因勅當以二月望日燒
 燈八月己未以降誕日御花萼樓宴羣臣賜帛有差
 天寶元年正月甲寅命有司宴女國王及佛遊國于
 曲江令宰臣已下同宴十月庚辰御花萼樓宴蕃客
 放還蕃

三載三月勅中書門下及兩省五品已上并三品已
 下正員長官諸司侍郎御史中丞於鴻臚亭子祖餞
 朝集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

四載二月勅今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宜令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諸司文官四品已上郎官御史節度採訪使等竝於花萼樓下宴

五載正月勅今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宜令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文官四品已上武官三品已上正員竝御史中丞嗣王郡王郎官御史節度使竝於花萼樓下參宴不須入朝

十載正月詔曰百辟叶心交修皇極所以天降休命寶祚維新今郊廟精禋大禮克舉萬方無事九有忻心屬獻歲芳春上元望日既當行慶之序式廣在鎬之恩自今後非惟旬休及節假百官等曹務無事之後任追遊宴樂

十三載三月丙午御躍龍殿門張樂宴羣臣賜物有差極歡而罷

十四載三月庚申許嘗參官追勝宴樂百官因上表曰伏奉恩勅令臣等三月已來分日入朝逐便尋勝伏以聖政和平景光韶麗道風淳被朝野歡娛陛下均惠澤而不遺俾簪纓而共賞因其無事許以番休草木加春沉翔益暢生成之德報効何階復以宮闕增修子來云就軍麾告捷飲至初行臣等無汗馬之

勞空霑分器懷賀鷲之志敢効獻芹伏請進錢一千貫文以充宴樂願接順陽之慶得伸就日之懇許之已丑御勤政樓宴羣臣帝賦詩效栢梁體羣臣畢和八月辛卯天長節御勤政樓宴羣臣

肅宗乾元元年二月戊戌宴迴紇使于紫宸殿前八月甲辰天長節太上皇於金明樓宴百官賜綵五百疋

二年三月甲申迴紇王子骨咄特勒宰相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于西京帝宴之于紫宸殿賞物有差八月壬戌十姓突騎施黑姓可汗阿多裴羅等並渡

斯進物使李摩自及寧遠國使葛等來朝並宴於內殿九月丙寅帝降誕日宴百官於宣政殿前賜絹三千疋十二月戊申宴蕃胡拓翔於三殿各賜物三十段

代宗寶應元年六月丁巳以突厥奴刺部落千餘人內屬請討賊自効宴奴刺大酋領于內殿賜物有差七月辛卯宴六軍將于內殿賜物有差八月己丑奚及契丹來朝宴于三殿丁巳宴宰臣及師保嘗侍給舍中丞六尚書左右丞侍郎諸司長官等于延英殿賜物有差九月戊寅宴郭子儀等諸將于延英殿賜

物有差丙申廻紇可汗舉國兵馬至太原遣使奉表請助王師討平殘寇是日引其使宴于延英殿賜物有差

廣德二年十一月戊午公卿率錢於哥舒翰宅宴慰副元帥郭子儀特給太嘗音樂

永泰元年正月辛亥宴宰臣及兩省五品已上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等官及諸司長官於延英殿

大曆二年三月丙戌郭子儀至自河中府癸卯許宰臣元載王縉及左僕射裴冕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

琦京兆尹黎幹各出錢三十萬宴郭子儀于子儀私第內侍魚朝恩參其會焉朝恩出錦三十段綵羅五

十匹綵綾一百疋為子儀纏頭之費極歡而罷舊俗賞歌

舞人以綵置之頭上謂之纏頭三月甲戌內侍魚朝恩請於春明門

外私第宴宰臣僕射舊相節度使度支京兆等許之

乙亥郭子儀請宴宰臣等于私第許之戊寅汴宋節

度使田神功請宴宰臣于私第許之時子儀等以冠

化乃置酒連宴酒酣皆起舞出良馬寶鞍錦羅綾綵等為纏頭之費上自宰臣公卿及中官高品凡列坐者百餘人下及伶人皆獲享賚子儀朝恩神功或費至十萬貫者已卯宴吐蕃使于

禮賓院八月癸未御三殿宴李抱玉杜鴻漸及河南

江淮轉運使劉晏荆南節度衛伯玉等賜物有差
三年二月戊子宴關內河東副元帥郭子儀鳳翔澤
潞節度使李抱玉及邠寧節度使馬璘等五月戊午
宴劍南陳鄭神策將士三千五百人於三殿賜物有
差丙寅御紫宸殿宴新羅廻紇使十二月丁巳宴宰
臣及諸道節度使於內殿賜物有差

四年十月丁巳宴吐蕃尚悉摩等八人於紫宸殿
五年六月辛丑宴宰臣節度使六尚書御史大夫京
兆尹於內殿賜物有差

六年正月巳卯宴宰臣及節度使六尚書御史大夫
京兆尹判度支戶部侍郎於內殿賜物有差十一月
宴文單國王婆彌等二十五人于三殿

八年十一月戊午宴宰臣郭子儀李抱玉王縉元載
及僕射裴遵慶侯希逸御史大夫李栖筠吏部尚書
劉晏渭北節度使臧希讓神策軍兵馬使王駕鶴京
兆尹杜濟於延英殿賜物有差閏十一月癸亥宴宰
臣及節度使轉運使御史大夫京兆尹判度支戶部
侍郎于內殿賜錦綵金銀器物各有差

九年四月辛巳宴宰臣及諸節度使轉運使御史大
夫京兆尹判度支戶部侍郎及勳舊大臣于內殿賜

物有差七月辛酉宴吐蕃使于內殿

十年八月乙亥宴宰臣及御史大夫節度使轉運使判度支戶部侍郎京兆尹於三殿賜物各有差

十三年正月甲戌帝御三殿宴宰臣及節度使轉運使判度支戶部侍郎京兆尹等賜物有差二月庚辰帝御三殿宴侍臣五品已上御史臺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以上及節度觀察在城判官等并宰臣勳臣弟兄等竝赴會凡三日連宴錫賚極於豐厚

十四年二月壬辰帝御三殿宴宰臣及兩省供奉官并文武百寮賜物有差癸巳又御三殿宴至德已來勳臣子弟及藩邸舊臣子弟賜物有差順時令廣恩也

德宗興元元年七月壬午車駕自興元至京師帝卽還宮每間日宴勳臣於麟德殿必親閱酒饌盛陳音樂極歡而罷其所領賜李晟首之渾瑊次之諸宰臣及節將又次之所以褒元功崇秩序也

貞元元年二月寒食節命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與神策金吾六軍使擊鞠于內殿賜物各有差

四年二月戊戌帝御麟德殿觀宰臣李晟馬燧及諸

將會鞠李泌辭以不能請記籌從之頒賜有差辛丑
帝以寒食假蒲內鞠會未畢是日特賜百官假一日
三月甲寅宴百寮於麟德殿設九部樂及內出舞馬
帝製序及詩以賜羣臣於是給御筆仍命屬和頒賜
各有差至德以來軍事務殷宴賜始絕大曆末唯宴
兩省供奉官及諸司三品官而已朝臣不周及焉至
是嘗參官及二王後皇室從曾祖已下親異姓諸親
勲臣節將子孫悉集焉四月御玄英門宴六軍及神
策神威諸將頒賜有差五月賜宴東蠻鬼王驃傍苴
夢衝苴鳥星等於麟德殿賜物各有差九月詔曰內
外卿士左右朕躬朝夕公門勤勞衆務今方隅無事
蒸庶小康其晦日上巳重陽三節任擇勝地追賞每
節仍賜宰相及嘗參官錢五百貫翰林學士一百貫
左右神威神策十軍共一千貫金吾英武威遠及諸
衛將軍共二百貫客省奏事官一百貫委度支節前
五日分付永爲嘗例

六年二月戊辰朔中和節宴百寮於曲江亭帝賦詩
賜之三月庚子百僚宴於曲江亭帝賦詩以賜之已
酉帝以寒食與宰臣及北諸軍將軍擊鞠於麟德殿
頒賜各有差四月帝曰朕頃以四方不寧宵衣旰食

百寮亦遑遑無暇今兵革漸息夏麥又登朝官有暇日遊宴者令京兆尹不須聞奏

八年正月詔三節宴集先已賜諸衛將軍錢其部率以下可賜錢百千八月詔曰屬者春秋令節朝野多歡乃與公侯庶寮俾同宴賞今西河吳楚連被水災悼于厥心實未寧息尚軫愛念豈遑偷樂其九日宴會宜罷

九年二月庚戌朔初以中和節賜宴錢給百寮先是宰相以曲江合宴陳設供辦爲府縣之弊請分給是錢令諸司會于他所從之自是訖于貞元三節公宴悉分矣九月以贈太師李晟薨日近罷九日宴會

十年九月十日以重陽宴賜百寮追賞初九日以雨罷宴及是方會宴帝賦詩以賜百官

十一年三月上巳賜宰臣及兩省供奉官宴于曲江九月癸卯賜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宴于曲江帝賦詩以賜百寮百寮畢和十二月戊辰鵬帝畋于苑中上多殺行三驅之禮軍士無不知感畢事幸左神策軍勞軍饗士而還

十二年二月己卯寒食節帝御麟德殿之東亭觀武臣及勳戚子弟會毬兼賜宰臣醢饌于宰臣位後施

畫屏風圖漢魏名相仍紀其嘉言美行題之于下宰臣各賜錦綵百疋銀瓶盤各一具其從官直省各有差

十三年二月丁巳朔賜宰臣及兩省供奉官宴于曲江又寒食賜宰臣宴于麟德殿前觀會球各賜錦綵瓶盤等九月重陽節賜宰相及兩省供奉官宴于曲江賜中書門下及百寮詩

十四年正月帝謂宰臣等曰文武之士列在朝序熙我庶績勤效用彰今屬勾芒應時萬物生育朕在中和之節欲于麟德殿宴會羣寮所冀君臣相歡戎昭

在鎬之義宰臣等奏曰八表清寧天下無事中和令節時屬上春萬國歡心咸同此日陛下俯降恩旨欲宴朝臣天光下臨曲示慈惠臣等不勝慶忭之至二月壬子朔以雨雪不克宴會改俟他日戊午帝御麟德殿賜文武百寮宴樂於東西廂初奏破陣樂舞帝自製中和樂是日奏之又奏九部樂及禁中歌舞妓者十數人布列于庭樂飲極歡日晏方罷賜宰臣錦綵各二百疋加瓶盤等餘各有差帝製中春麟德殿會百寮觀新樂詩仍令皇太子書以示百寮九月重陽節以襄陽節度樊澤卒廢朝其百官宴享宜改取

十一日

十五年正月詔罷今年中和宴會以旱故也二月詔罷今年三月三日宴九月三日宴九月詔罷今年重陽日宴會是日吳少誠逆徒圍許州

十六年正月詔罷今年中和節宴會二月詔罷今年三月三日宴會九月壬寅駙馬都尉郭曖卒罷九日宴會

十七年二月朔賜羣臣會宴於曲江亭帝命中使薛盈珍賜詩三月上巳賜羣臣會宴于曲江九月重陽賜羣臣會宴于曲江

十八年二月朔賜羣臣會宴于延康里故馬璘池亭三月上巳賜宰臣及兩省官會宴于故馬璘池亭九月重陽節賜宰臣及中書門下兩省官會於故馬璘池亭御製豐年多慶九日書懷詩以賜羣臣十九年二月朔賜宰臣兩省供奉官會宴于馬璘池亭三月上巳賜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會宴于馬璘池亭

二十年二月朔罷中和宴歲儉故也九月九日賜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會宴于馬璘池亭

冊府元龜